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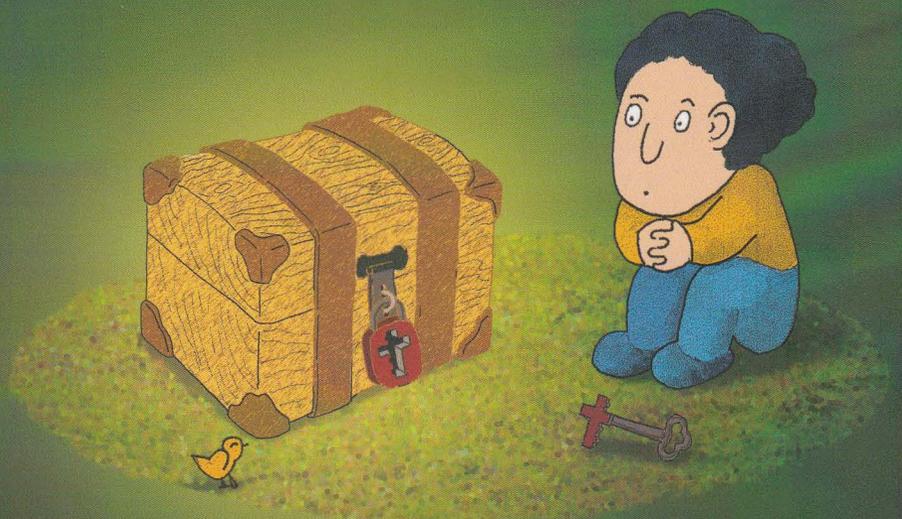
# 驚奇的天主

God of Surprises

Gerard W. Hughes S.J. 著

侯發德 M. Goffart C.I.C.M. 等譯

這本書唯一的目的  
就是提供一些方法去發現  
隱藏在一塊不可思議的田地中的寶藏



*God of Surprises*

# 驚奇的天主

Gerard W. Hughes © 著

侯發德 Marcel Goffart C.I.C.M. © 等譯

# 作者序

---

Gerard W. Hughes

## 驚

奇的天主》在1985年首次出版時，常常有人問我：「你是怎麼定出這本書名的？」它的答案是：因為那時的生活情況讓我意識到天主奇妙的引導。1983年12月，我的長上請我出任南非天主教大專同學會的神師，以及南非基督徒合一運動的秘書，任期從1984年6月開始。在這之前，我可以依自己的意思隨心做我喜歡的事。我想爬山、思考、反省，尤其想要寫書。我聽說在Skye島上有間天主堂沒有本堂神父，聖堂旁有房間讓過路的神父住宿，於是我在1984年3月到了那裡。1983年的12月，我已經提出了南非工作簽證的申請，但直到1984年的5月，我才在Skye島得到簽證被拒絕的消息。既然天主在任何事內，我更肯定「驚奇的天主」做為這本書的書名是很貼切的，於是我就繼續寫了這本書。

1985年3月，我把完整的草稿寄給 DLT 出版社。為我來

說最大的驚訝和喜樂是這本書廣受歡迎和大量銷售，也被翻譯成好幾種語文，包括有被譯成中文的需求（譯者註：到處詢問有無中文譯本，但得到的回答是沒有，於是才在2001年決定翻譯這本書）。然而對我來說，最大的鼓勵是來自各個不同的年齡層、國籍、宗教、政治界、社會與文化背景的人的信件。那是極大的鼓勵，因為這證明了一個事實：我們在天主內的合一，不是要我們自己去創造，而是要我們去發現。很多人告訴我：在作了每一章後面的功課，幫助他們在自己內找到自我、跟自己和好，也更容易接納別人，並與他們和好。

從十年前初版到現在，發生了很多事情，我沒想到寫完本書後幾年，蘇聯解體、南非由曼德拉（Nelson Mandela）當上民主的總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了幾次的和平交談、菲律賓經過無流血的革命等，因此目前沒有立即的核武威脅。但是在第二版我還是保留了最後一章〈山谷在說話——天主與核武威脅〉。除非我們願意面對真正的敵人，核武決戰早晚都會來到。真正的敵人在我們內，在於我們遠離憐憫人的天主，而去尋找似乎具有安全感的神，諸如：財產、權力、地位，無論是個人的或是國家的。

天主是憐憫全宇宙的天主，祂在我們內拆下所有自我安慰的成見、假的安全感，無論是屬於宗教的或社會的。這雖然是件很痛苦的事，但它也是邁向重生、再生、復活的痛苦。（本序節錄自作者1995年再版的前言）

# 譯者序

---

侯發德

M. Goffart C.I.C.M.

幾年前，我在靈修時用到英文版的《God of Surprises》，發現它的內容十分具體，可以領導人做靈修。於是我將英文翻成中文與人溝通，在使用時覺得很有效果。我以為這本書應該有中文版本。於是到處尋找，結果都沒有找到。

這本書出版已有廿年了，並在 1987 年得到 Collins 宗教書籍獎，為什麼沒有翻譯成中文？可能是此書較難翻譯，也可能以前在中國文化的所在之處沒有發現它的特殊。現在時間到了。我發現在這個時代，以一些方法來了解自己，進而接近天主的時機成熟了，我相信這本書會廣受歡迎。

翻譯這本書還有一個特別的目的，就是對一些神父們，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外國傳教士，在帶領當地的教友時，自己用英文版而接受輔導的人用中文版對照、溝通，會比較容易合作。尤其

現在，神父們少，一般人也沒有時間做一星期或長時期連續的神操。大家在忙了一天之後，可以抽一點時間祈禱，並用這本書開始作默想，同時找神父帶領靈修方向；其實不需要常找神父，神父只需定期或偶爾查看教友靈修進行的方向即可。

最後，我要感謝協助我翻譯的一些人：首先要感謝跟我一起做過這本書的功課，協助我從事大部分翻譯工作及打字的人，李素素小姐也做全文最後的順稿；感謝有神操經驗的人，校對全文內容並加以修飾；感謝台灣牧靈中心將本書印刷出版。最大的感謝是對原作者 Gerard W. Hughes 神父，他已改變了本地一些人的生活，包括我在內。（譯者侯發德神父為聖母聖心會會士）

# 一本跨越文化的聖書

---

杜斐然

Paul Duffy M. M.

## 好

極了！」作者給了大家一本每一個人都值得珍惜的聖書，並以下列方式描述有意閱讀本書的讀者：

「這本指南…特別是爲了浮躁的、混亂的、或失望的、愛與不愛教會矛盾的基督信徒寫的，他們或仍屬於這教會，或已不屬於這教會了」(p. 15)。

什麼東西能吸引不同態度的人呢？寶藏！有任何人不尋求寶藏的嗎？誰不希望未來比現在更好？透過全書十三個章節，作者帶領我們進入可能藏在地裡的寶貝（瑪十三 44）；每一章都有一些練習活動引領我們意識到內心深處最奧妙的經驗。

本書開頭向我們引介了「依納爵羅耀拉（Loyola）」；依納爵的旅程就是我們尋找寶藏的地圖。世界的文學、心理學、神學、現今事件以及個人的故事，都幫助我們意識到你我內心最深

的渴望。簡單地說，本書是一本祈禱書，而祈禱是認出寶藏的過程。智慧書上說：「的確，你愛一切所有。」（智十一 25~27）

作者溫柔地堅持：「我們是按天主的肖像所創造的。」我們如何看待自己、他人、和天主呢？在我們每天所經驗到的這個荒涼世界裡，以及我們所看到的新聞事件當中，果真有寶藏存在嗎？我認爲自己及天主的形象到底是什麼呢？這本書的出發點就是對自己及對天主的經驗。我們被邀請停、看、聽自己的故事。作者提到：「信仰最重要的…是要全然依靠天主」（p.114）。作者很溫柔地幫助我們體會到天主對我們的愛和我們對祂的反應。

祈禱就是挖掘寶藏——這是我們對天主的反應。除非我們知道自己在尋求什麼，並且有適當的工具，否則我們怎麼會知道要到哪裡去挖掘這些寶藏呢？到目前爲止，我們已經對這寶藏驚鴻一瞥，我們的熱情已經開始沸騰，而我們的承諾也更深了。

的確，祈禱只是我們用以挖掘及評量我們所發現到的，但並非我們所發現的都是寶藏！我們被引導進入自己內在的態度及感覺——「罪是拒絕讓天主當天主」（p.125）。而「分辨」則是一項尋找寶藏的技術，這種技術可以幫助我們辨識什麼是寶藏？什麼是我們所應該遠離的？作者介紹了兩項內在的真實經驗——神慰與神枯，同時也告訴我們這兩種現象對「探尋者」有很大的幫助。

熟悉聖依納爵神操的讀者大概都可認出本書的方向。本書第十章的主題「認識基督」，作者用現代的語言向我們陳述了神操的三個重點：

1. 我們要默想基督的人性。
2. 我們看福音內的基督，並祈求內居在祂內。
3. 我們要祈求分享基督的神貧。

事實上，本書每章的練習活動和聖經章節就是在幫助我們：如何在祈禱時體驗到這三點。而接下來的階段則要靠我們自己的想像力，以及默觀祈禱的方式來進行，就是基督的苦難和復活的奧跡。

本書非常適合個人或團體使用。這本書十分強調全人類共同的經驗。換句話說，它是一本跨文化的聖書；這本書已在香港被翻譯成廣東話。

總而言之，寶藏本身指的就是天主。它所在的那塊地就是我們的生活和世界；是每個人必須自己決定要不要參與探索或挖掘的這塊「地」。正如作者所言：

「我發現真正的奮戰不是在努力改變教會與社會的結構，而是在奮力改變自己的心態」(p.228)。(杜斐然神父是瑪利諾會士)

## 開發瓦器中的寶貝

鄭玉英

# 生

命中有兩項最重要的追求：一是追求自己的真我；一是追求天主的旨意。

聖保祿宗徒說：「我們在瓦器中存有這寶貝，是為彰顯那卓著的力量是屬於天主，而非出於我們」（格後四 7）。是的，天主如陶匠，鑄造了你我，人的身體是聖神的宮殿，在我們如器皿的內在，隱有耐人尋味的寶貝。

作為一個按照天主肖像所造的人，你的心靈有待開掘，在開掘中你會發現真我，就是那未曾俗化、未曾因受傷扭曲的純真自我。

作為一個受造物，創造者的心意是我們的人生至寶，值得一生尋求，以便活出祂的原始設計，祂是真理，祂是智慧，祂是

至高，祂配得一切讚美！

有趣的是，當你在瓦器中認真尋找時，真我與天主旨意這兩樣寶貝會同時尋到。

然而這追尋之旅需要有方法、有嚮導。因為單單往內尋找，並不一定找得到天主，因為人內心有如曠野，其中有黑暗，也有凶險。耶穌自己在約旦河受洗之後，就受聖神驅使，到曠野接受魔鬼的試探，我們怎能例外？如同本書第三章所言，有寶藏的田地，也可能有假扮天主的野獸鬼魅，需要有人指導神類分辨。人的心靈是一奧秘之所，必須有天主聖神親自光照，才能看清楚探索之路。誠如經上所說，若非受聖神感動，無人能稱：「阿爸，父啊！」

這裡有一本好的旅行指南，這是一本很有深度的書。什麼叫做深度？心理學的深度指的是未曾察覺的潛意識；靈修的深度指的是與主結合的奧秘。這本書上兩種深度都有。因此這書並不容易讀，有人陪讀或指導更好。陪讀的意思是兩人相約一起閱讀，及各自按照書中建議的方法默想祈禱，再約定見面時間分享心得與領受。若有一位有經驗的人士指導更好，困難時能得到鼓勵或解答。

如果沒有操練，這本書是死的，讀者操練所得到的神聖體

驗，將會使這本書活起來，且日漸豐富其中的內容。

書中提到的聖經祈禱與福音默觀十分相近，鼓勵教友在聖神光照下閱讀聖言，並且打開整個感官，用整個人去領受，必能認出聖神動工、聖言發話、人靈領受的美好過程。

聖母聖心會侯發德神父興致勃勃翻譯這本書，一次一次找人潤稿，還親自跑到香港談版權，不只因為這本書好看，更是因為他已經陪伴許多教友在這本書中找到天主，找到真我。我與他交談時，發現他的經驗使他興奮，我也充分見到一個好牧人的心，一旦發現水草，就高興地願意有更多羊兒、更多牧者可以一同分享！

盼望這本書的中譯本，能嘉惠眾多跟隨基督的心靈探索者。（作者為懷仁全人發展中心主任）

# 目錄

作者序／Gerard W. Hughes S. J.	3
譯者序／侯發德 M. Goffart C. I. C. M.	5
一本跨越文化的聖書／杜斐然 Paul Duffy M. M.	7
開發瓦器中的寶貝／鄭玉英	10
前 言	15
第 一 章 你的寶藏在哪裡	21
第 二 章 分清路線	33
第 三 章 內在的混亂與天主的假象	55
第 四 章 挖寶的工具——不同的祈禱方式	75
第 五 章 挖寶的基本方向	95

第六章 轉向	107
第七章 開始挖寶	125
第八章 確認找到的寶藏	143
第九章 令人意外的天主	161
第十章 認識基督	171
第十一章 祂在我們生活內的苦難與復活	191
第十二章 每一個決定中的抉擇——天主或錢財	205
第十三章 山谷在說話——天主與核武威脅	223
後 記	237

# 前言

九年前我曾寫過一本《尋找路線》來描寫兩次旅程。第一次是從倫敦到羅馬的一千一百里，第二次是我們大家的，從受孕開始到死亡。這本指南是為第二次的旅程而寫，特別是為了浮躁的、混亂的，或失望的、愛與不愛教會矛盾的基督信徒寫的，他們或仍屬於這教會，或已不屬於這教會了。

我是天主教耶穌會的神父。很多人以為天主教的神父，特別指耶穌會的神父，都不會有混亂、浮躁或失望的心境，可是我有。以前我以為這種消極的感受是個失敗的訊號，是我必須克服的，如果我想繼續做耶穌會的神父，至少要否認它。

如今我才驚覺到以前想的是多麼大的錯誤，因為天主是驚奇的天主，祂在我們的黑暗與眼淚當中，打破我們的假象與假的安全感，這種突破在感受上是一種粉碎，但是是麥子似的粉碎，

「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裏死了（也不生新生命），仍然是一粒。」

經過這個驚奇天主很痛苦的突破，之前我認為很熟悉的，無聊的，我所懷疑的基督徒信仰的一些道理，開始有了新的意義。如果天主打破我們封閉的想法，祂就會進到我們的心中，不只在心門外，也不只留在聖體櫃與石頭做的教堂中，我們會在自己的浮躁與混亂中接觸到祂的微笑。祂會在我們的失敗與失望中，啓示祂自己是我們的磐石、避難所和力量。

在我們的理智中有好幾層自覺的層面，每當突破進入一新的層面時，總會害怕，對無知感到害怕是很自然的。召叫我們去接觸祂的天主是我們的基礎與地基，我們透過這些自覺層面的旅程，常常會有懷疑、不確定、痛苦與混亂的感受。這些消極的感受是天主的輕觸示意，所發生的種種事情都是善意、和藹的，因為天主就在那些事蹟裏。

耶穌說：「天國好像是藏在地裏的寶貝，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來，高興地去賣掉他所有的一切，買了那塊地。」（瑪十三 44）

本書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提供幾個方法來發現被隱藏的寶藏，它在一塊不可思議的田地裡：就是你自己。

除非我們看到所描寫的地方和實物，否則大部分的指南是很難閱讀的。這本內在之旅的指南也不例外，只能慢慢地細讀。每一章的結束有一些功課方便讓讀者自己實際操練，在操練中你自己所發現的比我所寫的更重要，所以這本書不會詳細地描述，只會給一些路標。

內在之旅程不是一條直行的路，而是條迂迴曲折的、經過自覺的每一層面的路程，如：在自覺的某一層，我可能會覺得自己正走向驚奇的天主，而在更深的一層我卻又可能發現原來我才剛開始，而需要重新參考指南書。

有些已經習慣內在旅程的讀者，可能對其中某些階段比其他階段更有興趣，所以我現在給的目錄是依照藏在田地裡的寶藏的比喻寫的：

- 第 一 章 用比喻描寫寶藏在我們內。
- 第 二 章 描寫在我們還在尋覓寶藏的旅途中。
- 第 三 章 描寫有寶藏的田地，但是我們發現：它是一片有假扮天主的野獸與鬼魅的森林。
- 第 四 章 提供我們去發現穿過森林到寶藏的路：一些祈禱的方法。
- 第 五 章 這個旅途不只有我們的理智與信仰的部分，也包括我們整個人，影響我們的每個層面，我們與別

人的關係，我們對健康、財產、名譽、權力的態度，對經濟社會、政治的反應。這一章會更仔細地指出寶藏的所在。

第六章 開始挖土而打通第一層，這一章說明耶穌所說的要悔改且信從福音。

第七章 提供一些具體的方法，爲了挖通第一層。

第八章 當我們開始挖的時候，常覺得洩氣，因爲我們會發現所挖掘的第一層比我們想像的更硬、更深，而自己也超乎想像的軟弱與無力，本章關心這些難題，提供如何面對這些問題的方法。

第九章 這一章是關於認出所找到的寶藏，基督就是這寶藏，猶太人沒有認出祂來，而現在的我們也沒有認出祂。爲描述這件事，我假想一封本堂神父所寫的信，他在信中抱怨堂口一位教友的破壞態度。

第十章 是關於打開寶藏，開始認識基督，指出了基督生活的基本模式，這是福音所啓示的、所以也是我們生活中的模式。

第十一章 從我們生活中的痛苦與快樂，認出耶穌基督的受難、死亡與復活。

第十二章 我們藉著每天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選擇，接近這塊田地，開始去挖掘寶藏。這一章不是爲了做選擇與決定的講習，而是爲個人或團體的選擇與決定

提供一些基本規則。

第十三章 我們以書中的題目反省大家所畏懼的核子戰爭與恐怖主義。

感謝那些讓我陪伴他們走內在旅程的人，也感謝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出版公司與幫我校稿的人，及時常鼓勵我的人……，尤其是我耶穌會的弟兄們。



# 第 1 章

## 你的寶藏在哪裡

你的寶藏在哪裡，你的寶藏就在你內。在這一章，我會提到一位初步發現寶藏就在他內的人，也會提到一些內在有寶藏，但竟沒有發現它的人，之後我們會更進一步注意到內在生命和它繁複的構造。內在的寶藏拒絕被忽略，它會影響我們的私人生活和團體生活。

耶穌會在16世紀由一位巴士克（Basque）貴族依納爵所創立，他就是後來的聖依納爵。聖依納爵在西班牙的王室長大，二十多歲的時候非常狂野、活潑、虛妄、雄心勃勃、好色、冒險、勇敢，他是位非常正派但又有攻擊性的基督信徒，連他悔改之後，仍因閒聊中發現一位回教徒質疑聖母的童貞而打算殺他。還好那位回教徒很幸運，因為聖依納爵騎驢子去追殺他時，心中依然疑惑不已，因此他放手讓驢子選擇該走的方向…。結果驢子的分辨勝過主人，所以那位回教徒保住了性命。當時聖依納爵的道

德及信仰生活遠不及他的道理知識。

1521年，他禦守一個叫旁普羅納（Pamplona）的城時，面臨法國軍隊的攻勢，市長因法軍的人數遠遠超過他們，本來想投降，但聖依納爵堅持繼續打仗。後來他的雙腳為炮彈所傷，敵人法軍卻想盡辦法幫助他，讓他回羅耀拉（Loyola）的家去療傷。他有好幾個月，只能臥病在床，苦不堪言，幾乎每天都花三、四個鐘頭做白日夢消磨時間。他想像自己痊癒後要做件了不起的事，還要追求一位偉大女士的愛。可是漫漫長日，他只好要求看些小說來打發時間。然而羅耀拉的城堡沒有什麼小說，於是他看了一些隱修會修士寫的、關於耶穌生活的書籍和一套聖人傳記。閱讀這些書的時候，他開始做著另外一種白日夢，想像自己超越那些聖人的苦修。有一位名叫聖亨弗利（Humphrey）的聖人，住在沙漠裏，書上說他只以草、空氣與祈禱來生活，這樣的生活很吸引聖依納爵，所以他說：聖亨弗利會的，我也會；聖道明與聖方濟會的，我也會。有好幾個星期他輪流做這兩種白日夢，可是他突然發現了很重要的一點，這點不僅改變了他未來的生活，也改變了七百萬人的生活。

他雖然很羨慕這樣的白日夢，但也只是想想罷了。不過後來當他想像他所追求的偉大事業和那位女士的愛時，忽然覺得無聊、空虛與難過；而夢想超越聖人時，卻感到快樂、充滿希望和振奮鼓舞。他反省了這種分別，這就是他後來所稱「辨別神類」

的第一步。我們也可以說是：分辨創造性與破壞性的情緒與感覺。聖依納爵的故事初步答覆了這一章「我的寶藏在哪裡？」的主題。寶藏就隱藏在我們的情緒和感覺裏。

在繼續往下看之前，你最好觀看自己的白日夢，再問問自己：「做夢之後我有什麼感覺？」無聊、空虛或充滿希望、被鼓舞？這時候不需要分析你所發現的，只要記住你做白日夢後的感受。

現在，我舉幾個有很豐富內在生活的例子，只可惜這些當事人起初並不承認。

1. 有個名叫傑克的蘇格蘭人，高個子，金頭髮，生性沈默，他原從事室內設計的工作，但是後來失業了。有一天他在我朋友家工作，正巧我也在。工作時他像隱修會的修士一樣不說半句話，只是偶爾回答是或不是。他與其他人一樣有飯前喝杯啤酒的習慣，吃飯時也喝葡萄酒，但是仍然不多言，只說是或不是。我以前曾在「威爾斯」工作過，當我們在飯後提到那地方時，傑克突然抬頭，顯然對這話題很感興趣，他說話了：「夏天我待在威爾斯，那是我第一次離家度假。」他說的故事很長，我不記得細節，他說他去威爾斯是因為他的女友剛放棄他，他去找她，或許他離開家是爲了想忘了她。他說：「我在沙灘上走來走去，覺得快樂，但我的朋友們以爲我發神經。我在海邊的石頭上坐了

很久，看著海，覺得它很深闊寬廣，而自己卻非常微末渺小，不過我確實很快樂，很奇怪對不對？我不能把這種感覺告訴我的朋友們，否則他們會以為我有病。」

傑克覺得很「詫異」，雖然他在大自然面前感到自己的微小，可是體會到的是快樂，而不是懼怕。詫異其實就是智慧的開始，他意識到的快樂是因為嘗到了謙虛的喜樂；這就表示我們樂意接受自己是微小的、是有所屬的。他被風景吸引了，但並不想控制或利用它，顯而易見他有能力做默想：初階的默想。不過他不應該怕朋友笑他，因為那阻擋了他的靈修成長。然而傑克本身並不認為自己是很有信仰或靈修的人，他知道他的「詫異」的才能與反省的能力帶給他快樂，但他不把這種特殊的能力當作是一種天賦，他對此羞於表達，也不懂得如何讓它進一步成長，自然也就無法讓自己得到更豐富的生命。

2. 珍是一名大學生，她準備去西班牙留學攻讀外文。她來看我時，顯得焦躁不安。我問她有什麼問題，她說要去西班牙一年讓她很高興，可是卻為這種愉快的情緒憂心忡忡。按照我過去的輔導經驗，我疑惑地問她：「妳擔心的是渴望去西班牙的理由？」她說：「是！我擔心的是我快樂的原因，因為到西班牙以後，我就可以隱藏自己是天主教教友，也可以不去參加彌撒，更不用擔心因此而得罪我的父母，和他們爭吵。」我說：「所以妳繼續參加彌撒，表達自己是天主教教友，都是為了避免跟父母吵

架。」她說：「不僅只是父母，也包括一些親戚和其他的天主教朋友們。」

我問她畢業後要做什麼？她說要去秘魯教書。因為她讀過關於這個國家的一些書籍，也看過有關這個國家的紀錄片，知道那是個貧窮的國家，鄉下小孩的教育很缺乏。她說：「我得到那麼多，所以我要從我所得到的分享一些給那些沒有的。」我問：「妳有沒有想到這是天主給妳的一個使命。」她回答：「別傻了。」

珍很肯定她所體驗到的根本不是信仰，信仰為她來說是禮拜天參加彌撒與遵守教會其他的禮節。依她所了解的，當一個有信仰或有靈修的人，就是明白與接受天主教的道理。她覺得彌撒很無聊，沒有意思，教會的道理也是一種無聊的規矩。她想全部放棄，去過自己的生活。可是要活出她的想法，她心裏還不夠堅強。她認為自己是個無信仰、無靈修的人。

同情的情愫為她最為重要，因著同情，她要將所得到的分享給人，為了對所得到的表示感恩，她想服務、想回饋。她有著同情他人的渴望，以及分享與服務的渴望。這正印證了聖保祿關於耶穌所說的：「他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不捨的，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斐二 6~7）

珍有種種值得感恩的原因，可是她對天主、對教會、對宗教的看法，讓她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信仰、遠離教會的人。

3. 最近我在一個週末聚會的「離婚與分居教友的聯誼會」團體中，鼓勵他們分享離婚與分居的經驗。剛開始我對他們很強烈的情緒感到不耐煩，有的對原來的伴侶還充滿忿怒，尤其是對教會，因為教會的規定讓他們必須一輩子過他們不願意過的獨身生活，或者如果再結婚就不能領聖事。

有的人情況更為嚴重，他們因受傷太深而自我懷疑，以致對於一切都不再感到忿怒。他們愛過、信任過伴侶，但是他們的信任被騙了，他們的愛變質了，他們體驗到自己的空虛和無價值感，在這最糟的情況中，他們甚至絕望地走向自殺。他們覺得自己是失敗的，祈禱也是沒有用的，因為他們的失敗感是對天主、對自己和對伴侶。他們所認識的宗教，不僅不能讓他們了解自己的痛苦而成長，反而加深了痛苦、被遺棄感和罪惡感。他們不只失去了伴侶、家庭分裂了，宗教還判定他們是生活在遠離天主的境遇中。

我知道我無法提供他們任何答案，但是他們互相照顧，受傷最深的竟是最會幫助人的。他們彼此不但不判斷、不遺棄，反而懂得包容，不偽裝道德，他們直截了當地承認痛苦，並且在痛苦中彼此陪伴。

以基督徒的觀點來看，就是他們彼此把自己當成基督，當成平安、同情與希望的工具，藉著死亡的經驗，他們開始體會到復活希望的生活。這一點會讓他們堅強起來，懷著希望面對未來。但是他們中有很多人認為：天主與基督是很遙遠、不實在的想像。在這種情況下，天主與基督就不可能進入他們的生活，因為帶來的只有判斷和加深他們被拋棄的感覺。

4. 幾年前我常從威爾斯去倫敦，起程時，我總盡量讓一些人搭我的便車。通常我不穿神父衣服，除非他們問，我不會讓他們知道我是神父。我引導他們聊聊自己與自己的希望和抱負。有一個耶和華見證人的門徒總是跟我談宗教，要我皈依他的信仰。除了他以外，我不記得其他任何一個有信仰的人。有人缺錢，但卻沒有人在乎錢的問題，他們不喜歡競爭，只尋找生活中有意義的東西，都說「我要為別人有用」。

很多人抱怨物質主義和無靈修時代，可是我們所提到的靈修，是一種很狹窄、很皮毛的靈修，所以儘管我們在自己生活中，或者在別人的身上碰到靈修時，我們卻看不出來。

我提這些例子是為描寫我們內在經驗的價值。這種內在經驗的價值會指引我們生活的方向，也給我們靈感和力量去實行。聖依納爵反省了自己的經驗，並且慢慢學著去解釋它，因而改變了他的生活，也影響了上百萬人的生活。其他例子中提到的

人都有豐富的內在生活，可是卻認不出它的價值。有時候，某些人誤解了內在生活的意義，也有人根本不覺得所體驗到的跟天主或基督有關。其實就是在那種內在的體驗裡，他們才能真正碰到天主。

每個人都有他的思想、記憶、感覺與渴望等豐富、繁複的內在生活，它的組成對每個人來說都是獨特的，部分是因著遺傳而來，部分則是我們過去所作所為及別人如何對待我們的結果。任何經驗都會記錄在我們的身體與意識裏，過去的經驗，大部分深深隱藏在我們記憶裏，以致於意識不到它們。但是這些被隱藏的記憶，一直影響著我們看待周遭環境的觀點，以及我們的作為和反應。

問題是我們很少注意內在的生活，其實爲了瞭解我們的作為，它是一把開門的鑰匙。我們也像是那騎野馬的人，內在生活就是那匹野馬，牠跳躍、四處奔跑轉換方向，我們不懂牠爲什麼這麼躁動？（「我不知道我發生什麼事？我不知道我爲什麼這麼做？」）我使盡所有的力氣、腦力，想辦法繼續坐在馬鞍上。辛辛苦苦地跳躍在生活的路上，最自然的答案是要瞭解馬，和牠做朋友。可是我們騎馬的人，認爲這個做法不夠聰明、不合乎科學。按照我們所受的教育，我們不能在意馬的狀況，而要處變不驚。聽說海軍裏只有小兵可以有情緒，長官必須超越這些。然而在教會裡，我也聽說過：不要在意你的感覺。

這裡我將馬比喻成我們的內在生活，爲了生活的旅途，它是我們方向的來源和力量。但是我們卻否認它，因爲內在生活不能用數字來計算；問題出在我們以爲是數字而不是愛來推動社會。我們高抬了理智和數目，而貶抑了情緒和品質。除非我們的情緒被承認，並且跟它做朋友，否則情緒會像個被忽略的小孩子，用激烈的方式報復而毀滅我們。

在英國，很多病床是爲精神病的病人。過去西方的治療法認爲身體有如一部機器，治療與病人的內在生活沒有關係，有如汽車修理，不需要同時修理司機！現在西方的治療法愈來愈意識到，身體的疾病與思想、情緒的不平衡有密切的關係。雖然不能主張只要思想與心理的平衡恢復正常，身體的每個疾病就能被療癒，但我們還是可以說，很多身體疾病大多是內在不平衡的反應。如：抱怨以前所受的傷害，和因著一些渴望未能實現所造成的挫折感，會引發關節炎、癌症、心肌梗塞或其他嚴重的疾病。

我們的社會很在意經濟問題，經濟是數字科學；也很在意國防問題，國防也已經變成數字科學，我們總認爲「只要擁有比他們更多毀滅性的武器，才能保有自由」，可是如果忽略內在生活，我根本就沒有了自由。個人的內在不平衡，身體會以疾病來表達；國家內在的不平衡，會出現各種亂象。內在生活是拒絕被忽略的，如果不被承認、被接納、被照顧，它不會讓我們平安，甚至會毀滅我們。

我並沒有繼續跟從事室內裝潢的傑克保持聯絡，所以我不知道他對海邊的經驗有何進一步的反應；可惜的是，他因為朋友會以為那是不正常的事而否定了自己的經驗，我想只有在朋友認同他的感覺時，他才會承認。他決定否認自己內在最深處的部分，因而犧牲了自己豐富的特色、他所要的自由，以及他原來要活出的樣子，他選擇了應付朋友所贊成的行為方式。他會想辦法忘記他在海邊有過的平安與滿足的感覺，可是他的經驗與這經驗在他內所喚起的渴望，會繼續存在著。如果不在他的知覺內，至少在他的潛意識內，它們會在挫折、不滿足跟浮躁的感覺中浮現出來。他可能感到煩憂，卻不明究理，他會和許多人一樣去看醫生拿安撫鎮靜藥劑，藥劑會稍微減輕他的煩憂，但也同時隱藏了他身體所給予的警訊，所以他很可能永遠也找不到悲傷的原因。

我們會經驗到：其實我們的一切經歷都是和善的，即使是悲苦的也一樣，因為挫折、煩憂的感覺會警醒我們改變生活方式，因為煩憂不會告訴我們：「結束你的生命吧！」而是說：「你既然不能接受你現在的生活方式，就要力圖改變。」

我們都有否認內在生活的誘因，因為我們不喜歡在其中所發現的。譬如，母親如果感覺到她討厭自己的孩子時，可能會覺得羞愧，所以她不會對自己承認她有這種感受，她會假裝若無其事。她跟孩子談話時會用「可愛的寶貝」，她肯定自己是模範母親。然而除非這種討厭的感受被承認，否則它會隨時冒出來而讓

孩子意識到。否認的結果可能會導致母親變得過度保護、佔有、控制孩子，也會責怪不聽話的孩子：「我為你做了這麼多，你怎麼還不知感恩。」其實她是在傷害孩子。如果她能承認她討厭的感受，就會發現討厭有時其實是很自然的反應，和她更深厚的、誠實的愛比起來，這種討厭的感覺是很外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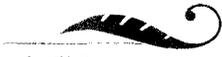
內在生活被否定的時候，暴力會以不同的方式從生活內冒出來，在個人，會造成身體或精神的疾病；在國家，會引發民族間的不安與衝突；在世界，則會導致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 結論：

寶藏在我們的內在生命中，內在生活会影響我們的世界觀，也決定我們對這世界的反應與作為。我們想忽略內在生活，可是它拒絕被忽略，無論是個人的或國家的。如果忽略它，內在生活会用暴力來表現自己。

以宗教的觀點來說，內在生活叫做靈魂，而認識它、治療它、平衡它力量的技術叫做靈修。宗教的目的是要鼓勵我們更意識到內在的生活，也要教導我們如何去護衛它，因為它是我們力量的來源、智慧的寶庫。我們所認識的宗教，常常沒辦法滋養這種意識，有時反而有意阻撓我們。因為沒有受到深入的教導或了解，有很多基督信徒感到迷惘、恐慌與失望。有人說：「最會隱

藏天主面容的，就是宗教。」下一章我們要仔細看這個失敗和它的原因，好能清除通往我們寶藏之路上的障礙。



## 功課

- 反省白日夢的結果。
- 寫自己的墓誌銘。

你可能不明白原因，但是不要斷定這是浪費時間，先試試看，不要寫你將來可能真的會有的，而是寫你最瘋狂渴望想要的。不要分析它，也不必想得太具體，完全讓你的想像力自由發揮，寫完以後有時間再看一次，看看需不需要修改。

這是很有效的功課，會讓你更了解自己的內在生活，尤其是你的渴望，因為渴望是我們內在生活的中心，也能決定內在生活的方向。

## 第 2 章

# 分清路線

「當我是孩子的時候，說話像孩子，看事像孩子，思想像孩子，幾時我一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格前十三 11）

## 寶

藏隱藏在最不可思議的地方，那地方就是你自己。我們需要很多時間，也需要克服很多障礙，才開始發現我們寶藏所在的田地。意思是說：「總要經過很久的時間，才會學到並且找到和接受自己，而自己就是天主所在的地方。」在還沒有找到自己之前，我們認為天主一直是很遙遠的、模糊的，天主為某些人不重要，為某些人卻有很可怕的形象。

在我三歲的時候，有一次姊姊陪著我就寢，我坐在床邊說出了「天主」這兩個字。我還記得我為什麼要說「天主」，因為

我想看看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每天晚上睡覺以前，我們全家會一起跪在客廳的壁爐前恭唸玫瑰經，壁爐上懸掛著一幅又大又重的祖母油畫像，畫中她所戴帽子上的珠珠像院子裡的小石頭，遮蓋在臉頰上的紗幔讓她看來似乎既難過又很神秘。我對祖母的這幅油畫像一直有恐懼感，尤其是祈禱的時候，常常唯恐祖母會答覆我們的祈禱而活靈活現地動起來。

從我童年最早期的記憶來看，天主為我是奧妙的、遙遠的、不可知的，但強而有力的形象。後來我肯定了這種感受，因為我七歲時所背的「要理問答」中描寫的天主，是高高在上的神、是自有存在者、是無限完美的。在我所有的經驗中，這種描寫讓我感受到祂確實是遙不可及的，然而問題是，祂可能會一直離我們很遙遠。

基督信徒相信聖言降生成人。不可思議的是他們非常注意基督的天主性，卻因此而忽略了祂的人性。我們唯有在祂的人性內，並且要透過祂的人性，才能發現祂的天主性，有如祂的門徒所做的一樣。我們跟門徒們不同，我們看不到耶穌，也摸不到祂，我們只能在自己的與其他人的中性中去發現祂。在基督信徒尋找天主的時候，心中往往會有許多迷惑、失望與挫折感，那是因為我們略過了我們的人性。

我們只有在我們的人性中、只有經過人性的成長，才會找

到天主。爲了闡述這一點，我想引用馮·黑格爾（Von Hugel）所著《信仰的神祕元素 The Mystical Element in Religion》（第一集）中的概念，這本書能幫助我們了解自己和別人信仰的發展。

作者提到人的成長有童年、青少年和成年三個階段，並詳述了每一個階段最明顯的需要與活動。所以宗教必須包含三個基本元素：一、制度化的元素配合童年；二、批判性的元素配合青少年；三、奧祕的元素配合成人階段。在分析每一個成長的階段時，我們會看到童年階段的需要與活動，不會在青少年階段中消失；青少年階段的基本活動，也不會在成人階段中消失。不過各個階段的需要與活動在下一階段中不應該再是重點，否則我們也無法進入下一個階段。

每一個成長階段都有其危險性。宗教也必須包含制度性、批判性與奧祕性等三個元素。我們要時常提醒自己一個可能會讓我們信仰成長滯留不前的錯謬：過於注重單一元素而忽略其他的，或太注重兩個而忽略第三個。此書的作者將這種概念用在每一種宗教上，而此處我只引用在基督信徒的範圍內。

我在本章和以後的篇章中所提到的教會，是不分任何教派地泛指所有信仰耶穌的教會，雖然我相信天主的愛也在每一個人身上，但在這本書中，我不會提到關於非基督信徒的信仰歷程。

## 一、各時期的特徵

1. 童年時期，我們的基本需要是身體的活動和觸覺的影響，我們需要食物、溫暖、保護和感情。

中古時代的哲學家說：「我們所有的思想都是從觸覺來的。」這也包括人所有的知識，對天主的認識也是從觸覺的影響開始。如果一個孩子缺少了各種觸覺中的一種，那將會是一輩子的殘缺。小娃娃在地上爬，他什麼都想摸到、嚐到。他很興奮地觸動嘎嘎聲的玩具、盯著一些鮮豔的色彩看、渴望被擁抱、覺得要靠近媽媽。孩子後來開始比手劃腳或牙牙學語所說出的幾個單字，稱得上是他教育中最重要的躍進；而這些都是他們將來受教育時最堅固的基礎。不讓孩子有機會受到這些觸覺的影響，等於是讓他一輩子殘缺。人成長的每一個階段都需要觸覺的影響，可是在青少年和成人時期，我們當然不會長期在地上爬！

孩子開始學說話的時候，只覆述他所聽到的，並不懂話中的意思。大部分的孩子喜歡押韻的字彙，他們的想像力往往很活躍，所以他們分不出真實與想像的東西。我見過一個小女孩，她就是如此，如果不留個位子給她想像中的朋友方濟，她就會鬧脾氣。後來真實的妹妹出現了，姊姊介紹妹妹認識那不存在的方濟，妹妹也變成方濟的好朋友，姊妹倆一直要求坐在不可見的方濟兩邊，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整年。

兒童的記憶充滿了家庭或孩子領域中的故事。無論是父母或其他人告訴孩子的事，他們通常都接受並且信以為真。但是如果沒有這種起初的輕信，孩子就不會開始學習。也必須有大人告訴他們什麼是可以的，什麼是不可以的，倘若不給孩子清楚的規則，容許他們做出不成熟的和想像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是害了孩子。一位經歷不快樂童年、心中很不平衡的人告訴我，他所記得最難過的事，是當他和同伴一起玩耍時，每到傍晚總聽見他們的父母叫他們回家，而自己卻沒有人召喚。

童年時期的孩子最需要的是受到保護與感受到情感，沒有了這些，孩子就沒辦法學習信任自己和信任別人，人格成長的能力與信任人的能力是相對的。童年時期當然也有很多其他的需要與活動，孩子在觸覺的經驗裏，開始發現一些模式，他們會嘗試解釋它們，也會問些問題、創造理論，可是這些都不如感情的需要來得重要。

一個健康的成人，還是會有兒童時期的需要與活動：需要五官的感受、需要填滿我們的記憶、需要持續我們的想像力，成人階段的我們應該可以接受一些權威，但是無論我們多麼成熟，依然需要情感與被關注。無論我們多麼能幹，某方面依然要依賴別人的能力，無法凡事自己來。當我們達到一個不需要情感與關注的成長階段，我們就越過了人性。

基督信徒的教會應該注意全人的需要，要鼓勵孩子內在與外在雙方面的活動，這對兒童時期實在很重要，但是對青少年與成人時期仍然有其必要性。教會在引領我們接近天主、並在聖言與聖事內將天主顯示給我們的時候，不只要留心教導我們面對自己的思想，也要面對自己的感覺。我們必須經過觸覺的影響和某些記號與標記，才能得到一些知識，包括對天主的知識。所以教堂的建築藝術，堂內態像的擺設、有美感的設備、採光、音響和溫度等，在我們朝拜天主時都很重要。禮儀不只需要字句的優美，也需要音樂和身體語言的藝術。我知道對某些基督信徒的教派而言，有些是被禁止的，因為他們一點都不接受靠近有迷信味道的東西。我也知道這樣會產生某種危機，因為如果教會過於注重外在的修飾與禮儀的華麗，對信眾尋找那不可見的天主的心與靈並沒有幫助，反而使禮儀變成一個目的，如：一個人可能會到教堂點一枝蠟燭來代替他去愛近人的實際行動，這對我們正確的信仰成長來說，是危險的。同樣，小孩子也可能過於喜歡兒童時期的行動而害怕進入下一個青少年階段，但是我們不能因為他的恐懼而強迫他成長，剝奪了他兒時的行動表達。

在教會內的成長也是一樣，雖然後來還是需要讓信眾認識教會的歷史與事跡，但仍然必須先滿足我們在初期階段有如兒童時期般的需要。就如父母會把家族的歷史傳述給孩子，基督信徒大家庭的歷史也要傳承，所以聖經的故事、福音的事跡與聖人傳記，也要讓孩子們知道。教會應該有教導道理的制度，讓孩子們

接受他們所聽到的，都是真實的。孩子們不會質疑：「你有什麼根據確定天主的存在？我為什麼要接受你所說的是真的？」這些問題在他們大一點的時候才會問。孩子們要先有一段接受期，才會學習問問題，否則他們也沒有什麼根據來提出問題。

教會教育的責任，不只侷限在傳述資訊，也要包括道德教育。讓一個孩子未經教導而只透過試驗與錯誤來學習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是危害孩子。我們要教導孩子不可以偷竊、不可以撒謊，就如同吃飯時，飯應該是在碗裡，而不是丟在牆上。

教會需要以孩子能接受的方式傳述她的歷史、道理和道德，而且要為青少年與成人繼續這份教育責任，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事實上卻常被忽略。我們一方面會用太專業式的或過於抽象的神學語言來教育孩子們，另一方面我們又希望成年人也能像容易相信的孩子們一樣，將教會的教導照單全收。總而言之，為了孩子們兒童期的基本需要與活動所做的牧靈服務外，在他們進入青少年期與成人期所繼續的牧靈工作，是屬於教會所謂的制度化的部分。

2. 青少年時期，通常稱為「性醒悟」時期，可是所謂的醒悟要超過「性」；青少年時期也是開始發問的時期。我們在青少年時期接收與體驗到很多印象、事實、教育、信仰與經驗，我們都會想發現其中的關聯性與意義。（不只希臘哲學家如此，我們

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尋找多數內的「共通點」)。

我有一段時間在一群十五歲學生的班上教宗教課，他們剛在耶穌會辦的學校完成中學前三年，學校規定那些男孩子每天要參加彌撒，所以我準備的課程是關於彌撒的歷史與發展。我很仔細的將一位德國耶穌會神父寫的兩大本書，改編成能讓學生消化的課程。第一堂課上了五分鐘之後，大部分的學生就像他們在聖堂或聽道理時一樣，一副不知所以的樣子，瞪著玻璃似的眼珠看著我。下課後，有一個學生來找我，他說：「神父！你應該知道你在浪費時間吧？」我想他是對的，可是我還沒有心理準備承認。我問他：「你為什麼這麼說？」他答說：「因為我們有一半的人是無神論的。」「那另一半呢？」我問他，他愣了一下後說要先去問其他的人，才能答覆我的問題。我又問他：「你們當無神論已經多久了？」他很慎重地回答：「差不多10天了。」

當天稍晚他回來了，在他問過其他無神論的朋友後，他給了我一份名單。我問他：「你們自己認為是無神論的，或是『不可知論』的？」這部分在他們的中學課程裏並沒有上過。所以我跟他解釋，讓他清楚無神論者是完全否認天主的存在，可是不可知論者是不肯定祂的存在，但也不否認祂的存在。他聽過我的解說後，認為他與他的朋友們都是很客觀的人，所以應該被稱為不可知論者。

因此，我們建立了一個不可知論的小組，常利用他們的自由時間來討論天主存在的問題。他們其中一位讀過哲學家羅素〈Russell〉的書，他也把那些資訊告訴大家。他們認同了所有的現象都可以用物質粉碎後的分子來解釋，而所有智慧的關鍵在於發現管理這些分子行動的數學公式。我的房間是我們聚會的地方，在那兒有一個鐵製的木炭夾子，有一次聚會時我向一位很嚴肅的學生說：「若望，你真的相信你媽媽跟這個木炭夾的不同，在於管理他們分子行動的數學公式嗎？」他皺了皺眉頭後說：「是，沒有分別。」他決定堅持他和朋友們的理論。

以上的例子是青少年的特有的動態：為他們來說，在經驗中尋找意義與一致性，才會活得像個人。連那些所謂不正常的人在思想方面與動態方面，也有某種一致性的制度，雖然所謂的正常人可能沒有辦法發現他們的邏輯。一個有妄想症的人，他基本的成見可能是：全世界都在追殺他。他其實完全錯了，可是他的行為卻很合乎邏輯與一致性。人最恐懼的是怕被毀滅和過無意義的生活，所以我們竭盡所能為了至少能找到一種意義與目標。而我們的誘惑是去尋求「能讓我們在物質上方便」和「引起我們最少麻煩的生活方式」的理論，或一些自以為有意義的制度。

人為了成長，必須至少找到一些經驗的一致性，儘管所找到的經驗與理論是很初步、很簡單的，也要盡力表達他生活上有系統的理論。我們需要對未來有些計劃與夢想，對於如何實行也

要略有概念，雖然有時是花最少的心思、付出最少的力量。爲了確定能找到生活的意義，我們會質疑與批評，並且將我的經驗制度化和理論化。這就是我們「不可知論小組」所努力的目標，而我們大家想避而不談的，卻也逃不了。

教會必須配合人這種最基本的需要，不只爲了顯示教會本身道理的根據，也爲了表示教會道理與我們所體驗的生活是相關的，教會要有系統地規劃一些假設與理論。教會如果只注意自己道理的依據，卻不能將道理生活化，與信眾的日常生活體驗相結合，其角色就會像個妄想者。

教會的道理與教會的活動也是息息相關的，但是倘若她基本的假設是錯的，那麼教會的教導與我們每天的生活將會有隔閡而不相融合，所教的道理也將與我們所獲得的知識分開，結果造成道理單獨進入與我們生活經驗毫無關係的知覺內。如此一來，教會跟我們生活的經驗有如天南地北，但爲了生存，她不僅必須限制信眾詢問問題，也必須禁止他們有自己的想法，她需要聖統，她會要求絕對的服從。這裡所謂的服從，就是無條件的接受聖統的教導；她會告誡信眾批評就是犯罪，而聽或說他人與教會不同的道理也是犯罪。

一個真正基督化生活的表象，在於很強的思維能力和尋找生活每一層面的意義。真的基督信徒的生活是有判斷力、有疑

惑，會持續不斷發展對天主與對人生的瞭解。因此宗教要瞭解人生的每一經歷。照基督信徒所瞭解的天主是內存的，就是無所不在、處處都在的。創造本身是一個標記，是祂臨在的有效標記，就是一件聖事，因此基督信徒的傳統一直注重科學化的學習。聖人安瑟莫（Anselm）說：「信仰尋求瞭解」。誠實信仰的本質在於信任天主處處作工，而且任何問題都在宗教所尋問的範疇中。倘若我們的信仰軟弱，判斷力也會隨之軟弱。我們會對異端大加警告，而不再鼓勵信眾瞭解信仰。基督信徒的判斷力如果不成長，不僅在信仰上，在實行上也會一直很幼稚，而且信仰與實行將跟每天的生活與行為毫不相關。

3.成人時期的特色是越來越意識到：

（1）我們的知覺。

（2）我們的感覺與情感的複雜（透過我們的行動，我們跟別人的接觸與關係，我們的工作，我們所閱讀到的、聽到的、看到的，我們會發現其中的複雜性）。

（3）我們從那些知覺、感覺等所產生的心理作用：我們的希望與失望、難過與快樂、懼怕與渴望、肯定與懷疑。

我們越意識到內在世界，就會越被它吸引，但相對的對它也會越加恐懼。我們會更接近自己，所以也會更接近天主。對天主有特別洞察力的人，會意識到祂是既可怕又非常吸引人。每個人的內在世界都有它的特色與奧秘，又非常複雜，所以我們連對

自己也無法清楚的表達出來。我們雖然不能瞭解這個隱藏的世界，但它卻是我們找到幸福與人格的鑰匙。內在的世界可以解釋我們的思、言與行爲，它對我們的影響比外在所有的影響都大，因此不同的人碰到同樣的情況，會有不同的反應。在成人時期，我們如果能騰出時間靜想想，就會越意識到內在生活的複雜和它的奧妙；我們會發覺我們無法完全表達它，也會發覺我們的意識是多層次的。

在宗教的這個成長階段，我們都需要有人鼓勵、輔導與陪伴我們所經驗到的「驚異」！並且清除我們的恐懼，解釋這個現象，讓我們明白這是在往天主的旅程中最重要階段。現階段我們被邀請在這些隱藏的、有時候又很可怕的思想與記憶的深奧處去接觸祂。「天主的道路不是我們的道路，祂的思想不是我們的思想。」當我們接觸到了那不可思議的、驚奇的天主後，我們會發現祂不只是在我們的思想中，而且不會僅僅透過聖經中的經文顯示祂自己，祂會藉由我們內在經驗的奧秘分享祂自己。祂不會以顯於外的方式，而是讓我們從心靈中去體驗祂。我們愛祂，我們會活出祂的肖像，而不只是傳述祂的理論而已。祂是動力，祂是力量；祂不再如制度化時期般的讓我們以爲祂只是外在的限度與規則，祂也不再是批判時期的思想。教會果真希望當我們在成人期時幫助我們，就必須納入這個「奧秘性元素」。

我們雖然分三個階段來解釋，但是每個階段還是不排除其

他的兩個階段。兒童時期已經是批判時期的開始，有時候也含有奧祕時期的事；同樣，在批判與制度時期時，也有奧祕時期的前峰。所以我們所討論的每個時期都注重在個別的特殊需要與行動。而成人期也多多少少有這三個階段的成分，如果缺乏其中之一或二個成分，他的人格就會不平衡。

現在我們要重新再詳看這三個階段，不過要更清楚著重在各階段的需要與內含的危險，因此也包括在信仰成長內可能會碰到的危險。我們會發現從一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的過程很艱辛，也要留神在轉換階段時不可以完全拒絕剛剛離開的階段。生活的旅程有如一條要經過三座橋樑的河流。我們先從制度性的階段出發，然後走到批判性階段，可是當我們走進批判性階段後如果與制度性階段斷絕關係，這就如同我們走上了一座搖搖欲墜的橋樑，即使沒有馬上墜落，生活的河流還是會把我們沖走。同樣，當我們站在奧祕性階段的橋上時，也要與先前的兩個階段保持關係。

## 二、三個階段的危險：

### 1. 兒童時期

兒童時期的優點也有它的危險性，在這時期別人給我們的都是配合最基本的需要，因為允許我們相當程度的被動心態，同時得到保護與安全。所謂的危險是我們覺得很滿足，所以不想離

開，甚至會滯留在幼稚的狀態中；即使我們走出了那階段，假如下個階段感到不舒服，我們還是有可能會想回到那種滿足與受保護的狀態中。爲了得到大人的關心，我們也會運用成人的騙術來裝病，假如騙術成功，我們就會真的大病一場。

同樣，宗教的制度性會有的危險在於；信眾在信仰上永遠不自我超越的幼稚心態。我們參加教會禮儀，聽道理，被動的知道是與非，我們可能會因此滿於現狀而不求更進一步，我們會用成人的騙術將依賴性合理化。16世紀特倫多大公會議決定以一本要理問答來解釋天主教的道理，它是用專業的神學語言寫出來的，因此似乎讓信眾以爲宗教的道理不需要多加瞭解，只要誠心誠意的接受就夠了。這方法導致了我們的幼稚心態，也似乎不鼓勵我們超越。目前有兩種人左右著天主教會，一種人以爲教會唯一重要的是制度與聖統；另一種則要求更多的批判性與奧祕性。

教會內有權力的人也會製造危險，他們可能會鼓勵人要停留在兒童時期，而將這種低能的情況稱爲謙虛、忠實與聽命。他們會用天主的憤怒來恐嚇不同意的人。濫用「忠實、謙虛、聽命」等這些字彙，是毀滅對天主的信仰最有效的方法。雖然這些極爲重要的德性，會幫助我們注意到天主在我們心中的邀請，可是假如我們以相反的目的來使用他們，就是毀滅我們所相信的：「天主在我們心裏與理智中的作工」。因此我們會設法使人相信：「因著罪惡，才會不認同教會的權威。」結果我們阻礙了他人注

意自己「內在的體驗」、「與天主接觸的田地」。其實那麼說才是罪，耶穌嚴厲責叱那些污染小孩子的人：「最好要在他們脖子上綁上一塊石頭，將他們丟到海裏去。」

在社會中，不少在工作上表現優異的人，其實並非幼稚的人，可是他的信仰卻是幼稚的、完全被封閉的（雖然這不影響他的事業與作為），所以他們常常是最反對教會改革的人，他們要的是完全符合他們兒童時期的信仰。

## 2. 青少年時期

青少年時期，我們如果不在生活裏尋找某些一致性與意義，就會找不到方向。倘若能有足夠的一致性，就能讓我們免去現實的苦楚而感到滿足，也會不再繼續查問，因為害怕面對可能會找到的。如果繼續查問與找尋意義，可能會威脅到兒童時期所享有的安全、保護與感情。雖然以前無條件地接受父母與朋友的想法，但因著尋找，我們可能都會捨棄。「不要再質問」是很大的誘惑，因為我們需要的是家庭與朋友的情感協助與保護，而不只是意義。如果你告訴爸媽，你相信他們基本上與一個木炭夾差不多，我想你很難與父母保持孝愛的良好關係！

宗教信仰也一樣，批評與質問會有很嚴重的後果，會破壞婚姻與家庭的關係，會讓教會的門徒被開除，在某些國家還會有長期的牢獄之災。我的意思不是要人們在家庭、教會或國家中，

任意相信或履行自己所相信的，好保守自己的身分，而是說質問與批評宗教信仰可能很冒險，但卻是應該的。假如我們的態度是無所謂相信或實行我們所相信的，會導致宗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也變得不重要。很多基督信徒在世界各地坐監，因為他們在政治上堅持基督信仰，可見基督信徒還是活力充沛的。

教會必須鼓勵信徒們批判，假如做不到，信徒就會沒有能力讓信仰與生活經驗結合，換句話說，人大部分的生活會將天主排除在外，結果宗教信仰成為私人的事，教會變得既古怪，又沒有挑戰性。

如果教會鼓勵批判性，就要接受門徒的查問與挑戰，她要隨時準備調整想法與作為，聽從真理之光。教會如果很肯定地相信天主會臨在於任何事情內，她才會有這個態度。這就如同小孩子很信任父母，他會因信任而問任何問題，同樣教會如果真的信任天主，就不會害怕鼓勵門徒去找尋與詢問。她會以智慧領導他們，警告他們注意一些會讓他們迷失的路（因為教會有經驗），她的教導不會是結語，而只是路標，她鼓勵門徒們自己去發覺路線。

假如教會內的批評性與制度性及奧秘性不保持連繫，那麼，教會就只會有理性論的人，而不會有虔誠的門徒。那些理性論的人的虔敬是對神學倫理與哲學的制度，而不是對天主虔敬，

這些人對所有的情感會很懷疑，也會鼓勵別人忽視感覺；而那些非常注重批評性而忽略其他兩部分的人，會有極嚴厲與武斷的態度。在面對小孩子與沒讀過書的人的時候，他們會無話可說；他們也接觸不到每個人內在的小孩，更接觸不到自己內在的思想與感觸的奧妙，因為這是不能以理論來言喻的。這些人執著於正統的思想，他們一直想指證所有不正統的人。

### 3. 奧祕時期

成人時期有更大的內在知覺，這是必要的，因為我們一切的思想、渴望、意志與行為的泉源就在我們內。如果我們拒絕認識內在世界，就無法認識自己，也不會知道我們生活的方向。如果我們忽略內在世界而麻痺自己，會成為沒有性格的人，因為我們將與天主隔離，而祂是我們自由的泉源。

這時期的危險，是我們十分心神嚮往內在世界的奧祕與力量，結果捨棄了生活的制度性、所接受到的傳統和接受過的權威，而看不起所有理論性的神學與哲學，因為它們無力表達我們內在所發現的豐富事實。

宗教要鼓勵這個內在意識，因為就是在這些內在的經驗中，我們才會接觸到那奧妙與驚奇的天主。祂的聖神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靈內工作，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因此祈禱方面的教導與輔導，為成長的基督信徒來說，比道理與倫理的教導更為重

要，讓信徒學習祈禱應該是主教們與神父們為教會成長所做的優先服務。

這個階段的危險，是太過於注重奧祕，結果忽略了制度與批評的部分，因而會導致信眾拒絕固定的經文與朝拜，離棄道德與道理的教導，也會引起擴大的情感主義。這個情感主義將無法被瞭解，因為它不服從批評性。而更糟的是，如果奧祕不被覺察而與制度、批評區隔，就會產生極端主義與很危險的偏執。這就是為什麼教會有很長時期處於宗教狂熱中。

## 結論：

基督信徒生活的三個基本成分，配合全人發展的三個階段，每個階段自然會有拒絕其他二個傾向的情況，或與一個友善而拋棄另一個，或從制度性直接跳到奧祕性而略過批評性，都是很普遍，這是「聖神同禱會」持續性的誘惑。三個階段都很重要，在教會內成長的人或團體會在強化某階段時，不拋棄其他的二個。心理學家馮·黑格爾（Von Hügel）提到：「有幾個偉大的『革新時代的教宗』代表制度性，『多瑪斯阿奎納』代表批評性，『聖十字若望』代表奧祕性。」他也敘述了幾個注重一部分而減少其他部分的修會，耶穌會代表制度性，道明會代表批評性，本篤會代奧祕性，而聖多瑪斯摩爾（Thomas More）是三個階段十分均衡的例子。

這一章研究的目的是清除我們往內在體驗道路上的障礙，因為我們的寶藏就在那裡。很多基督信徒有時因有神父的幫助與安撫，很肯定地留在教會的制度性中，他們覺得冒險批評是不忠實的、是往異端、是往失去信仰的方向走。今日的教會如果太注意制度性，信眾人數必然會遞減，而且他們將是忠實、聽命、服從、毫無靈感、被動的成員—僵化的天主子民。

如果教會鼓勵批評性與制度性，可是忽略奧祕性，思想上她會很活潑，但是靈修方面會很枯燥。護衛她的人會像刮鬚刀一樣那麼犀利，可是也會和刮鬚刀一樣那麼薄。教會內的先知精神會逝去，禮節與禮儀神聖的標誌也會失去意義、會被質疑、被拒絕，因為這些都將與信眾不相干。

看了這章後，不要以為你必須完全超越制度性階段的幼稚性與青少年時期的批判性，才能進入奧祕性階段。這份分析的目標是要幫助我們發現兒童時期、青少年時期所遺留的影響，它們會阻礙我們信仰的成長。若能發現這些影響而加以克服，就是走向內在的自由。



## 功課

### 1. 了解馮·黑格爾 (Von Hügel) 的研究。

(1) 在你自己的教會中，有沒有經驗到上述其中一個特別突顯的階段，而將其他兩者拋棄了？或許教會很重視其中二者而忽略了第三者？

(2) 若把同樣的問題應用到你自己基督信徒的生活中，這種分析能不能幫你看清楚自己的模糊、混亂與感受到失望的原因？

你有這些感受是因為：你在教會的某個階段內感到滿足，而抗拒其他兩個階段？處於很注重某個階段而拒絕另外一階段的教會，所以覺得被控制住了？

(3) 這個分析能不能幫助你瞭解，為什麼在你的教會內，或在一些不同的教會之間，有兩股張力與分裂？

### 2. 寫自己的信仰的歷程。

聖經的舊約算是以色列的信仰歷程，猶太人反省了自己的歷史，有污穢的、有可恥的、有大衛王光榮的時期、有長期不忠於天主的時期、有失敗的時候、有屈辱的時候、也有被囚禁的時候。他們開始以新的方式看自己的歷史：經過災禍與苦難的救恩史。而這救恩史現今正在你我內持續著。

在耶穌內生活的聖神，讓耶穌復活了，祂不但活在我們內，也在我們生活中繼續作工。為了找到天主、為了發現自己的歷史就是一部救恩史，我們必需接觸到自己的歷史。而這個功課就是為了幫助你接觸到你自己的歷史。

— 請自問：「天主在我的生活中有什麼意義？」一旦想起來，要隨時簡短地記錄下來，無論是兒童時期或最近幾年的意義，不需要按時間順序。

— 如果「天主對我有什麼意義？」這個問題不能啓發、反而終止你的記憶，就要換個問題，問「我生活中有過那些重要的事件、有過那些重要的人？」要絕對避免任何自我的判斷，無論是贊成或反對的，也不要作任何分析。

開始你可能會發現因著一個回憶而想起另一個，只要一想起，就馬上記錄，不必按照次序。



# 第 3 章

## 內在的混亂與天主的假象

我發現一條規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總有邪惡依附著我。」（羅七 21）

### 寶

藏隱藏在我們內在經驗的田地中，到了成人時期，我們不只意識到那個田地的奧妙與繁複，也意識到它的危險，所以我們會想忽略它。我們可能會很成功地忽略它，可是我們內在的生活會持續活躍著，並影響我們的行為，常常熱切地鼓動我們。

這一章我們要來看內在生活的繁複與危險，也要看我們內在的推動力、渴望力和混沌不清。信仰的老師告訴我們，假如要找到平安與平衡，就要以祈禱轉向天主，但是我們要以批判的角度來看這份鼓勵，並問：我要轉向哪一個天主？

在我們剛看到內在的感覺時，可能會驚慌失措，因為我們可能不喜歡我們所看的，也害怕有一些感覺會淹沒、毀滅我們。觀看自己的內在感覺是不是一種健康的態度？倘若發現內在的我有怨恨、憤怒、悲痛、虐待、破壞性時，我該怎麼辦？假如我迎向它們，讓它們進入我的知覺，它們會不會接管我而帶領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否認它們、忽視它們，不是更有智慧嗎？比方說：一位神父有獨身的聖願，但他也注意到自己的渴望而發現他想結婚，這件事會不會破壞他身為神父的生活呢？如果已結婚的人在注意他們的渴望時，發現他們所渴望的狀態是「未婚」，或渴望的伴侶不是現在這位，會不會毀滅他們的婚姻生活？當然如果每次觀看渴望，就隨從第一個出現的渴望，生活就會陷於混亂。我們的內在是一團彼此矛盾的渴望，這份矛盾的渴望其實左右著我們生活中所有的決定，而且大部分的渴望無法完全知悉。福音中有一則鮮活的例子，為這種渴望的矛盾加上了最好的註解。三部福音中都有這則故事，可見它的重要性，就是治好革辣撒附魔人的故事（參谷五 1~20）。

耶穌渡過湖，一下船就有一位精神錯亂、瘋癲的人走過來。馬爾谷福音第五章仔細地描寫了他，他住在墳墓中，沒有人能攔住他，就是用鎖鏈也不能。在他內有瘋狂的怒氣，連腳鏈也無法控制他。「人屢次用腳鐐和鎖鏈將他捆縛，他卻將鎖鏈掙斷，將腳鐐弄碎，沒有人能制伏他」，怒氣轉到了人的內在。再用一句聖經的話「他晝夜在墳墓裏或山陵中喊叫，用石頭擊傷自

己」，這個掙扎正在毀滅他，「他從遠處望見了耶穌，就跑來跪在他前，大聲喊叫說：『至高者天主之子耶穌，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因著天主誓求你，不要苦害我！』」在他內有二個互相矛盾的張力，一個是被耶穌吸引，另一個則是討厭耶穌，然而當耶穌臨在時，這二個張力就一起被挑起。「耶穌問：『你名叫什麼？』」他回答說：『軍旅，因為我們眾多。』」

那個人附魔了，耶穌把惡魔趕出去，最後我們看到他恢復了理智、衣著整齊地和耶穌同坐，還要求耶穌允許他跟隨祂。不論我們相不相信附魔的事，不論我們的看法是什麼，這事件都非常值得深思與反省。不要判斷附魔的可能性，而要在這事件的光照下看看自己的內在生活。

我們知不知道生活在墳墓中是什麼意思？這樣的生活有時候就好像快要窒息一樣，而且我們以前所喜歡、或欣賞的，現在都已經不再感動我們，也就是活在冷淡與冷漠的心情當中。我們懂不懂吶喊與傷害是什麼意思？又為什麼會吶喊？可能是因為苦痛或怨恨別人對我們所做的、或我們對自己所做的，也可能是因為沒有被寬恕而極度痛苦、或根本拒絕寬恕別人。覺不覺得自己好像是「軍旅」？我們每天都不一樣，情緒變化很大；一時對周遭的人充滿甜蜜、光明、好感、很通情達理與和氣，但幾分鐘後，對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怒目而視、毫無理智，把自己與所有接觸到的人都當成了難熬的痛苦。我們會不會在我們的「內在」認

出有如被附魔者所有的二個相反的行動方向？一方面奔向耶穌，另一方面卻請祂離開。

如果我們真實地觀看自己內心深處、自己的潛意識，或不自覺的思想，我們就會在自己內認出如同附魔者所有的特色。當我們真的認出這一點時，我們會驚恐不已，可是我們也會看到讓自己非常愉悅的其他優點。舉凡人所曾犯的罪惡、腐敗、殘忍的事，我們也都可能會犯；然而凡人所擁有的勇氣、無私或愛德，我們也都可以做得到。我們因為害怕觀看自己內在犯罪的可能性，所以也看不到自己真正的偉大之處。我們如果拒絕觀看自己內在的生活，就會忽略真實的自我，也會否定自己的個性、自己的自由、自己的人格，就好像聖經所說的「我遺失了自己」。

逃避看自己內在混亂與破壞性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一切推托在別人身上。我們歸咎的習慣是很微妙，也頗具破壞性，這種微妙往往讓我們平常完全感覺不到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很清楚地自以為錯誤不在我們，而在別人，無論他是我的鄰人或遙遠的異國人。這個習慣極具破壞性，它會傷及近人，這近人無論是個人或國家都會因此而受到毀損。然而我們應該瞭解這種破壞性被完全隱沒的真正原因，是我們拒絕承認它的存在。

我們拒絕承認自己的混亂，因為我們都害怕被拋棄，不過雖然某些人拋棄了我們，但只要還有人支持、肯定我們，我們就

還能忍受；最恐懼的是感受到自己完全被拋棄、被丟到一個全然自我放棄的深淵中，那是一種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的狀態。倘若我們能面對這種懼怕，我們就會找到屬於自己的真理：獨自的個體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人基本上是「有關係的」受造物。獨立的我是無法存在的，因為我跟他人、跟整個宇宙都有著微妙的關係。我們活在一些「關係」內，這關係有如一張蜘蛛網，它不是那麼地抽象，不是沒有理智，也不是一種盲目的繁複構造，它就是與天主的合一，因為所有受造物都是在祂內生活與行動。

我們是「受造物」這個事實，讓我們覺得自己彷彿毫無價值，所以我們反抗。沒有什麼是比這個更為嚴重的威脅，因此爲了肯定自己，也爲得到別人的肯定，我們極力地抗爭證明自己是有意義的。我們必須要感受到成功、必須給人留下某種成功的印象、必須要肯定別人注意到我們。我們爲了得到這種肯定，可能需要偽裝自己，佯稱自己其實不那麼糟，處處顯示自己信心十足，對自認無聊的事假裝很有興趣，對討厭的人也表示喜歡。我們如果很努力去做，可能也能夠說服自己：我們對那些事真的有興趣，我們是真的喜歡那些人。一次的偽稱網住另一次的偽稱，如此的惡性循環使自己被網綁在一個走不出來、由謊言所編織的網中。我們變成虛假的：我們毫無興趣、毫無滋味地玩著生命的遊戲，我們其實是在進行心靈深處的自我毀壞，我們害怕聽到所有的批評，更不敢們心自問。我們活在墳墓當中，晝夜在心中無言地吶喊著，破壞著自己與別人。作家梭羅（Thoreau）曾寫

過：大部分的人活在默默的絕望中。

以上我所敘述的事，為一些讀者來說，似乎顯得誇張與不和諧，這是可喜的，因為他們可能找不到自己與附魔人相似之處；他們滿意自己的生活，沒有什麼挫折感能打擊他們；他們沒有浮躁的欲望，也不害怕自己；他們過得很有秩序、很有道德、很受尊敬。或許是他們已經奮鬥過，也面對了自己的懼怕與痛苦，且承認假如自己沒有天主就毫無價值，他們已在祂內找到了平安。但也可能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走過兒童時期的情緒，成人後也還沒有意識到在他們內正在發生的事。如果你意識到你與附魔的人有一個相似之處，就表示你有進步，雖然你感受不到，但你確實正走在真理的道路上。

當然覺悟到自己的混亂與矛盾的渴望，也是有危險的，因為它們會壓倒我們，引誘我們做本來不想做的事。假如我們像附魔的革辣撒人一樣跑向基督，讓祂看到我們的混亂，同時注視祂，祂會真正地照耀我們內在的黑暗，啓示我們內在本來不知道卻早已存在的渴望：那些超乎我們所能夠想像的、不可思議、瘋狂的夢想，只要我們以祈禱的方式，很直接並真實的與祂談談我們的心事。也就是那些在深處渴望的動力，才會克服、控制、整理、平衡那些原來要分裂我們的其他渴望。換句話說，解決人心這種矛盾的方法，在於歸向天主；而為基督徒來說，因為相信耶穌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所以可以說是轉向耶穌。但是歸

向天主或歸向耶穌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能肯定有天主嗎？假如我相信天主，那麼我所歸向的是不是天主？還是一個自我的反射，而我卻把它當成天主？

我在 Stonyhurst 教書的時候，除了教導那班十五歲的無神論者外，還為一班十三歲的聰明孩子上「宗教課」，他們一直不斷要求天主存在的證明。聖多瑪斯的路論證、聖安瑟莫主教聖師（St Anselm）實體論的證明，以及一些我找得到、能滿足歷代偉人的想法，但這些都無法滿足他們。他們提出了很實際的看法，他們認為：倘若無法肯定天主的存在，為什麼每星期都要上兩堂宗教課？何況還有彌撒與其他的宗教性聚會？我說我們可先接受天主，假設天主是存在的直到學期結束，但是這一點也無法滿足他們。

如果我們堅持先要證明天主是存在的，才願意轉向祂，我們就永遠找不到祂。為什麼？因為果真如此，就是把創造我們的天主當成了一個思想問題，我們會以為我們能解決它，以為能清楚地描寫它，我們有意識地給了天主一個固定的職位，支付祂該得的；然而這種天主是不存在的。我們可能藉由思想來證明，得到了結論：「因此，應該有一個沒有來源的源頭」或「因此，應該有一個必須要的存在者」，而這個沒有來源的源頭與必須要的存在者，我們稱為天主。這種思想的結論雖然很管用，但卻不能引領我們走向一位生活的、有位格的、亞巴郎、依撒格、雅格伯

的天主，我主耶穌基督的父親。哲學的天主與舊約先知的天主很不一樣，先知們的天主雖然深奧不可測，但卻是充滿了感覺、同情、溫馨與愛的天主，因此也是會憤怒與生氣的天主，尤其是在面對祂所喜歡、疼惜的人中間彼此有不正義的事情時。哲學家的天主是遙不可及的，也沒有鮮活的人格；先知們的天主像把雙刃刀，直透我們的內在生活，顯露我們內在不論是低俗或高尚的思想與感覺，由聖詠中處處可見這兩種層面。

教會古老的作家曾說祈禱是「心與心的交談」。我們首先在自己的心裡找到真實的、生活的、愛的天主，爾後才能用理智找到祂。這不是說心是沒有理智的，心自有它的道理，只是為有知識的理智來說，那道理常是隱藏著的。理智後來才會趕上那些道理。

在我們轉向天主的時候，我們應該先承認無論祂是什麼或祂是怎樣的天主，祂都是奧妙。若想以我們有限的理智去瞭解祂是誰，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你想由這本書知道天主是誰，找到一個清楚、具體的定義，那你可是找不著的；倘若你果真找到了很清楚、很具體的「天主是誰」的定義，那你可以很肯定地說：那是假的。天主雖是奧妙，但也不是完全不能被了解的。我們能認識一些奧妙的事，也會更深入其中，然而往往我們愈進入天主的奧妙，或是說天主的奧妙愈掌握我們時，我們就會愈發覺得祂就是奧祕。

天主是奧秘的事實是很重要的基本要素。既然是一個基礎，倘若有任何宗教忽略了這個事實，一定會讓我們迷失方向。我們可以製造一個很精妙、很聰明的宗教結構，但若不以天主是奧妙的事實為基礎，那這精妙的結構就變成了精巧的迷信。我們不斷地被誘惑以自己的肖像創造一個天主，不但如此，我們還想控制祂、馴養祂。儘管我們在心裡、在家裡、在國家中賦予祂一個光榮的地位，但終究還是想控制祂。其實我們是無法控制天主的，祂是超越一切我們所能想像的。有人說過「天主好像是一封邀請函」，祂邀請我們開放自己、超越自己，祂是驚奇的天主，不斷地重新創造。因此如果教會的做法是靜止的、不變的，她就不能成為天主在世上臨在、有用的標記。因為我們想管理天主，所以若某個教會以很清楚的名詞來解釋天主，就會讓我們誤以為上這所教會就是接近天主，只要信眾服從教會的規則，就是祂的門徒。他們往往會主觀地說：離開規則就是離開天主。

1962年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第一份文獻的草章稱為「教會的憲法」，草章很注重教會的制度性，第一章列舉的就是關於教會的聖統，但主教們拒絕了這個草章。後來文獻的第一章改稱為「教會的奧蹟」；這是很重要的開始，影響了大公會議整個的氛圍，也啟發了天主教從這次大公會議所作的改變，以及未來將會有的改變。

教會是天主在社會上臨在的「聖事」，有些基督教派反對

「聖事」這個字眼，可是大部分的教派同意教會是一個標記，天主在我們中間臨在的有效標記。天主不是靜止的，如果教會要忠於祂的意義，也不能是靜止的。我們永遠無法很具體地描繪天主，因此我們永遠也無法具體地描繪教會的意義與本性，教會是人的組織，她必須含括結構、法律、規則、教導者與傳遞法等元素，不過這樣的結構只是暫時性的，它必須繼續不斷地發展。天主比教會更大，是祂在創造與運作，並且祂還住在每一個受造物內。智慧書說：「的確，你愛一切所有，不恨你所造的，如果你憎恨什麼，你必不會造它。如果你不願意，什麼東西能夠存在？如果你不吩咐，什麼東西能夠保全？愛護眾靈的主宰！只有你愛惜萬物，因為都是你的。」（智十一 25~27）

祂在每個人的心裡作工，祂愛每一位，也吸引每一位；祂不重視人的地位，祂也不看重階級，反而顛覆了人的思維：「祂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參路—52~70）祂的作為超越所有基督信徒的派別，超越不同的宗教，祂也在那些不屬於宗教的人的心中運作，雖然各宗各派都想獨佔天主，但沒有任何一種宗教能將天主把玩於手中。有這種欲望的教會會聲明：除非你跟隨我的路，否則難以得救。

在我們的心裡一直有個「按自己的肖像創造天主」的誘惑，神化自己的狹隘與重要性，卻把它當成天主的旨意。天主是奧妙的，祂是一封邀請函，祂呼叫我們離開自己的狹隘。唯一能

讓我們感到安全的是：祂在；而並不是在於我們如何定義祂。

我們是按天主的肖像所創造的，所以我們也分享祂的奧妙。我們都有不同的指紋，所以我們也應該各自有認識天主、了解天主的獨特方法。我們走的旅程都一樣，但每一個人的路線卻不同，這必須要我們自己自由地去發現它。教會藉著聖經與她的傳統教導我們一些指南，不過我們終究要找尋自己的路、負責自己的旅程。

天主是我們旅程的標的，可是天主卻又是奧祕，這一點資訊似乎不夠。這就好像有人派我們出差，我們確定旅程是必要的，也是生死攸關的問題，但當我們提問這重要旅程的目的地在那裡時，他們會說他們也不知道，因為無法知道，不過還是祝我們一帆風順、一路平安。

雖然天主是奧祕，但只要我們願意轉向祂，祂就會帶領我們，我們所需要的是相信祂真的會帶領。可是我如何才能全心全意轉向祂？從書上、從我們靈修輔導者的口中，得到的答案常常是：「向祂祈禱。」問題是在聽從這建議，也讀了一些有趣的書後，我們會以為祈禱將帶給我們許多奇妙的事。然而在我們開始祈禱的時候，卻覺得自己像是在對著空氣說話，完全沒有回應；或者更意識到內在的浮躁，無法集中注意力，也會發現我們有一股自內心深處不願意祈禱的心情。有很多原因造成這種不願意開

始祈禱的心境，以下只提幾個一般的因素。

在我們開始祈禱時，至少對天主應該有一點概念，而且這個概念會影響我們如何祈禱或要不要祈禱？在大學中當指導神師的時候，我花很多時間聽人訴苦，有些人放棄了天主教信仰、有些人正在考慮放棄，也有些人擔心自己能不能繼續虔誠地當個教友，因為他們感受到自己不再真心相信天主教的道理。聽完他們的敘述，我每次都鼓勵他們說一說自己對天主的了解。經過很多次的交談後，我發現在我的想像中也有一位與他們相似的天主肖像。

我們家有一位「天主」，他是爸媽很欽佩的親戚。他們描述他是位很友善的、很令人敬重的朋友，他是萬能的，而且很關心我們大家。有時候我們跟著父母去拜訪那位好好的老叔公—喬治，他住在一幢很雄偉的房子裡，嘴邊留著粗獷的鬍子，看起來很威嚴。不過我們無法認同父母對我們家這個寶貝的敬佩。在訪問結束時，老叔公喬治用很嚴肅的眼光看著我們說：「親愛的，聽著！我每星期都要看到你們，如果不來…，我先讓你們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於是，他帶我們到地下室去，那裡很黑，他邊下樓邊繼續說著話，我們覺得愈來愈熱，彷彿漸漸聽到不像人聲的呼叫。地下室裏有鐵門，喬治叔公打開一扇門說：「你們往裏面看。」我們往裡一瞧，看到了惡夢：一排酷熱的火爐前面有小魔鬼等著。那些沒有來拜訪喬治的男男女女、小孩子，或沒有服從

叔公所制定的規矩的人，都會被牠們摔到火裏去。「親愛的！如果你們不來拜訪我，你們也一定會像他們一樣被丟到那裡去。」叔公說完後，又帶著我們上樓回到爸媽身邊。回家的時候我們緊抓爸爸媽媽的手，媽媽問我們：「你們現在會不會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喬治叔公？」我們雖然嫌惡這個怪物，卻說：「是！我愛。」因為我們知道別的说法一定會讓我們到火爐前去排隊。這種宗教的精神分裂在我幼年時就已經出現了，我們一直跟喬治叔公說我們多麼愛他、他是多麼好，我們只做他喜歡的事。我們認定所有的規矩都是叔公要我們做的，而我們連對自己也不敢承認我們嫌惡他。

喬治叔公是一幅諷刺畫，但也是一幅寫實畫，如何地諷刺與寫實呢？就是：我們有能力按照自己近乎暴君的想像，創造一位天主。地獄之火道理已經不流行了，但也不表示不會再盛行，這樣的道理會吸引一些精神不健全的人，卻傷害健康和敏感的人。

我們對天主的概念是透過父母、老師、神職人員而來的，我們不會直接認識天主。如果我們的父母與老師，都是駕馭力很強的人，很少對我們表達感情或尊重我們的人格，而且經驗到只有在我們符合他們的要求時，才會肯定我們，這自然會影響我們對天主的概念，也會影響我們與祂來往的模式。我們對天主的概念不只是不完整，也可能被扭曲了。理智上我知道天主不像喬治

叔公，可是我的感覺會限制我如何去接近天主。感覺不像思想那麼容易改變，要把喬治叔公從我的情感中去除，是非常不容易的。雖然理智上我知道天主不像他，但我不知道爲什麼總有股不想接近祂的厭惡感。我有一千個不祈禱的理由：太忙…，或者我比較喜歡在工作上尋找祂…等等。

爲了除掉心中那個天主的假像，我們需要不斷地祈禱，我們要祈求祂教導我們，因爲除了祂，沒有任何人能啓發我們：祂是誰。以前某教會的教友寫過：「只有天主認識天主。」我們所祈求的不只是理智上的知識，也是感受的知識，如此才能影響我們整個人，也才會影響我們怎麼看自己、看別人與周遭的世界。這個感受的知識，會改變我們的思維結構，也會改變我們的行爲模式，打破我們思想與心靈的繭，更能將我們從過去所受的教育與現在環境的限制中解放出來。

喬治叔公是天主假像的諷刺畫，除了喬治叔公以外，可能還有別的。在除掉喬治叔公後，我們可能以一個很慈善的形象、時而在生活中送我們一些禮物的聖誕老公公來代替天主。生活順利時，有祂真好；災難一來時，我們就不相信祂了。聖誕老公公比喬治叔公更像天主，因爲祂是愛，可是與聖經上的天主毫無關係：「我們的頭髮，也一一被數過了」（參路十二 7），「你造了我的五臟六腑，你在我母胎中締結了我！」（詠一三九 13）。

我們對天主特有的形象，是源自我們所受的教育，也源自我們對祂的反應，因為我們的思想與感受是由經驗中衍生而來的。不論有多少人告訴我們需要祈禱，但是如果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天主是數算我們錯處的警察，如果我們只在冷清的教堂裏與祂接觸，我們就會覺得無聊，而且如果因著不了解禮儀中的某些道理，而誤以為天主藐視我們所喜悅的事物，我們就不是那麼容易心甘情願地歸向祂。

如果我們發覺對天主的概念有所曲解，這就表示我們在尋求祂的旅途上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且在旅途中還是會不斷發現其他曲解的概念。剛開始可能會很痛苦，就好像被綁了很久的肢體，突然放鬆了，不過這是自由之痛。往天主的旅程是一趟發現之旅，充滿著驚奇。下面是一個透過祈禱發現自己對天主有曲解概念的例子。

佛瑞德（Fred）算是模範的基督信徒，他年輕、已婚、從事專業的工作；此外他參與好幾個義工團體，對神學很有興趣，而且他過著簡樸的生活，很少外出吃飯，也很少看電影或戲劇，他跟太太大多利用休閒的時間聽演講。有一次放假時，他來做個人避靜。我鼓勵他祈禱時以想像力讓自己進入聖經一幕幕的場景中，身歷其境地去體會，他每天告訴我，他在幕中所經驗的。有一天他默想了加納婚宴，他的想像力非常活潑，他看到在藍藍天空下餐桌上滿是好菜，客人們跳著舞，大家都非常喜樂。我問

他：「看到了基督沒有？」他說：「有！耶穌很端正的坐在直背的椅子上，穿著白衣，拿著權杖，頭上戴著茨冠，但祂有著不認同的眼神。」

想像力是很奧妙的，卻往往被忽略，它讓我們用五官、感覺、思想進入聖經的場景。不過想像力也在我們自覺的意識裏，投射了某些思想、記憶與感覺，這些雖然都藏在我們的潛意識裏，但實際上卻會影響我們的理解力、想法與行動。對佛瑞德來說，他這次所看到的基督的形貌，啓示出很多他心中的天主與基督的基本肖像，這個肖像過去是隱藏著的。如果在他還沒有默想加納婚宴之前問他：「你對天主與基督根本的概念是什麼？」他大概會回答：「天主是愛的天主，仁慈的、悲憫的天主。」可是在他的潛意識深處有著不一樣的天主的肖像，而這個沈潛的肖像才真的影響了他的生活。在反省這個不認同的基督的肖像時，他開始了解自己生活中的許多事，他看到基督並不贊同娛樂，而且不斷要求他去做善工，以帝國主義思想所投射出的基督是不允許生活中最簡單的快樂的。他開始發覺他過去從來沒有承認自己在做善工的過程中，體驗過喜樂，只不斷地經驗到罪惡感、被一個無情的天主催迫著。他愈被他人與自己鼓勵向天主祈禱，就愈覺得不舒服，可是生活中的「應該」是那麼地強烈，因此他無法拒絕祈禱。這就是已逝《臨床神學》一書的作者法蘭克（Frank Lake）所說的毛病：「僵化了的必要性。」

這個發現起初為佛瑞德很痛苦，可是他也因此開始放棄他原有天主的暴虐形象。其實他過去的生活並沒有浪費，他很虔誠地跟隨了他所認識的天主，也就是這樣虔誠的跟隨引領他找到一條新的路，藉著他的想像力與感覺，天主教導了他。

聽到或看到「要祈禱！什麼都會好」這樣的勸勉，會讓我起雞皮疙瘩，因為太多的人被這樣的勸勉所損傷，所以我自己不會順口這麼說。如果有一個假的、暴虐的天主在某些人內運作，我只會提醒他們：「我們的自由也是天主的恩寵！」

佛洛伊德（Freud）發現了新的名詞「超我」，簡單的說就是他提到我們精神的部分，一面是自覺的；一面是不自覺的。它們接受消化兒童時期父母與別人給我們的一些「應該」，所以這「應該」變成我們思想中永遠存在的部分，並且還當成是自己的決定。例如：父母對小孩子的期望很高，因此勸勉孩子要更好，「在我們家，只有最好的，才算夠好。」可能也會強調「為天主，也是要最好的，才算夠好。」勤奮的孩子也會有失意的時候，然而他卻無法忍受他的失敗，因為他感受到父母的憤怒。如果他因緣際會認識了天主，他也會認為天主的憤怒將降到他身上。這個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樣，極需要情感與安全，對他來說，這些跟食物與住宿一樣重要。此後孩子的奮鬥與存在的目標，都會變成「為了得到媽媽的認同」。假如母親的個性很強，孩子卻弱得越不過他成長時必須經歷的批判階段，他可能會變成母親眼

中的模範小孩。母親會狂喜孩子的成功、聽話與遵從；而孩子會把媽媽的野心當成是自己的。即使媽媽去世多年後，她的野心還是會終其一生繼續催迫驅使著他。這種孩子的性格從來沒有成長的機會，所以他過著一種被迫的、有挫折感的、有恐懼感的生活，卻不明就裡。這些都是因為小孩子的自我從來沒有成長的機會，除非他從他暴虐式的「超我」中被解放，否則永遠找不到自由。如果沒有被解放，那個已長大成人的孩子，會一直追求一份虐待他的理想；而這個理想會讓他身心俱疲，因為這不是他自己的理想。

基督信徒的教會如果很注重制度，過於強化道德教育，又用「下地獄」威脅、約束不守規矩的信眾，還否認批判與奧祕這兩個部分，那麼教會對信徒來說，就會造成如同野心勃勃的母親對小孩子的不良影響。

這種強制基督信徒的信仰，會在信徒內引起信仰方面暴君式的「超我」。而這種「超我」會僵化他的性格，剝奪他的自由，引領他變成神經質的基督信徒。耶穌給我們的軛，原本是輕鬆的，但是因這種強制性，使軛不但變成痛苦的負擔，還把我們埋入懼怕與罪惡感的壓迫中。

這個「超我」的情況，不是只存在精神科病人內，也存在我們每一個人內。「超我」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尤其是在兒童

時期，是好的、是必要的，可是假如我們想發展成爲真正的「人」，就必須學習丟下「超我」。如果我們沒有先找到自己的精神與心靈，就不能全心、全意、全靈、全力，愛與事奉天主。

我們的寶藏，藏在我們自己經驗的田地中，也存在從那些因經驗而來的內在生命中。我們這一章深入探討了內在生活的繁複，也看到它矛盾的渴望與情感。我們的誘惑是否認內在的生活，不過它是拒絕被否認的，而且如果不被承認、不被平衡，遲早會出其不意地傷害自己與近人。靈修學家告訴我們：要以祈禱轉向天主，可是天主可能會因我們個人的思維而變得非常複雜，那個在我們內在運作的天主假像，會讓我們更加懼怕，因此以強烈的暴虐性來僵化內在在生活。下一章我會提供幾個祈禱方法，好能讓我們更容易發現自己內在可能有的天主假像。



## 功課

讀馬爾谷福音第五章1~20節，慢慢默想馬爾谷對附魔者的描述，並寫下所有你自己想到的、曾有過的經驗。

最後，想像你自己與耶穌站在懸崖上，當豬掉到海裏時，你聽到耶穌跟你說：「你的沮喪、你的怒氣、你的悲苦、你的憎恨，都已經消失了。」



# 第 4 章

## 挖寶的工具 ——不同的祈禱方式

「靜下來！你就會知道我是天主」（詠四十六 11）

這一章我會提供幾個祈禱的方式，但只是提供而不是規定。假如對你沒有幫助，並不是表示你不會祈禱，只是不適合你而已。祈禱的方式與人類的數量一樣多，每個人都有祈禱的能力，也都要找到屬於自己的方法。這一章提出的幾個方法，可以啓發你們的祈禱，也是你們所需要的。祈禱是根本之道，也非常重要，所以我很仔細地研究過，只有天主自己能教導我們怎麼祈禱，我們不應該讓自己太拘於形式而受到阻礙。

古時候的人往往被一些心術不正的國王與專制的皇帝施虐，當成奴隸。即使至今，無論民主國家或極權主義國家，專家們還是將我們當成奴隸。如果讓他們得逞，他們就能控制我們生

活的每一個環節，幸虧專家與專家之間鮮少彼此認同。舉例來說：倘若醫療界的人都統一接受專家所發表的論點，我們能安全食用的東西就不多了，也沒有幾個我們能做且夠安全的運動。如果我們過於尊重心理學與精神學專家的看法，就更不得了，我們的自由將受到更大的威脅，因為我們會以為自己的想法與自覺有錯。為了成為完整有意義、有人情味、且完美的人，他們會規範我們該怎麼教育孩子、怎麼思考、怎麼感覺、怎麼行動。極權主義政府認為專家的管理有其價值，所以會將不合作者或反對者當成精神病送去治療。

羅馬皇帝為了管理不合作者，並沒有利用心理學家或精神學家。他們的手下都是有宗教信仰、信神的人，其中許多人並不願意接受皇帝的厚利重賞為他效力，所以皇帝就宣稱自己是屬神界的，希望藉此能深入控制手下的思想與心理。耶穌曾被誘惑以同樣的方式來控制人，撒旦要祂將石頭變成麵包、從聖殿頂上跳下作秀、擁有世界諸國，但是祂斷然拒絕這些誘惑：「你要朝拜天主，唯獨事奉祂。」宗教界的掌權者與老師們，常受誘以天主之名來控制與管理。基督曾警告跟隨祂的人，不要認同這種控制手段。

「你們卻不要被稱為『辣彼』，因為你們的師傅只有一位，你們眾人都是兄弟；也不要在地上稱人為你們的父，因為你們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你們也不要被稱為導師，因為你們

的導師只有一位，就是默西亞。」（瑪廿三 8～10）

我們在專業知識的各個領域中，也需要仰賴醫生、精神學家、宗教老師與其他領域的專家。若完全不理會他們的理念，也是瘋狂的，可是要牢記：永遠不要讓自己受制於任何專家，不要讓他們完全左右我們的生活。在教會內我們需要宗教導師與有權柄的人，也需要有教育能力、有權力的聖統制度。但重點是：教會的教育、規矩與法律是爲了讓我們變得更開放、更能回應與聽從在我們內工作的天主。如果教會不注意奧祕的部分，或者如果我們自己不在心靈深處接觸天主，我們的宗教會變成只拘泥於朝拜制度的迷信，或只是朝拜一些思想、一些制度。

天主真是我們的老師，只有祂能實實在在地教我們如何祈禱，換句話說，只有祂能在我們內祈禱。聖保祿說：「凡受天主聖神引導的都是天主的子女，其實你們所領受的聖神，並非使你們作奴隸，以致仍舊恐懼；而是使你們作義子。因此我們呼號『阿爸，父呀！』」（羅八 14～15）如果我們祈禱時一直懷疑：「我們祈禱的方式對不對？」就表示我們已經讓自己受制於別人的意見。天主希望在祂恩賜我們的特有形貌中與我們分享，天主要我們接近祂，雖然有些人認爲自己很內行地指定我們該看的經文，但是，千萬不要以爲祂只在這些規定的經文中回應我們。我們要學習相信依靠自己的經驗，這些經驗是我們知識最豐富的泉源。當然我們也要聽從那些能幫我們了解、體會我們經驗之人的

建議，只是不要讓他們過於掌控我們的想法，否則我們會忽視自己內在的提醒。如果我們願意接受管理，就表示我們拒絕自由，也會因此而遺失自己。

很多人一直沒辦法開始祈禱，因為他們對天主的信仰感到疑惑，或者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生活一團混亂，除非先悔改，否則不可能接近天主。如果你曾受過這樣的影響，就要先問自己：有那些基本成見讓我討厭祈禱？我會不會認為自己不肯定信仰的情況是很嚴重的事？或者我的失敗超過了天主的仁慈？只要我承認自己不是完全的自主者、不是自己的創造者，也不是宇宙的創造者，我就能開始祈禱。如果我能這麼認為，雖然可能還不知道那是誰或那是什麼，但，我就能接受有某種比我大的力量。

祈禱就是聆聽，聖詠說：「靜下來！你就會知道我是天主」（參詠四六 11）要身體安靜是件不易的事，更何況是精神。我們越想靜下神來，我們的思想與記憶就越發像一群受了驚嚇、惶惶不安的蜜蜂繞著我們的頭嗡嗡做響。祈禱中最大的阻礙是我們頭腦的運作，思想、記憶與想法如排山倒海地一洩不止，自然沒有餘地容許天主進來，因為祂的道路與我們的道路不一樣，祂的思想與我們的思想不一樣。我們好像繭中的小蠶，那僵化的外殼代表我們對自己與世界的狹隘看法。我們假如以忙碌的心神祈禱，就好像我們雖然把蠶繭弄得格格作響，卻難以掙脫其束縛；只有真的靜下心來，才能破繭而出。

幸虧我們頭腦的構造，讓我們一次只能想一件事，我們不能在全心注意腳趾的感覺時，又同時擔心自己的經濟情況。所以現在我建議幾種練習靜化身體與心神的方法：

1. 請坐在一張有靠背的椅子上，或者你也可以打坐，背要挺直但不僵硬，身體要放鬆。如果你坐在椅子上，腳要平放在地上，手則平放或合掌放在腿上，閉上眼睛或定睛在面前的某個點上，然後讓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身體的感覺。

集中注意力，從腳開始慢慢感覺身體上的每個部位，每個部位停留幾秒鐘，但如果可以停留的時間愈長愈好，而且你要注意的是你的感覺，而不是對於感覺的想法。即使感覺不舒服或搔癢或想改變姿勢，最好還是不要動，繼續把注意力集中在身體內的感覺。

我們的腦子很少有機會讓我們能長時間平和地安靜下來，總是翻攪著各種問題與想法來分散注意力：「這只是浪費寶貴的時間。這跟祈禱有什麼關係？這像印度的坐禪，會有什麼意義？」對付這些問題與想法，就像你對付搔癢一樣，意識到這些想法與問題後，要馬上回到身體的感覺。

剛開始用這種方法祈禱時，每次只要五分鐘就夠了，後來再想辦法加長時間。你會因此了解，讓頭腦靜下來是多麼難，可

是只要耐心地持之以恆，就會改善，注意力會比較容易集中，也會感覺到放鬆。很多人覺得這種練習會讓他們打瞌睡，但是為失眠的人這倒是很有用的練習！

做完這樣的練習，也體驗到了平靜感，如果願意，可以進入更具體的祈禱：短句的覆誦。這方式是要不斷對自己覆述聖保祿的話（斯多亞學派借來的）：「在祂內我生活、行動與存在。」其實我們在生活的每個經驗中都會接觸到天主。我們愈能接觸自己，就愈能接觸到天主。進行這種祈禱時要盡量避免所有的自我批評，無論是贊同的或否定的，因為在批判中，最容易顯現天主的假象。假如無法避免自我批判，就要像忽視搔癢一樣：知道它存在，可是立刻把注意力移回感覺上。

2. 另外一個類似的練習是按照以上所述地靜坐著，這次注意力集中在呼吸時身體的感覺，但不要有意改變呼吸的速度。專注在吸進來的清涼空氣，以及呼出去的溫暖空氣，起初可能會因刻意注意自己的呼吸而使得呼吸不自然，但是這情況不會持久；萬一還是不自然，覺得喘，就表示這個活動現在不適合你。

大部分人覺得，在做這種練習的時候，他們的呼吸方式會改變，變得更深、更慢，而且會有想入睡的感覺。這是很好的放鬆練習，可是如果想具體地以這方式祈禱，那就讓「吸」表示你生活上所有的渴望進來，雖然實際上大概是達不到的，而讓「呼」

表示你將一生的憂慮、罪過、罪惡感與後悔完全拋給天主。再強調一次，不要有任何自我批判，無論是讚美或批評，這點很重要。要繼續專注於你內在的渴望，渴望交託所有對自己的憂慮，不要像對珍貴財富似地緊抓不放。

我所提供尋求平靜的方式，是建議不是規定。無論如何都是要在祈禱中盡量找到平靜，方式則因人而異。有人靜靜躺著才能睡著，有人得在床上翻來翻去才睡得著。有些人可以坐著找到平靜，有些人則可能要散步後才能靜下來。為忙碌的、好動的人，這個靜心的練習好像是浪費時間；其實我們越好動、越忙，這種靜心就越有必要、越有用。

談了靜心的功夫後，還有另外一個簡單的祈禱方法，就是藉著身體祈禱，把每個肢體、感官都奉獻給天主，求祂將恩賜通傳到我們身體的每一個細胞。不少靈修老師說要像聖母一樣，讓天主的光榮在每件事上散發出來。

太陽在清晨分散了黑夜，雖隱在暗中卻突顯它的美麗，我們稱那是光輝的旭日。天主的光榮本身是看不到的，只能看見祂創造的結果，所以我們祈求祂讓祂的光榮藉著祂在宇宙的影響彰顯出來，尤其是讓祂恩賜的光榮透過我們的手、讓祂的溫馨與憐憫透過我們的眼、讓祂的生命與締造和平的力量透過我們的唇…。

3. 基督信徒傳承而來的文化顯示忙碌與好動的人很難靜下，所以很多傳統的祈禱方式是重覆式的，而重覆的目的是要讓人靜下心神。重覆如有節奏，像走路時配合步調，或身體停下時配合呼吸，就更有效。這種重覆可能是一個字或一句話，像這句普遍的朝聖經文：「主耶穌基督，求祢垂憐！」或一篇較長的經文，如天主經。與走路相配合，每走一步或每呼吸一次就唸一個字或一句話。很多傳統的祈禱經文，原來都是朝聖時所用的經文。

走路時比靜止的身體更難讓我們集中精神，但只要繼續不斷重覆一個字或一句話，配合著我們的步調，就能靜下心神。一旦靜下，有節奏的重覆可能會自然終止，若果真如此，就順其自然，而不要勉強一直覆誦。基本上要順著感覺來祈禱，而不要被動地依循規定。聖詠131首描寫我們祈禱應有的基本態度，要像孩子一般地依靠天主：

「上主，我的心靈不知驕傲蠻橫，  
我的眼目不知高視逞能；  
偉大驚人的事，我不想幹，  
超過能力的事，我不想辦。  
我只願我的心靈，  
得享平靜與安寧；  
就像斷乳的幼兒，在他母親的懷抱中，

我願我的心靈在我內，與那幼兒相同。  
以色列！請仰賴上主，  
從現今一直到永久！」

天主在所有的事物內，也在我內繼續不斷地創造我。所有祈禱方式的目的，是要幫助我們接觸天主：「祂離我比我離自己更近。」為基督信徒來說，祈禱最首要的泉源是聖經，聖經是一套匯集了不同作者的書，教會稱之為聖神默感的書。有很多關於默感的書，簡單地說，我們可以解釋默感的意義為：「在讀這些經文、反省它們、並用它們祈禱時，我們就是聆聽天主的話、與天主交談。」在聖經中，天主的話是祂臨在的特殊「聖事」。祂在聖經中的臨在如同在聖體聖事內的臨在一樣，雖然形貌不同但實實在在。如果我們用信德讀聖經的話，那些字句就像光照射我們內在的黑暗，因此我們能感覺到且認出天主：那位亞巴郎、依撒格與雅各伯之父，主耶穌基督的天父也是我們的天主。我閱讀、反省天主在過去的種種化工，為的是希望能發現祂所行的化工，現在仍繼續在我內工作。現在我願意來談談一些以聖經祈禱的方式。

用聖經祈禱時，要先選出能吸引你的一段，如果你是初學，最好先翻幾首聖詠，或幾節先知們的話，或新約的幾部書信，找到吸引你的一小節或一句話（在本章末我會提供一些章節）。為了說明這個方法，我以依撒意亞先知書中的一段加以解

釋，這段是先知對被捕的以色列人民所說的；他們被放逐後，對回到自己的國家感到完全失望，對未來也不抱希望。在聖經中這一段的目的不只是爲了歷史的記錄，也不只是爲了希伯來人流傳的詩集，而更是爲了表達天主對各時各地的人類所有的心態。所以在我閱讀這些話的時候，我是在聽天主說話。在祈禱之前能反省自己存在的奧妙，是很好的。我們的身體的構造非常繁複，有好幾億個細胞，每個細胞雖各有其奧妙，卻又息息相關，更奧妙的是儘管錯綜複雜卻又能平衡和諧，與這種內在溝通的架構相較之下，全世界的交通架構就顯得笨拙不堪。這個由幾億細胞組成的我，也和宇宙間的每個微小粒子相關聯，也相互配合，使得整個宇宙像一個巨大的生物。人不是孤島，即使嬰兒從搖籃丟出玩具，都會振動太空。我讀聖經時聽到的那些話，不是平白的一張紙或印刷而來的，而是出自存在我內的奧妙。了解這點後，我們就可以來看看依撒意亞先知書中的這段話：

「但是現今，雅各伯啊！那創造你的以色列啊！那形成你的上主這樣說：『你不要害怕！因爲我救贖了你，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你是我的。當你由水中經過時，我必與你在一起；當你渡河時，河水不得淹沒你；當你在火中走過時，你不致烙傷，火焰也燒不著你。因爲我是上主，你的天主；以色列的聖者，你的救主；我使埃及作你的贖價，以雇士和色巴來代替你。因爲你在我眼中是寶貴的，是貴重的，我愛慕你；所以我拿別人交換了你，拿別的民族交換了你的性命。不要害怕！因爲我同你在一

起。』」（依四十三 1~5）

要重覆讀好幾次，看看有沒有某句話或某個字特別吸引你，依自己的喜好默想夠了，再換到另一句。這過程相似舔棒棒糖，不要想分析每一句話，我們通常也不會剖開棒棒糖，做了化學研究後再品嚐它。有時，在我的自覺還沒發現一句話為什麼吸引我時，我的潛意識早已被那句話吸引了，所以最好多停留在這句話上，而不去分析它。

如果「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這句話吸引了我，就在這句話上停幾秒鐘，意識可能會開始充滿疑問而分心：「我怎麼知道我不是自欺欺人？怎麼知道那些話是對的？怎麼知道天主真的透過那些話與我交談？我真的相信天主嗎？」等等，這些問題是值得問的，但不是此刻就該問的問題！因為如果我們在一開始就與這些問題糾纏，我們永遠不能真正開始祈禱，「你們若不變成如同小孩子一樣，你們絕不能進天國。」我們的詢問像機關槍掃射，阻礙天主進入我們的心中，如果我們能先讓那些話進到我們的心中，並且去感覺它，之後我們就會以不一樣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

小孩半夜因夜夢受到驚嚇，媽媽前去抱抱說：「好了，好了，沒事了！」孩子就會慢慢靜下來。但是如果在媽媽懷中的小搗蛋回答：「媽媽！妳的話有什麼依據？妳怎麼知道沒事了？妳

憑什麼這麼說？妳的論點是什麼？」那麼媽媽的問題就大了。祈禱時，假若因天主不回應我們所有隨時提出的條件、就拒絕去聆聽天主，我們就會像這個小搗蛋。其實我們是先用心去接觸祂，心不是沒有理智，心有它的道理，比我們的自覺看得更清楚。

先把前面提到的問題暫放一邊，現在來看看如何對付分心的問題。我可能會擔心瓦斯爐有沒有關好、忘了寄信，或還有通電話沒打，如果分心是如關瓦斯等緊急的事，最好馬上查看！至於其他可以等的問題，可以先用便條紙記下來，稍後再去處理。而其他在思緒中出現的事，不是分心，而可以變成祈禱的內容。聖經的話像一盞探照燈，照射我知覺的河流、思想、記憶、反省、白日夢、希望、野心、懼怕，我們以天主的話混合著自己內在的思想與感覺而祈禱。聖經的首章：「在起初，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它描寫的甚至是我們現在的情況，不只是以前的事。用聖經祈禱時，我讓天主的聖神運行在自己的混亂與黑暗中。

假如我讓天主的話運行在我所關心的事上，任何事情都會發生，因為祂是驚奇的天主；重點是不要對天主或自己隱藏自己內在的混亂。我可能會反省這句：「不要害怕，因為我拯救了你。」結果反而喚醒我的恐懼，怕自己的不足，怕身體不夠健康，怕犯罪的欲望或是他人對我的威脅，我可能會對依撒意亞這番安撫的話感到憤怒，因為不但沒有安撫我的恐懼反而擴大了

它。那些話似乎很空洞，所以我可能會感覺到對天主的氣憤，或我發覺自己的不信而不想繼續祈禱。其實，天主的神已經運行在我的混亂上，重要的是我讓祂運作，聖神就會從我的混亂內孕育出生命與秩序。

我們過去所受的教導讓我們以為不應容許消極的感受干擾我們的祈禱，尤其是對天主消極的感受。其實我們需要突破那些教導，學習很自由地在天主面前表達我們的思想與感受，要相信祂能客觀地接受我們的情緒。如果我們可以很自由地表達消極的感受，才能碰觸到在我們內更深的溫馨與悲憫的情懷。天主在真理內，不在虛假內，向天主祈禱的時候偽裝是沒有用的，因為祂比我們更認識我們自己。

總而言之，聖經祈禱的方法是：選擇一小段聖經，覆誦幾次，特別觀看吸引你的那句話，讓那句話在你的思想中任意運行；然後用最簡單、最誠懇的心情與天主談話或聊天，因為祂愛你，祂也會喜愛你內心的混亂，而且祂的聖神在你內的作工比你所思、所想的多更多。

沒有任何思想、感受或渴望不能在我們內成為祈禱的內容。我們所提的分心，不是思想或感受，而是我們注意力的內容。如祈禱時想起一個字謎，而且發覺自己在找尋那字謎的答案，此時，我可以舉一反三地祈禱說：「主！就讓我尋找生活中

更重要的解答吧！」這麼一來，字謎就不是分心，而變成了祈禱的跳板。可是假如我讓它抓住了我，讓我離開祈禱去尋找字謎的答案，那就是真的分心了。

我前面提過以想像力祈禱。想像力延伸的默想，用在福音祈禱，特別有用。先讀一段，然後想像那一幕，如臨現場，讓自己身歷其境地親身參與。現在我很清楚地用若望福音的幾段章節來描寫這個方法：

「正是那一週的第一天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為怕猶太人，門戶都關著，耶穌來了，站在中間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說了這話，便把手和肋膀指給他們看。門徒見了主，便喜歡起來。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若廿 19～21）

同其他聖經章節一樣，我相信透過這些話語，我會在當下碰觸到天主、聽到祂正在跟我說話。在這些章節中我碰觸到復活的基督、宇宙的主宰，祂把祂的平安賜給我。我先把理智上與信仰上的懷疑暫放一邊：「真的復活了嗎？復活的本質是什麼？我怎麼肯定它？為什麼對於復活會有不同的說法？有時會自相矛盾！我若用這個方式祈禱，是不是在騙自己？如此祈禱會不會讓我變成宗教狂？」這些都是有價值的問題，把它們放在一邊，不是放棄，而是以後再研究。如果我堅持在以想像力祈禱之前，先

得到答案，那麼我就永遠不會開始祈禱。

當我建議盡量去想像聖若望所描寫的那一幕時，很多人馬上反應說：「可是我沒有想像力或：我不是個有創造力、有藝術感的人。」只要有能力憶起過去生活中的某個事件，雖然細節模糊，但仍願意在記憶裏重新回想，就表示你還是有能力以想像力來祈禱。我遇到很多人不願意嘗試這種方法，卻從來沒有碰到一個不能用想像力的人。

每個人的想像力不一樣，有些人在想像中看得很清楚，畫面很精細，也看得到傢俱的大小、牆壁的顏色、光線的強度、宗徒們臉上的表情…等等。但是有些人根本看不到什麼，畫面很模糊、很不定。然而細節不重要，重要的是藉由想像力，我們認出真實的復活主耶穌，今天的祂如同復活那天一樣，是真真實實的。祂來到我充滿恐懼、被鎖住的內室，對我說：「祝你平安！」並讓我看祂的手與肋膀。

無論是進行這種祈禱或其他任何祈禱都不應該匆忙，而且甚至可能會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讓那一幕出現，要在想像中與畫面裏的人物對話，除了聆聽他們，也告訴他們你的恐懼。有些人在默想這章節時，很容易就進入那個大廳，感覺到宗徒們的恐慌，更意識到自己的害怕，但是一到：「耶穌來了，站在他們中間，跟他們說：『願你們平安。』」他們一聽到這句話，腦中突

然一片空白，畫面消失了，或者他們覺得被排除在外，好像這一幕與他們無關。

有些人會以為這祈禱是失敗的，所以就中斷了祈禱。其實那不是失敗，而是想像力啓示他們另外的一面，所以要慎重地逗留在這章節場景中，無論想像力帶我們往那裡去，仍繼續向基督祈禱。如同前面以聖經祈禱時提到的「分心」，可以變成祈禱的內容，我們曲折的想像力路徑也會變成祈禱的內容。例如：基督一來，我就變成空白，既看不到祂，也聽不到祂說：祝你平安，這表示我有不想讓祂進到我的心靈與思緒中的傾向，也表示我有隱藏自己懼怕的傾向，我想緊緊地鎖住我內在生活的門。只有在自己決定讓基督進來時，祂才能進來。想像力可以啓示知覺更深的層次，讓我意識到我封閉了復活基督與祂所給我的平安。這個祈禱的啓示讓我明白我需要祂的平安，所以現在我能在生活中更深入地祈禱。

一般來說，這種祈禱要由想像力帶路，但是注意力要集中在耶穌基督身上，以免想像變成胡思亂想、天馬行空。即使注意力的焦點在自己，無論想像的是英雄豪傑，或是可憐自己的邪惡，都還是啓示性的祈禱；你會看到自己想代替耶穌的傾向，以自己為中心。

曾經有個人在默想那個宗徒等待主復活的樓廳時，看到憂

傷與懼怕的門徒們，發覺自己想去撫平、取悅他們。他感覺做得很成功，所以當耶穌顯現說：「願你們平安！」時，他覺得自己有抗拒的情緒。從這個破碎的經驗中，他發現他的想像力在生活中所反映出來的：拒絕承認自己的懼怕與需要，也不容許別人認出他的懼怕，而且他有以耶穌之名講述陳腔濫調的八股道理的傾向，但是其實，他從來不讓基督進到自己的生活裏來。

這種祈禱方法，為一位有非常活潑的想像力，但情緒不穩定的人而言，危不危險？也許，尤其是當他在進行中不常提到耶穌基督的時候，可是為大部分的人來說並沒有危險性。我們的精神有超強的內在防禦能力，不容許當時無法應付的記憶、感覺或感想竄進來。「永遠不要勉強自己」是基本原則，只要我們注意這點，不勉強自己做可能會擊潰心神的想像力祈禱，我們受傷的可能性就非常小。這是傳統，早期的基督信徒就已用了這個方法，它影響了好幾十代的基督信徒、藝術家、詩人與靈修作家。

聖依納爵在養病時要求閱讀小說，但有人給他看了由魯道夫〈Ludolph of saxony〉所寫的《基督的生活》。這本書的前言介紹了以想像力作默想的祈禱方法。魯道夫這麼說：「看福音時，要讓其中發生的事就像是現在發生的一樣…，要讓自己整個精神和感情的力量與主耶穌基督所說、所做的同在…，一切種種就好像你親耳聽見、親眼看見一樣。」

讓聖依納爵悔改的，就是從這種類似默想的方法開始的。他的「神操」大部分是用想像力的默想。（他的神操是一套以聖經為主，有進度、有程序的操練，目的是讓隱藏的自我堅強起來。）

現代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已經開始重視自發性想像力的價值與力量。心理學家容格（Jung）用這個方法，幫助他的個案更自覺與接受自己的潛意識。聖依納爵是天生的心理學家。現代的心理學，尤其是容格（Jung）的學說，能幫助我們了解與珍惜聖依納爵神操的價值與智慧，他的智慧常藏在短句中，令人出其不意，下一章我會舉例說明。這一章，我們探討了幾個祈禱方式，以我們隱藏在田地裏的寶藏來說，我們得到了一些挖掘寶藏的工具。不過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到哪裡去挖寶呢？

基督徒心理的挫折感較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在自己內與在別人內所發現到的祈禱與行為相互衝突。當基督發現這點時，曾予以嚴厲的譴責：

「禍哉！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因為你們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墳墓；外面看來倒華麗，裏面卻滿是死者的骨骸和各樣的污穢。同樣，你們外面叫人看來倒像義人，你們裏面卻滿是虛偽和不法。」（瑪廿三 27～28）

爲什麼有時候十分熱心於信仰的人，同時一方面花很多時間祈禱，另一方面卻是那麼不體諒人、沒有人性、很殘忍？他們極肯定自己的正義，不因自己的殘酷而感到困擾，反而爲自己單純爲正義奉獻而沾沾自喜。他們那麼篤定天主必然站在他們那一邊，使得天主的道路與他們的道路混淆不清，奧妙的天主被窄化、被轉變爲他們自己的肖像。天主不被允許當天主：祂是多餘的。這個誘惑影響了我們每個人，這就是驕傲的誘惑。我們要如何避免按照自己的肖像創造天主呢？爲找到隱藏的寶藏，我們應該往那個方向去挖掘呢？下一章再來談這個問題。



## 功課

1. 做平靜的功課，請看本章（32~33頁）。
2. 做五官的祈禱，請看本章（33~34頁）。
3. 做一種節奏的祈禱，請看本章（34頁）。

對不熟悉聖經的人，為了開始做聖經祈禱，我提供以下幾個聖經章節（為做想像力默想，請看第七、十章的最後）：

聖詠：8、23、63、131、139。

依撒意亞先知書：廿五；四十；四十三 1~7；四十五 9~13；  
五十四 4~10；五十五。

耶肋米亞先知書：卅一 31~34。

厄則克耳先知書：卅六 22~26。

歐瑟亞：十一 1~8。

智慧書：十一 21~十二 2。

若望福音：十五 1~17。

羅馬書：八 28~39。

厄弗所書：一 3~14；三 14~21。

斐理伯書：二 1~11。

哥羅森書：一 14~20。

# 第 5 章

## 挖寶的基本方向

我曾經與耶穌會的天文學家 P. Treanor 神父同住，他個子矮小，頭很大，有張娃娃臉。他常從房間衝出來後突然站住，然後又團團轉地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跟路過的人說：「我忘了我應該往哪裡去？」我們常到牛津鄉下去散步，尤其是春天的時候，他常有驚人之舉，例如突然一聲不響地走進溝渠不見人影，然後又忽然出現並目瞪口呆地凝視著一朵野花，說著它的物種、類別、特點，之後又消失無蹤。回家的路上，他通常會握著一把花。他一直沒有方向感，卻清楚知道自己生活的基本方向，他被天主在天地之間所創造的種種奧妙所吸引，那種痴迷決定了他生活的基本方向。

聖依納爵·羅耀拉撰寫《神操》，的時候加了前言，那前言是一篇有如精髓般的綱要，說明了透過神操所要做的內在旅途。後來加註者把這個前言當作「首要原則與基礎」。可以將這種原

則比擬成一張長途旅程要用的小地圖，它像其他的小地圖一樣，並不特別，也不夠精細，但是很清楚地指出了大方向。這一章我們要做的反省便是這一點。前言的第一句話指出了基本方向，其餘的字句闡釋其中的涵義。前言是這麼開始的：

「人被創造是爲了讚美、恭敬、事奉上主我們的天主，而藉此救自己的靈魂。」

這句話的精華是：「我們是爲讚美天主而被創造的。」恭敬、服侍、救自己的靈魂都是因著讚美而來，這就是基本方向。反過來說，就是彷彿我們生存是爲了接受被整個受造宇宙的讚美、恭敬與事奉！

幾年前我參觀美國一所靈修中心的時候，一位耶穌會的初學生來車站接我，車子一啓動，他就莊嚴地說：「讚美上主，感謝耶穌，感謝祢！」出發時，也加了一些天使般的聖歌！聖依納爵說我們被創造是爲了讚美天主，但並不表示我們應該把「讚美天主！」時時掛在嘴邊來加強我們的祈禱、交談、活動與思想。假如你準備了一頓晚餐，你會不會在聽到家人不停讚美餐宴多麼棒時，卻挑食不肯多吃些而感到欣喜？也許你比較喜歡客人像餓犬般地吃淨第一道菜，並渴望能吃得更多？語言的讚美如果不能表達真正的珍惜，那只是空洞的讚美。前言第一句話中的涵義，是「你找得到生活旅程的大方向，找得到天地裏隱藏的寶藏，必

然是因爲你珍惜周圍的世界。」。

我們應該反省前言的開端並對它感到讚嘆，它的意思並不是要我們規避、超越、小看天主的創造，或與之隔離，而是要我們珍惜、肯定，並疼惜天主的創造。我們沒辦法直接認識天主，我們只能藉由人性的經驗，透過祂的創造來認識祂。所以初期基督信徒的神學家說：「宇宙本身是一個『聖事』，也就是一個標記，一個天主臨在的有效標記。

如果我珍惜周圍的事物，我也會驚訝並對周遭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議與恭敬，尤其是尊敬每一個人的奧妙。珍惜會萌生讚美，而真正的讚美包括尊敬和讚嘆。我希望與我們所讚美的事物結合。那就是「希望」是能夠事奉的源頭，「希望」是與大自然和諧合一的來源，因此是「希望」讓宇宙帶領我們，而不是爲了自己的好處而加以控制。

一位作家 Gerard Manley Hopkins 用一首詩描寫這種內在基本的行動，這行動能讓我們從自己的暴虐主義中獲得釋放，他寫到：

「我的心，請讓我更悲憫，讓我以後對自己的悲傷更溫柔和善，不要讓自虐的心情再度侵蝕我。我想抓住那抓不到的安慰，那心境好比眼盲者在黑暗中的慌亂。」

「我的靈魂，來！可憐的我！我勸你放手吧！讓遙不可及的思想遠離，讓你喜樂於天主的時刻、在天主的化工中茁壯，祂的微笑不是酸澀的，祂看著你，好像晴空照耀山凹處的路段般，是如此的美好。」

「…藉此拯救自己的靈魂。」靈魂到底是什麼？我們如果以為靈魂是看不見、摸不到的實體，而不深入探究，就是把它空洞化了。雖然我們沒有辦法直接體驗到，但是人人都說靈魂是我們最重要的部分，它是我們內不朽的成分，將會永久存在天堂或地獄中。然而假如我們這麼認為，就無法知道什麼可以讓靈魂得救？什麼又是它的詛咒？就是因為它是不可見、觸摸不到的，所以我們只能仰賴別人的說法，而放棄了自由的想法，變成別人的奴隸，因為他們知道的答案能說服我們，使我們自己的經驗變得似乎無關緊要，而讓自己被鎖在幼稚的信仰裏。

「靈魂」代表自我，也是自我最深、最敏感的地方，是我所有一切的匯集點。靈魂在我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每個經驗中都代表著我；所有的希望與渴望、不安與恐懼、浮動與野心，都是我靈魂的呈現。有很多方法來描述「靈魂的拯救」，諸如：「它是在我內不可言喻之渴望的答案，它會回應我的恐懼與無意義，也會回應我深具野心的夢想。」要經過這些答案的驚奇之門，才能找到這所監獄的出口，那情況就如同前面提到的「晴空照耀著山凹處的路段，是如此美好。」

靈魂可以比喻成羊群與牧羊犬，牧羊犬代表靈魂的最深處，這是聖奧斯定的發現，他說：「祢創造我們是為了祢，我們的心將惶惶不安，直到找到祢為止。」（《懺悔錄》第一本）。在整個靈魂往天主的方向走去之前，最深處的牧羊犬會不安寧。小羊代表我們內在的欲望與期待：那些還沒有與我們往天主的方向和行動合一的渴望。這些渴望與靈魂最深處相隔離，獨自尋求滿足。我們的漂泊是想滿足自己的飢餓，但是心靈深處的那隻牧羊犬卻不斷地阻撓我們。我們如果以一些不能引領我們歸向天主的事來滿足自己，我們反而會感到不滿足、無聊、空虛與挫折，這就是我所謂的牧羊犬對我們的阻撓，因此我們會再尋求別的慰藉，可是還是會被阻撓。所以我們會消極地「難過、懼怕、浮動…」。重要的是，這些感受提醒我們：方向不對。假如我們忽略這些感受或予以壓制，可能不會感受那麼強烈的阻撓，就會停格在安全的假象中。我們走錯方向時，如果忽略牧羊犬的阻撓，就覺察不到那些消極的感受，也容易停止前往天主的方向。

「首要原則與基礎」第二句話如下：

「世上其他所有的事都是為人而造，為幫助人達到他的目標。」

這個枯燥且正式的說法是最樂觀的信仰表達。因為這說法肯定任何受造物、任何經驗、任何疾病、任何身體或精神上的弱點、任何別人危害我們或我們加害別人的事，都能引導我們走向

天主。聖保祿也說過類似樂觀的話：「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權者，是現存的或將來的事物，是有權能者，是崇高或深遠的勢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的愛相隔絕，即是與我們的主基督耶穌之內的愛相隔絕。」（羅八 38~39）。傷害我們的事或我們傷害別人的事，怎麼能領我們走向天主呢？它們豈不是讓我們遠離天主嗎？生活中的遭遇，可以類比成通往天堂的梯子，有些階梯，我們得用力抓穩，才能幫助我們攀升；照樣有些階梯，要我們踏上去，也能提升我們。因此「首要原則與基礎」的第三句如下：

「因此，人應該善用能幫助他達到目標的受造物，應該除掉會阻擋他的。」

這一點好像很清楚，也很合邏輯，但是事實上，歷來基督徒的神修中並不那麼清楚。這中間有個持續的誘惑：爲了要達到完美的境界而忽略與拒絕承認人的有限，會使得追求成全就等於盡可能地離開人性。這誘惑導致不少基督徒的精神異常。照我們前面所提Hügel心理學家的研究，我們都有一些依附的態度和行爲模式，這些在我們生活的某一個階段會有幫助，也頗有創造性，可是如果後來依舊如此，可能就會有毀滅性。我們怎麼知道哪些是真的有幫助？哪些有妨礙？倘若我知道生活中有件毀滅性的事，不但不願放手，反而讓它攻佔我時，我該怎麼辦？

「首要原則與基礎」中的這番話約略透露出了答案：

「因此在我們能夠自由選擇的範圍內，而且沒有其他的牽制時，應該對所有的受造物抱持超脫的態度。因此，我們不應該只要求健康而不接受生病，只尋求富裕而害怕窮苦，只尋求光榮而唯恐卑微，只尋求長壽而懼怕早逝。對其他的事也應如此看待，我們唯一的渴望與選擇，應該是那些最能引領我們到達我們之所是的目標的事。」

有人聽到這番話的立即反應是：我不喜歡這個「首要原則與基礎」，尤其是最後兩句話。假如正閱讀此書的你們也這麼認為，我只能請你們先不要判斷，看完這一章再說。

歷來因誤解「超脫或不偏不倚」的意義，已經讓許多基督徒團體或個人遭受苦處，即使現在還是一樣，有很多人的生命因此而受到危害。他們以為要抑制自己生活中每個自然的直覺，如追求健康、富貴、名譽、光榮、友誼，以為愈這麼做就愈能悅樂天主。我認識一些誤會過這名詞的人，以為超脫或不偏不倚就是要壓抑每個自然的「欲望」。所以他們依照這錯誤的概念奮鬥多年，為的就是能達到超脫的態度，而且有時候靈修輔導員，也鼓勵他們這麼做。結果他們是做到了至高無上的不偏不倚的態度，卻離開了自己，離開了別人，離開了周圍的世界，因此也離開了天主，因為天主存在於所有的事物中。最後他們走進了一個

黑暗、絕望的深淵，體驗到了生活中的地獄。到底什麼是超脫或不偏不倚的真意？

我們既然要自由，就不應該成為奴隸。我生活的種種、果真都被我所渴望的富貴操縱與控制，我就變成了渴望富貴的奴隸，我會讓其他的渴望與生活價值來迎合這個最先決的渴望。我會以對富貴的渴望來與自己和別人互動，也會委屈我對真理與正義的愛去附和它。同樣，如果我因為愛自己的健康、愛凌駕於他人之上的權力欲，或自我的重要性，而讓其他的渴望與價值去迎合它們，我就變成這些渴望的奴隸。超脫或割捨是得到自由的條件，然而如果我壓抑所有的渴望、欲望和感受，我也不可能得到自由，因為我愈想這樣做，我就愈會受其奴役。

我養過一隻叫「布魯諾」的黑色拉布拉多犬。我從牠身上學到很多，牠是「超脫」最好的實例。我每天一早從狗窩把牠牽出來，一開廚房門，牠就自由了，牠興奮地亂跑亂跳。牠的嗅覺靈敏，聞到有人經過，就會追上前去，回來時口中常咬著手套或圍巾，有一次還叼到一條修女的頭巾。但是當我拿著一根骨頭或火腿皮從廚房走出來時，我發現布魯諾會像牠那得獎的名犬祖父般優雅地端坐在門口，等著吃牠的寶藏；牠也會亦步亦趨地跟到我的房間，不再理會任何路人，也不再對手套、圍巾、頭巾有興趣，除了有從嘴饞的口中所流出來的口水外，牠一動也不動地趴在我旁邊，眼睛像被催眠似的，呆滯地看著我手裏的骨頭，等著

接受牠的寶藏。

布魯諾是超脫最好的例子，牠對骨頭的喜愛至少暫時抑制了其他的渴望。「超脫」或「割捨」描寫一個人與天主的關係的情況。假如一個人對天主非常有感情，天主的旨意要求他時，他會願意放下世俗的一切。超脫或不偏不倚的意思不是要我們冰凍每個渴望與直覺，而是指人對天主、對天主的旨意情有獨鍾，因此其他所有的情感都會附和它，也與它和諧共存。

我們只能藉著與別人的關係和我們周圍的世界找到天主。我們需要愛也需要被愛，天主就是愛，我們藉著這些關係，藉著我們與別人的情感，以及與其他事物的情感，才會認識天主，而且唯有透過我們的情感才能找得到天主。如果我們完全與別人、與事物割捨，就無法找到天主，這就像一列脫離軌道的快速火車，找不到方向、構不著目標。聖依納爵與基督信徒依照傳統教導我們的超脫與割捨，跟我們情感的方向有關係。不偏不倚的人能捨棄那些誘惑他離開天主的情愫，而轉向那些能真正引領他走向天主的情愫。因此聖依納爵用這句話結束他的「首要原則與基礎」：「我們唯一的渴望與選擇，應該是那最能引導我們達到我們被創造的目的。」

聖依納爵於前言中最後的這句話，讓我們看到了那本書的核心。寶藏隱藏在我們內在生活的田地中，而我們的內在生活影

響了我們怎麼看世界，也影響我們在這個世界的行動。內在生活是由我們的思想、記憶、情緒、渴望與懼怕等組合而成，它很混亂，也很有威脅性；但我們可以在自己的渴望中找到混亂的原因。羅馬詩人Virgil曾說：「人都被自己的渴望所吸引。」或換句話說：「我們都做自己喜愛的事。」

問題在於我們內在矛盾的渴望又多又迥然不同，那麼該如何發現我們真正的渴望？我們表面的渴望往往吶喊得最大聲，要求得也最多，如果予以回應，就會讓我們感覺到空虛與難過，因為若滿足這些渴望將重挫更深的內在渴望。默示錄第三章17節中對勞狄刻雅教會說：「你說：我是富有的，我發了財，什麼也不缺少；殊不知你是不幸的、可憐的、貧窮的、瞎眼的、赤身裸體的。」這是男男女女常會遇到的中年危機，而且會更進一步讓他們情緒低落、沮喪。其實，這樣的發現可能是新生活的開始。

假如我們能發現我們真實的需要，假如我們能意識到內在最深的渴望，我們應該就是發現了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旨意不是一個理論似的生活藍圖，好像被一位反覆無常的天主強加給我們，反對我們內在大部份的意願。天主的旨意是我們的自由。祂要我們發現自己內在真實的渴望、真實的自己。這個奮鬥不是我們的意願對抗天主的旨意，而是我們的意願在跟自己奮戰。在我內有一個希望要整個宇宙讚美、恭敬、事奉我的意願，也有另一個讚美、恭敬、事奉天主的意願。其中一個意願想代替天主，另

一個意願則是讓天主當天主。

如果人能發現自己最基本的渴望，那他就是聖人了，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悅的事，因為那也是天主喜悅的事。他的意願與天主的旨意是合一的，所以他生活得平安、平靜、自由、喜樂，即使在危機與痛苦時，也能突顯這個特色。如果天主不是觸動人心的天主，我們就不會渴望祂。往天主旅程的第一步就是轉向天主，發現祂比我們想像的更好。祂是人所渴望的喜樂，因此基督福音的首要的好消息是「你要皈依，信從福音。」下一章會分析這個邀請。



## 功課

1. 重新看你在第一章所做的「墓誌銘」的功課，和第二章的信仰旅程：看看它們是不是你真實的渴望？
2. 拿一張紙分兩欄列舉出以下的問題：
  - (1) 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裡，哪些給了我生命力？
  - (2) 哪些事情讓我覺得死亡（失去生命力）？

之後再看「首要原則與基礎」：在你所列的表中是否明白指出了生活上所體驗到的毀滅性事件與感受？或創造性事件與感受？

註：本章所提到的「首要原則與基礎」，全文摘錄自羅耀拉大學出版社出版，Louis J. Puhl所著的《神操》。

以下是我自己的見解，也是這一章的摘要，不是譯文。

「世界創造之前，天主就已召叫我們生活在祂的愛內：藉著祂的創造，讚美、恭敬、事奉祂。既然世上所有東西的功能都是要協助我們做到這點，我們就該珍惜並善加運用所有能幫助我們生活在祂內的東西，而除去所有對這生活有破壞性的事物。

所以我們要有充分的準備，要有割捨與不偏不倚的態度，這樣才能不抓住任何好像是我們最高幸福的世俗之物。我們要開放自己，因此應該領悟到：愛要求我們的是不只求富貴，也要接受窮苦；不只求健康，也要接受疾病；不只求光榮，也要接受恥辱；不只求長壽，也要接受早逝。因為只有天主是我們的安全、依靠與力量。

唯有我們對某件事物有更深的感情，才能割捨其他的受造物，所以我們最大的渴望和基本的選擇，應該是以愛生活在天主內。」

# 第 6 章

## 轉 向

你們悔改，信從福音吧！（谷一 15）

天主藉著基督說「悔改！信從福音吧！」這句話是邀請而不是威脅。祂好像在跟我們說：「請來看！我要給你們的是什麼，你們會發現它超越你們最瘋狂的夢想與想像。以你們現在的生活方式，是在虐待自己。請從你們墳墓般的監獄中出來吧！拆掉你們自以為安全的護牆來跟隨我，這樣我們才能不離不棄地合一生活。」悔改就是接受這個要求，罪惡就是拒絕它。聖若望提到在最後晚餐時，耶穌許諾門徒說祂死後聖神會來：「當他來到時，就要指證世界關於罪惡…所犯的錯誤：關於罪惡，因為他們沒有信從我。」（若十六 8~9）

唯有悔改才能找到天主所要給的寶貝，不悔改是基督信徒

個人與全教會罪惡的基本因素。如果沒有悔改，雖然我們還是會稱自己是有信仰的人，但是我們朝拜的對象依舊會是財產、名譽、權力…等。朝拜者將會變成所朝拜的一樣，空虛、無意義、違反人性。

沒有悔改就會墮入迷信之中，雖然如此，但也不要忘記，我們是在旅途中，處處都有悔改的機會。

沒有人會說他完全了解自己，也沒有人可以說他有完全悔改的精神。在我們的自覺內有好幾個層次，只要我們勇敢注視，就會發現在通往天主的旅程中，無神的論點會不斷出現。這種發現不是失敗，而是進步的記號。很多聖人的生活行為雖然沒犯大錯，卻總認為自己是大罪人，他們划到了心靈深處、很多人不會意識到的罪惡的處所。聖人們在震驚之餘，對天主充滿感恩，因為天主接受了身陷黑暗與罪惡中的他們。而我們這些還沒有觸及內在深處罪惡處所的人，可能會為自己因崇高的道德標準受到大家尊敬而感謝天主。如果是真實的悔改，我們會承認自己的罪惡與無力。耶穌要我們悔改是邀請我們發現並承認自己的罪惡，去依靠天主的大愛與仁慈；但這並不意味還沒有捨棄罪惡的人，是崇拜邪惡者。耶穌在法利塞人與稅吏的比喻裏，對這點描寫得很清楚（路十八 10~14）。

「那個法利塞人立著，心裏這樣祈禱：天主，我感謝祢，因

爲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每週兩次禁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獻十分之一。那個稅吏卻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著自己的胸膛說：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罷！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去他家裏，成了正義的，而那個人卻不然。」

悔改的是稅吏，他與天主的關係是真實的，而道德高尚的法利塞人並沒有悔改，他被關在自滿中。稅吏所對抗的慾望和貪婪，可能比法利塞人還多的多，但在天主眼中他是正義的，因爲他承認自己的罪惡與無力，他依靠天主的力量、尋求寬恕，而那個法利塞人不覺得他需要天主，他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別人對他的重視和自己的面子上。

我們悔改失敗，主要是因爲誤解了它的意思。

在前面的章節裏，我們提到天主的假象，如：天主好似那可惡的「喬治叔叔」。跟隨天主的假象，我們對罪惡與悔改也會有假想法。很多基督信徒爲現世代失去罪惡感而哀悼不已，當人們這樣抱怨的時候，我們應該先發現這些人對罪有什麼想法。往往他們所哀悼的罪惡感本身是一種罪，我們應該因爲它的消失而感謝，只有那些喜歡破壞的人才會因此而哀悼。爲了詳述這一點，我列舉一些羅馬天主教的例子，但是請注意，罪惡與悔改的假象，不只存在於天主教會，也存在於其他的基督宗教內。

在天主教講道理時尤其是初步—制度化階段，如果表達不得體，會使聽道理的人，不論是孩子或成人，留下如此的印象：天主因祂的「無限仁慈」在我們的「涕泣之谷」佈滿了密密麻麻的地雷。這觀念讓信友認為天主把顯示地雷所在位置的地圖，只交給教會裏有教導權的人——教宗、主教們與聖職人員，再由他們把這識破地雷的能力，傳授給讀天主教學校與參加主日彌撒的人。

地雷有兩種，一種會傷害靈魂但不至於致命的，稱為小罪；另一種是能殺害靈魂的大罪或死罪。如果踩進了大罪的地雷區，等於轟炸掉那不死不滅的靈魂。我們所描寫的靈魂是看不見、摸不到的，唯有靠信仰才能認識它。當地雷炸開的時候，我們不會馬上意識到所受到的傷害，但是如果沒有即時悔改，也沒有領和好聖事，就等於死了，會永遠待在地獄裡。到那時候，才會意識到犯罪的可怕後果。

生活中讓我們踏上地雷的機會是無數的。身為天主教教友，除了一般法院宣判如無期徒刑的懲罰大罪外，在信仰上的行為過失與忽略造成的永久懲罰與古拉格群島（Gulag Archipelago）的集中營懲處相較，集中營倒像奢侈的旅館。我們被教導：主日有意不參加彌撒、欣賞情慾的色情片，會帶給我們如同重罪犯、屠殺一樣的處罰。我在1958年升執事的時候，有人告誡我要天天唸日課，不然就是犯大罪。日課是一連串的聖詠、經文和祈禱

文，共分七部分，有意少唸其中的一部分都是犯大罪。因此，我等於天天都面對著七個地雷。

這個教導中有一套極為複雜的懸疑，它能让旅途中的天主教子民知道可以靠近地雷區而不被炸傷的極限是多大。如主日故意不參加彌撒是大罪，可是如果家住離教堂五公里遠的人，主日不參加彌撒就可得寬免；同樣，如果生病了或農夫唯恐天災失去農作物，必須收割而不參加主日彌撒，也可得寬免；如果你怕在彌撒中會遇到引起你犯罪的人，就可以不去。

這種教導為極敏感又富有想像力的人所帶來的傷害非同小可，這觀念也曲解了福音的真義。有人因此而心裡受了傷，我聽他述說時問他：「假如你不需要負任何道德的義務，你最想做的是什麼？」他說：「燒掉一些教堂！」他這麼回答，我一點也不驚訝。

寫到這裡，我聽見自己心中批評說：「太誇張了吧！這是曲解天主教倫理的結果。」我承認這是曲解，可是這個曲解已經代代相傳，造成許多人的失望與精神崩潰，更加強了懼怕的神經質，中止了道德的成長，讓一些人因充滿罪惡感而對正向的感受感到不安。他們在生活中摒除了所有自然的態度、欣賞的能力與愉快的心境。

同時，還有個聲音在心中響起：「你的批評過時了，這樣的教導今日已經不流行了。」我希望這個異議是正確的，雖然現今已經不這麼教了，可是我們還在品嚐著先前的苦果。雖然天主教會有了梵二會議的憲章，以及近來教宗們有關社會訓導方面、別具一格的通諭，但是倫理方面的選擇性和個人主義還是太明顯了。這種倫理是選擇性的倫理，過於注重性生活的倫理，尤其是避孕與墮胎，反而不認為屠殺上百萬人的邪惡，是那麼嚴重的事。這種倫理也是個人主義的倫理，因為對大多數的基督信徒來說，我們不論對自己的生命，還是對全社會生命的責任自覺，都還很陌生。選擇性和個人主義性的理論教導，很明顯地導致我們遺失了對罪惡的自覺與悔改的精神，也使得我們因此而忽略了對世界的罪有共同的責任，並加以批判。

兩年前我在南非住了幾個月，某個主日下午，我跟一位黑人女士交談。她住在約翰尼斯堡城外的黑人住宅區〈Soweto〉。她已年邁，臉上的皺紋很深，眼神哀傷，好像身上背負著整個民族的痛，她慢慢述說著，分享她必須住在那黑人住宅區的痛苦，（Soweto是約翰尼斯堡150多萬黑人勞動力的來源）。她還分享了心中更深的懼怕：失業、被逮捕送回所謂的「家鄉」，那是個窮苦的地方，也不再是她的家鄉。當時因恐有旱災的危機，Soweto當地的水被切斷了，人們必須買水，在消息傳出的那天晚上，我在約翰尼斯堡的白人區主禮彌撒，有個白人醫生對眾人訴說墮胎的邪惡，很明顯地，他覺得那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同時提出很多

的統計數字，但是對社會現象卻隻字不提。其實，失業、無家可歸，才是造成很多想要孩子的人反而選擇墮胎的原因。他也絲毫不提南非有很多非洲人與其他有色人種，過著非人的生活，他們雖然占有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卻沒有任何政治權。醫生的演講是選擇性的，因為只注重到墮胎的邪惡，而根本不提基本的原因；演講是批判性的，因為忽略了導致人墮胎的壓力，同時也是自滿的，因為雖然他如此熱烈批判了那個罪，但卻未提及他自己與聽眾很可能就是造成這個罪的部分原因之一。

把罪與做錯視為同等，就是淹蓋了罪的真正涵意。如果罪與做錯是一回事，那麼聖保祿在他悔改之前就是無罪的，因為他非常遵守法律。「就熱忱說，我曾迫害過教會，就法律的正義說，是無取可指的。」（斐三 6）驅策人做到聽命、努力、誠實、規則、乾淨、克制、說實話、犧牲、愛國，極像悔改的召叫，這概念是從一處名為「Dachau」的納粹集中營行政大樓天花板抄下的，那是該營規定囚犯必須天天誦唸的句子。這就是迷信，是帝國主義迷信的召叫，不是歸向天主的召叫。

悔改或行補贖不只是棄絕一些錯事、拒絕一些合理的享受，或使自己受苦，或更嚴格的守教會的規則。我們可能很邪惡、有破壞性，同時在生活上又是個苦行者：勤上教會、不抽煙、戒酒、飲食簡樸，還可能是個無恥的虐待狂和殺人的人。悔改是源自於希臘「Metanoia」這個字，其原意是思想與精神的改

變或景象的改變。舉例來說，我從惡夢裏醒來，夢裏我聽到讓我氣血凝結的吶喊，看見可怕的巨人在陰影下注視著我準備跳到我身上；可是當我醒來時，我聽到風的喧噪聲，看見房間的牆上倒映著月光下正招著手的樹枝。從惡夢回到現實的過程，可以稱為悔改。這個字的原意就是景象的改變。

基督信徒的信仰最重要的不只是同意信經中的提示，而是要將我們全然信靠天主。人結婚的時候，重點不在他們同意接受婚禮中所有的論述，而是彼此接納。悔改信從福音是離開自我朝拜的迷信，而讓那憐憫人的天主在我們內當天主。祂這樣地愛了祂的受造物，所以祂藉著耶穌來到我們中間，爲了我們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個人或教會悔改的真正標記，是對整個受造物抱持悲憫的情懷，這個精神滲透到整個道德觀。選擇性的道德觀注重所有權的神聖，對侵犯它的懲罰比對侵犯人權的懲罰更嚴厲。它極注重性生活的道德，但卻完全無視或禁聲不談因貪財或假愛國而對人們性命所造成的傷害。這種做法可能是爲了保護自己，並狡猾地隔絕天主以及祂的要求，這也正是我們悔改失敗的證明。

在我們本性深處，有犯罪、拒絕讓天主作主的傾向。我們以爲只要控制了身體的慾望，近乎和諧平靜，我們就沒有罪，但我們其他的罪惡比我們身體的慾望更深惡。這在天主教的道理、在聖經中所提的「天使的墮落」表達得很清楚。我們所能犯的最大的罪，不在身體裏，而是在精神內的驕傲之罪：一個在深處的

意念，好像我們活著本應受到整個宇宙的讚美、恭敬與服侍，並使我們所有的益處得到滿全。因為這種意念藏得很深，所以教會教導我們要不斷地補贖、不斷地奮鬥，好能改變生活的方向：從關心自己的安全轉向讓天主當作我們唯一安全的保障。這種要在驕傲的墳墓裏緊纏自己的例子，托爾斯泰（Tolstoy）在他的小說《復活記》（Resurrection）裡有很貼切的敘述：他描寫一位娼妓卡度莎（Katusha）的心態。

「我們以為小偷、殺人犯、間諜、娼妓，會對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恥，因為他們本來就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壞事，其實正好相反。人因著運氣或自己的過錯陷入某種生活，無論這種生活狀況是多麼地虛偽，但為了顯示他們的生活是好的、是可以被接受的，他們會重新定義這樣的生活。他們為了能一直保有生活的新定義，會很自然地接近有同樣看法和同樣情況的人。假如小偷誇耀自己的技術；娼妓誇獎自己的狡猾；殺人犯炫耀自己的冷酷，我們會覺得不應該，我們否定他們不僅因他們的階級範圍很小、生活價值觀很狹隘，更因為我們是圈外人。然而，我們會不會也發現：當富者誇耀自己的財產時，其實是搶劫；當軍隊的將領炫耀他們的勝利時，其實是兇殺；當位高權重者炫耀自己的權利時，其實是暴力？我們在這些人的生活觀中看不到腐敗，不只是因為他們階級的範圍更大，更因為我們也是圈內人。」

娼妓卡度莎認為她自己是很重要的人，而托爾斯泰繼續

寫：「她珍惜自己對這種生活的看法，這點對她來說比什麼都重要。而她也只能珍惜，因為如果她失去對這種生活的看法，她也會失去因這看法帶給她的自信，所以爲了不失去生活的意義，她很直覺地依附著對於生活與自己有同樣看法的人。」

卡度莎的恐懼是每一個人的恐懼：怕自己是無意義、無價值的。我們爲了保護自己不生懼怕，都以不同的方式奮鬥，以建立自己個人與團體的防火牆；這是很正常的直覺，對人的成長與發展也是必要的。問題是，我們會讓這些防火牆妨礙成長，而不是成長的工具。照基督徒的了解，我們所有的防禦都是暫時的，而應該能幫助我們達到與天主的合一。「其他世上的受造物，受造的目的是爲了讓人達到他的目標。因此如果它們能幫助他達到他之所以爲他的目標，就應盡量運用，但如果阻擋他，就應除掉它們。」倘若我們將防火牆當作目標，等於讓它們變成我們與天主之間的障礙，更使我們的防火牆變成了偶像、假的天主。而這也就是所有犯罪的根源。所以天主的第一條誡命是「你不可朝拜假的神。」其他的誡命都是因著這個誡命而來的。

我們誤會了自己無意義的恐懼。這恐懼不是毀滅的威脅，而是要我們面對事實的邀請，事實是和藹的，而天主就在事實內。自己無意義的懼怕告訴我們：「你的防火牆畢竟是沒有用的。如果你以你無用的防火牆來評斷你的價值，那就大錯特錯了，只有天主是你的磐石、你的避難所和你的力量，承認這個事

實，你就能認識你真實的價值，因為你在祂的眼中是寶貴的，祂愛你。祂要你分享祂的生活。」罪就是拒絕這個邀請：我們選擇自以為是的安全。我們就像住在墳墓中的拉匝祿，天主召叫我們出來再進入生命，我們卻回答：「謝謝！可是我比較喜歡留在這裡。」

從我們對天主防線的範圍來看，由於可能會受到威脅，所以我們會以個人或團體或國家的身分來指責其他人的安全範圍。假如我們重視信仰，我們可能會把天主拉到我們的防線內，以天主為藉口而聲明任何威脅我們安全的人，都是無神論、邪惡的人。我們因天主之名警告：要毀滅任何威脅我們防線的人，天主成了我們偷竊、暴力、謀殺的辯護，這些事我們美其名為保護自己的自由與主權，維護法律、規則與愛國。如此一來，我們的道德觀就變成有選擇性的，變成注重個人主義的道德觀。這道德觀的視野不會超越自己防線的範圍，我們會愈來愈肯定自己的偽善。

舊約的先知一直詬病以色列的假安全，尤其是以色列試著以天主作為自己行為的辯護，以色列在實行宗教禮節與服從外表的規則時，才有安全感。天主藉依撒意亞先知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向我奉獻那麼多的犧牲？——上主說我已飽饜了公羊的燔祭和肥犢的脂膏；牛犢羔羊和山羊的血我已不喜歡；你們來見我的面時，誰向你們要求了這些東西？這簡直是蹂躪我的殿院。不

要再奉獻無謂的祭品！馨香已為我所憎惡；月朔、安息日、集會、齋戒和盛大的宴會，我已都不能容受。我的心痛恨你們的月朔和你們的慶節，它們為我是種累贅，使我忍無可忍。你們伸出手時，我必掩目不看；你們行大祈禱時，我決不俯聽，因為你們的手染滿了血！你們應該洗滌，應該自潔，從我眼前革除你們的惡行，停止作孽，學習行善，尋求正義，責斥壓迫人的人，為孤兒伸冤，為寡婦辯護。」（依一 11~17）

基督是先知們的圓滿，祂繼續他們的教導。祂也警告我們在財產內找安全是不好的事。「駱駝通過針孔比富貴的人進天國還容易。」然而在自己的偽善內尋求安全比在財富中尋求安全更加危險：我們拒絕天主又同時把祂當成預防被拒絕的辯護。仁慈的耶穌在責備這個假的安全感時是很犀利的。照例實行的人，他稱之為：「假善人，刷白的墳墓，給人封閉了天國的人，自己不進去，也不讓要進去的人進去，濾出蚊蚋卻吞下了駱駝。」對那些因軟弱犯罪但承認自己犯錯的人，耶穌那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反而彰顯了仁慈。耶穌對那些自己以為是義人的人，很嚴格，因為他們利用天主，把祂當作自己做壞事的辯護。耶穌歡迎罪人也與他們用餐；是那些信教、負責法律與規則的人，把祂以褻瀆的理由釘在十字架上。

耶穌把祂自己的教導綜和在真福八端的第一條：「神貧的人是有福的（非常快樂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你們如果知

道自己的空虛，而奔向天主的仁慈，是件非常欣喜的事。相反的情況在路加福音中也有描述，「你們富有的人是有禍的，因為你們已經獲得了安慰。」「富有」不只指世上的財產，也包括心靈的態度：把終極的安全放在天主以外的東西上。因此有信仰的人如果態度封閉，是比「稅吏與娼妓」更大的罪人；罪會毀滅人的生命。是否有人注意到，現代最暴力的衝突大多是由具有最強信仰的人所引爆的，他們肯定天主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他們任意欣殺敵人，如：愛爾蘭、黎巴嫩、伊朗、伊拉克與南非。

罪是拒絕讓天主當天主。

悔改是讓天主在我們生活內當天主。

認識自己的罪而悔改是一輩子的事，是持續不斷的過程，一直到死都無法達到一種不需再悔改的境界，因為在我們內有層層不絕的自覺，每一時刻，都可能獲得這啓示性的自覺，只要我們接受，這些自覺會讓我們看見在我們內拒絕「讓天主當天主」的態度有多麼深。天主是仁慈的，祂一步步地啓示我們，讓我們看見自己的罪惡。祂不計較我們過去的過錯，雖然那些過錯的結果至今還會喚起我們和他人的痛苦。

「你們的罪雖似朱紅，將變成雪一樣的潔白。」（依一 18）祂關心的是我們往那個方向走，如果我們願意轉向祂，不管我們離祂多遠，祂都會伸手歡迎。我們真正的罪是拒絕或怕轉變，或

許因為我們滿足自己的樣子，或許因為以為我們需要先整理好自己，才可以轉向祂。

很多失望的理由例如：失敗、失業、不名譽、貶抑、長期道德的軟弱、身體及精神的疾病、婚姻失敗、聖召失敗，都會轉變成恩寵的時刻、新生命的開始，只要我們承認失敗，只要我們投奔、轉向天主，就會在痛苦中找到答案，沒有任何情況是可以令人徹底的絕望。

現在我們要比較真悔改與假悔改的特質。看下面一段時，如果你覺得自己的情況，比較像假悔改，不要失望，反而要利用這種發現，如同稅吏一樣：他以對自己罪惡的認識當成投向天主的跳板。要記得悔改是一步步的過程，一輩子的工作，而且在我們內常混雜著真、假的悔改，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懂得接受「我們需要天主」。



## 功課

### 一、為個人

真悔改的特性	假悔改的特性
<p>① 真悔改會解放我們「太在意自己」的心態，因為我們依靠天主的仁慈在我們內的運作。「在祂的光明中我們發現自己的黑暗。」</p>	<p>① 假悔改使我們淹沒在「太在意自己」的心態裡，我們欣賞自以為是的道德，但是對自己的缺點卻不耐煩、拒絕承認它，並推卸給別人。</p>
<p>② 真悔改帶給我們喜樂與心理的自由。</p>	<p>② 假悔改會增加恐懼感，使我們更加自我防禦。</p>
<p>③ 真悔改歡迎別人的批評，也從中學習。</p>	<p>③ 假悔改很敏感地拒絕批評，也不會從中學習。</p>
<p>④ 真悔改帶來瞭解、諒解、接納和希望。</p>	<p>④ 假悔改造成心靈與理智的硬化、獨斷主義、不接納、與常另下判斷的態度。</p>
<p>⑤ 真悔改帶來同情心，因此提高我們對不正義的敏感。</p>	<p>⑤ 假悔改對不正義的敏感，只是為自己或團體的好處，對道德的判斷有選擇性。</p>
<p>⑥ 真悔改不但可以讓我們分享天主的幽默，更解放我們的心，以幽默看待世事。</p>	<p>⑥ 假悔改讓人過於嚴肅，不能幽默地接受自己。</p>
<p>⑦ 真悔改感覺被天主吸引。</p>	<p>⑦ 假悔改讓我們感覺天主在催促。</p>

## 二、為教會：

這些特性不只與個人有關，也關係著整個教會：

真悔改的特性	假悔改的特性
<p>① 有真悔改精神的教會，會先關心自己的使命，不那麼注意自己的生存。她知道自己的安全是暫時性的，她唯一的安全就是天主。</p> <p>② 真悔改會鼓勵教會內成員的批判性態度、成長靈修(奧祕性)的態度，同時也鼓勵成員尊重制度。</p>	<p>① 假悔改的教會會先關心自己的生存：她的教理、道德觀念與社會地位，保護自己的組織與財產。</p> <p>② 假悔改的教會只注重制度性，很少鼓勵批評性、成長靈修(奧祕性)的態度。</p>

教會應該是萬民的光明。對教會與個人所說的，也是對任何宗教性或社會性的團體、組織、民族說的。

## 三、為國家：

真悔改的特性	假悔改的特性
<p>① 有真悔改精神的國家，除了以上所提的特性，也會特別注意國民的生活品質，好能與其他國家的生活品質相互依存。有悔改精神的國家不會願意有任何狹窄的愛國主義色彩，就像有真悔改精神的個人，也不會喜歡自私一樣。</p>	<p>① 沒有悔改精神的國家，最關心的是自己的富裕與國際地位，最在乎的是經濟的成長與國防的強大。如果這個國家有宗教傳統，她會利用宗教來肯定她的國家安全政策。</p>

本章沒有特別的功課，文中所敘述的、關於罪與悔改，不一定能讓我們對自己與社會的罪惡有更深入的認知與經驗。只有天主能教導我們，什麼是罪，只有祂能在悔改中吸引我們。下一章有不少功課，讓我們以一些方法來認識天主的仁慈如何在自己的生活與社會的生活中工作，同時也是為了讓我們體會到真悔改所帶來的內在喜樂與自由。



# 第 7 章

## 開始挖寶

「雖然祂在光芒與耀眼的世界內，祂的奧妙還是要受到尊重。在我接觸祂的時候，我只問候祂；在我了解祂的時候，我感激祂。」（G. M. Hopkins. 《The Wreck of the Deutschland》）

**罪** 是拒絕讓天主當天主。只注重天主的超凡性（因此祂便與我們毫無瓜葛）是拒絕祂的一個巧妙的方法。在希臘宗教中，Cerberus是隻在陰間有三個頭的看門狗，只有在獻上蜂蜜蛋糕時，才能轉移牠的注意力。我們可能也會如法炮製地對待天主，把主日的禮節當成蜂蜜蛋糕獻給祂，並述說著我們裹著蜂蜜的熱心話，以為這樣就能讓天主暫緩接近我們，其實這就是拒絕讓天主在我們的生活中作主。天主在我們每次呼吸的時候，都在吸引我們，聖洗聖事是慶祝這個人盡皆知的事實，因為天主希望每個

人接近祂。

既然天主在我們生活中的每個細節上工作，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祂的行動與我們的反應，因為「雖然祂在光芒與耀眼的世界內，祂的奧妙還是要受到尊重。」

我們可以做以下的祈禱：

#### 方法一：自覺的反省。

在一天結束或睡覺之前，我們自然會回憶這天所發生的某些事，如果當天的事比較特別，可能就會睡不著，或者一再重現爭吵的畫面，或許想起有那幾句該說的話，沒有說出來。現在要做的自覺反省，就是出於頭腦的這些自然傾向。

祈禱前，先用幾秒鐘提醒自己現在要做的是怎樣的祈禱。然後求天主讓我整個人能完全轉向祂，而且純粹是爲了事奉、光榮祂而轉向祂。雖然我們明明知道實際上並沒有真的轉向祂，但還是要如此祈求，因爲我們希望生活能轉向天主。

做這祈禱以後，要回憶這一天的事，不論是正面的或負面的，都不要有任何自我判斷，只注視與欣賞今天那些讓你感恩的時刻。只要我們願意看，即使是最無聊的一天，也會有美好的時

刻，甚至是一滴雨水，都能吸引我。做這種祈禱的人，往往會對一天中竟有這麼多美好的時刻而驚訝萬分。如果沒有刻意留意那些美好時刻，我們很快會忘記，而被那些不好的痛苦經驗所掩埋。每一天有意識的反省，是在練習光榮、讚美、事奉天主。做完回憶以後，要衷心感謝、讚美天主。

感恩之後，再來回憶今天的感受與情緒，要注意是什麼事情引起這些感受與情緒，但不要自我判斷。要邀請基督一起來看這些情緒，求祂讓我們看到那些情緒背後的基本態度，不要分析那些情緒，只要跟著耶穌重新察看引起那些情緒的事情；反省今天所發生的事，並藉著所經驗到的向耶穌祈禱。這麼做有時很痛苦，因為如果我們不判斷所看到的，那麼事實就會開始判斷我們，我們會很清楚看到自己拒絕，拒絕以愛去聽、去了解、去憐憫他人。為什麼？因為他們不配合我們的價值觀，不讚美我們，不事奉我們的想法，所以我們拒絕他們。在這祈禱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不分析我們的經驗，只在耶穌的陪伴下默想，請祂明示我什麼時候有讓祂進來，什麼時刻拒絕祂。當下，我們要為讓祂進來的時刻感謝祂，也祈求祂寬恕我們沒有讓祂進來的時刻。耶穌從來不拒絕寬恕，祂比我們更了解我們的軟弱。我們只要容許祂關照，祂就會把我們的軟弱變為力量。

祈禱最後，我們可以預看明天，求耶穌在明天的每個時刻都陪伴我們。整個祈禱雖不超過15分鐘，但很值得。如果能每天

做，我們會比較敏感地意識到，祂不只是在祈禱中，也在我們日常的活動中運作。不要以為第一週或第一個月後，就會有奇蹟發生，不會有奇蹟的，可是效果會很明顯。我們會發現祂使我們更有愛的能力，而且常常在意想不到的時候，體會到內心的喜樂。我們不會再那麼緊張，會感到更平靜、更易信任，而且能不倉促、不懷疑、有耐心。我們會比較能去欣賞那些讓我們反感的人，也會比較不擔心、害怕別人怎麼看我們，能更自由地做自己。我們會對別人、對自己和氣，也比較不容易發怒。

## 方法二：想像力的默想。

我將以聖經中浪子回頭二兄弟的比喻做為此處默想的例子。本章結束後，我會列舉其他可默想的聖經章節，目的是要讓我們在黑暗中發現天主，意識到祂寬恕的喜悅，這種祈禱大約需要30~60分鐘。

開始之前，先決定要花多少時間。如果是40分鐘，但卻在10分鐘後覺得沒什麼進展而想放棄，此時，我建議先不要急著放棄，要堅持完成它。這不是控制自我的訓練，而是因為我們內在的自覺分很多層，在進入另一層時，我們常會感到空虛、枯燥與無聊，假如每次感到無聊就放棄祈禱，將永遠無法進入下一層。當然沒有很多人能每天抽空做這祈禱，但只要偶爾為之也很值得。

祈禱前先唸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中兩個兒子的比喻，反覆閱讀，直到熟悉為止。

祈禱開始時（請看前面提到的祈禱方式），先求天主讓我們能完全轉向祂並能事奉祂、讚美祂，求祂讓我們更深入認識自己的罪和懺悔。

這祈禱的重點是要讓想像力停格在所閱讀的章節上，無論你體驗到什麼，就用那些體驗祈禱。以下我將詳細地說明剛才所提的想像祈禱：

「稅吏員與罪人都去找耶穌，想聽聽他要說些什麼，而法利塞人與經師抱怨說：『這個人歡迎罪人又與他們吃飯。』」默想時請在此場景中停留片刻，注視在場的男男女女，觀看他們的樣子、他們的行動、他們的眼神、他們的衣服。請跟其中幾位聊天，問他們在做什麼？為什麼被耶穌吸引？現在也請看看耶穌，看祂怎麼歡迎他們？怎麼跟他們打招呼？然後怎麼跟你打招呼？再看到法利塞人與經師走過來，聽聽他們說了關於耶穌的什麼話？看耶穌對他們的反應。可能這一幕的某部分吸引了你的注意力，請盡量多停留才繼續，因為這種祈禱的重點不在於讀完經文，而是透過聖經讓你在你內與天主接觸。

另一種情況是你看聖經時無法開始祈禱，你的思緒跳來跳

去，甚至懷疑自己的信仰：我相信天主嗎？我信聖經嗎？我可能懷疑自己的誠實：我真的懺悔罪過嗎？我罪惡感很重或感到絕望。這些思想和感覺要如何處理？要像前面所提過的自覺反省一樣：先承認它們存在，然後再回到聖經的那一幕，拒絕它們的干擾。假如真的無法集中注意力，要讓自己好似正在跟其他人訴說這個故事，或許你會馬上發現自己已經進入情況。

如果還是沒有幫助，思緒繼續跳躍著，就要把分心與分散的思想，攤給耶穌看，求聖神庇護你，求聖神駐足在你的混亂上，如同聖神在創造宇宙前停留在混沌上一樣，聖神會一直停在我們的混亂上，讓我們從中抽出生命與秩序。我們在祈禱時會領悟到自己的混亂，那是恩典、是超見的神恩，不是失敗的記號。將所領悟到的混亂交托給耶穌，祂會引導我們做更深的悔改！多深？比我們透過聖經祈禱的膚淺領悟，要深太多了！

注意法利塞、經師…等人抱怨耶穌的行事作風時，同時看耶穌的反應，自問現代生活中，是否有人也如此抱怨。你可能會發現自己和法利塞等人的想法相同，而意識到自己內在以前所沒有覺察到的態度。

聽耶穌以迷路之羊、遺失的錢幣、兩個兒子等三個比喻，描寫天主對罪人的態度，天主要我繼續存在。祂對我的感情比我對祂或對別人的感情，多太多了。祂丟下 99 隻羊，去尋找迷失

的那一隻；祂爲了尋找我，像那個婦女爲找到錢幣而翻遍整個屋子一樣，翻遍了整個宇宙。熱那亞的神秘家——聖女加大利娜說，天主好像沒別的事做，祂要做的只是要我和祂合一，她驚訝地說：「除了爲我之外，天主沒其他的事。」

當耶穌訴說兩個兒子的故事時，用想像力看看小兒子帶著家產離開父家。當他在地時，跟他聊天，聊他的希望與渴望，看著他享受、用盡他分得的錢財，看著他的朋友一個個棄他而去，看見他無望地坐在豬圈裏。他的情況象徵我們利用自己的家產、思想、身體，好讓宇宙間所有的一切來讚美、恭敬、事奉我們。「默想他在豬圈」會讓我們觸及自己的空虛。

浪子決定回家，不是因爲高貴的動機，而是因爲他感到絕望，也爲了填飽肚子。這是很大的安慰：爸爸一直等著他、跑著去迎接他，不是因爲兒子道德高尚，也不是因爲回家的動機很純正，只因爲他是他的兒子。要多默想這個事實，因爲這是讓天主在我們的生命中當天主。只要我們在天主前承認自己的空虛，祂就會跑出來迎接我們，雖然我們的意向是把自己先修好再去見祂，雖然我們會覺得自己的罪惡比祂的仁慈還大。求天主在你再看父親與兒子接觸的那一刻時，賜你意識到這事也正是你內發生的恩寵，在那一刻，你被祂擁抱，被祂親吻，祂爲你高興，讓這個事實突破你的無信。你可以像個單純的小孩，誠懇地跟天父說話。

經過以上的默想，如果準備好，請繼續這默想的祈禱，出去迎接從田裏下工的老大，跟他談話，也注意他聽到家裏傳來音樂和舞蹈聲音時的反應、當佣人告訴他慶祝的原因時說了什麼？爸爸出來說服他一起參與慶祝時，他很生氣，內心酸酸的，他用很不屑的口吻說：「你跟你的兒子」。要去感覺他內心的怒火和醋意，因為我們可能會發覺他表達了我們自己內心隱藏的憤怒和醋意。哥哥認為自己努力工作又有服務的責任感，所以他看不起所有配不上他的人，他討厭人諒解、包容那些軟弱、不按良心工作的人。他的寶貝是他的善良、模範的生活，他不承認別人的良善，他象徵法利塞人的態度，耶穌則視這個態度為盲目的。請再反省這個態度，在 21 世紀的現在是否還是進行式？我們或許會驚恐地看到他就像看到自己。但是爸爸並不責備他的自以為是和盲目的態度，他只說：「我兒，你一直和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也是你的。」這句話也是對我們說的。

我詳述了這則比喻，不是提醒你用這方法只默想這一節，而是要傳達聖經的每部分都很豐富。只要你以這種祈禱默想，不論默想那句話或那個影像，不要著急，駐足的時間越久，效果會越好。

結束想像力祈禱之後，最好再用 10~15 分鐘回想整個祈禱內容，特別注意突然顯現的感想與感受，諸如快樂、平安、希望、堅強、無聊、懷疑、恐懼、難過…等，不要分析這些感受，

但要留意，也記下是什麼事引起這些感受，以及哪個部分讓你思想變成空白、阻礙了你的祈禱。

下一次祈禱時不要更換章節，再看一次先前看的那一章節。從對你有幫助的畫面、幾個字或句子開始，這次默想久一點。上次祈禱所意識到的恐懼、難過…等負面感受，要再次注視，也請耶穌看看。這些負面的感受，不是失敗的記號，而是發現的記號，有時和好的感受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譬如，有人默想兩兄弟比喻的第一部分，喜歡父親和兒子的相遇，可是一看到哥哥的部分，就感到恐懼或思想空白，這表示他們不知不覺拒絕面對自己內裡法利塞人的態度。直到他們不再拒絕時，才會得到解放而感到快樂，並聽到天主說：「我的一切也屬於你」。

用聖經章節祈禱來深入自己對罪惡的認識與懺悔，需要多長的時期？答案在自己，當自己覺得完成了這部分後，才繼續別的部分。因為感激天主對自己的寬恕，就會很自然地求祂讓我們更認識祂，讓你用整個人事奉祂。我們往天主的道路是循環的，像環式的樓梯。我們已經邁進更意識到天主仁慈的層次中。因為這種意識會讓我們發現生活上一些我們從來想不到的不信任感，所以我們可能會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做懺悔和悔改的祈禱。

### 方法三：記憶的反省。

在我們走向天主的路上，起初常會碰到二個障礙。一個是罪惡感與自卑感；一個是被傷害過的記憶。

罪惡感是我們對過犯很健康的反應，但也可能變成不健康的毛病，它會折磨我們的精神。我們如果對所犯的錯或疏忽的事有罪惡感，就應該向耶穌認錯，並請求祂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寬恕。我們不容易接受無條件的愛，因為我們的人生的經驗告訴我們：凡事都有附帶條件，也使我們誤以為愛應該是贏來的，唯有回應了別人的要求時，我們才會被接受、被歡迎。然而，天主的愛是無條件的，我們要做的只是轉向祂。可是我們會像那被附魔的革辣撒人，悔改時有兩股矛盾的力量撕裂著我們：一是願意悔改；一是不願意。我們要從我們願意悔改的那部分開始祈禱，不要讓相反的那部分否定了我們。

「他從遠處望見了耶穌，就跑來跪在他前，大聲喊說：『至高天主之子耶穌，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因著天主誓求你，不要苦害我！』」（谷五 6～7）

不斷瀰漫著的罪惡感，讓我們無從得知這罪惡感是因著哪個錯誤或哪個疏忽而來的，罪惡感是精神上的毛病，常伴隨著自卑與不被愛、不可愛的感受。有這種毛病的人常常認為對不起別

人，要討別人的歡心，且不管自己多努力，都不會被別人接受或歡迎，尤其不會被天主接受。這問題的根源可能是兒童時期，因為父母根本沒有或對愛表達的不夠，只一味地懲罰小孩、認定他的無用和邪惡。小孩子會受父母的態度影響，導致這個態度變成他內難以泯滅的另一個「超我」。結果長大以後，這問題變成了嚴重的毛病，他也一直活在罪惡感和恐懼裏。以下的祈禱方法，可以啓示這些人更深的意義和讓他們了解自己，及如何在這種痛苦中成長。

畫家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i）畫了被釘的耶穌是懸掛在地球上的。十字架上的耶穌已經變成世界的罪，祂把所有不管多壞、多醜陋的罪惡，都放在自己身上，而且寬恕了。讓我們以想像力來反省這個圖像，和十字架上受難的耶穌講話，我們告訴耶穌，雖然祂對其他人的救贖都成功了，但卻無法成功地拯救我們，連祂的死亡都沒有征服我們的罪。再告訴耶穌，在祂的眼中別人都是可愛的，唯有我們是天主錯誤而造生的，祂沒有辦法讓我們好轉。如果我們能堅持繼續祈禱，祂會顯示我們那隱藏之罪的來源，就是驕傲。驕傲就是拒絕讓天主在我們內當天主，我們抓著自己的罪不放，好像自己的罪比天主的愛更強烈。

另一個方法是把我們的罪惡感和自卑感，像垃圾一樣攤在自己前面，並求耶穌讓他透過這堆垃圾顯現祂自己。這個祈禱有其效用，因為我們不會再視而不見，不會再隱藏那罪惡，而且我

們在耶穌面前承認自己沒有能力把罪拿走。果真如此，我們就終於讓耶穌在你內作真正的救世主，而不只是嘴上說說而已。

過去別人傷害我們的記憶，也會變成走向天主的障礙。「假如有人說：我愛天主，但他卻惱恨自己的弟兄，便是撒謊。」（若壹四20）我們並不是不願意寬恕，只是很難從內心真正的寬恕，但是如果不容許自己寬恕，就是拒絕讓天主在我內作主。我們所有的經驗都記錄在我們內，不但影響我們將來如何看事情，也影響我們的想法、做法和反應，然而我們可能無法完全意識到這些態度的原因。那些形成我們看法的事實，已經埋在我們潛意識的記憶中。譬如某些味道、聲音或影像，在別人不算什麼，但是對我們的影響可能非同小可，原因不外那些因素碰到了我們內在所隱藏的記憶。我們會因類似兒童時期所體驗到快樂時周遭的味道、聲音或影像，重新喚起快樂的感受，但卻不記得當時發生的事。

同樣，一些讓我們不快樂、難過、恐懼、不一定會影響別人的事，卻會困擾我們，我們不了解自己何以如此反應，因為不記得以前發生過的難過的事。我們會記得痛苦，卻不會記得發生的原因。在想像力的默想祈禱中，所隱藏的記憶，包括以前被傷害的事，都會浮現出來，而且可能會首次發現這些記憶是如何影響我們往後的生活。諸如：長期有罪惡感的人，會突然發覺父母的錯，但在當下，會很不容易寬恕父母對他所造成的傷害。可是

真正的誘惑是：否認自己已經知道這個事實，也忽視因此引起的感受，因為面對的是極為痛苦的事。我們一定要克服這個誘惑。

這些記憶會捆綁我們的生活，為尋求釋放，無論那些記憶是突然進入我們的知覺，或者一直存留在那裡的，我們都需要以那些記憶為主題來祈禱。因此，以想像力默想福音裏治癒病人的奇蹟，對這種釋放有實質的效果。想像我們站在耶穌治癒病人的地方，接近祂並求祂治好我們所受到的傷害、疾病或是障礙。藉著聖經章節，我們正接觸到活生生的耶穌。如果我們誠心地做過心靈治癒的祈禱，並真的寬恕了相關的人，也意識到了平安和自由，即使那些傷害的痛苦再來，也用不著害怕、驚訝！因為很深的傷害，需要時間才能把痛苦從心靈和理智的深處挖走。

如果默想一段聖經，不能幫助我們面對我們的傷害和心酸，我們就想像自己單獨在房間，有人敲門說：「看，我立在門口敲門，誰若聽見我的聲音而給我開門，我要進到他那裏，同他坐席，他也要同我一起坐席。」（默三 20）家代表我們的生活，我們要在想像裏帶著耶穌參觀我們的家，帶祂到我們體驗到大痛苦的地方，將引起我們痛苦的人介紹給他。然後告訴他們我們現在仍有的感受（雖然他們有的已經去世了），同時也告訴耶穌，然後注視耶穌，也看祂對那些人的反應。不要勉強自己假裝寬恕他們或說一些虛假的話，但要讓耶穌把那些感受和想說的話從我們內挖出來。如果我們只能說：「我希望我能願意寬恕」，已經

是進步了。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求我們得罪過的人寬恕我們。這種祈禱的效果是不可思議的，能讓我們從生命中卸下沈重的負擔，還會給我們喜樂與欣賞人生的能力（多年沒有好好欣賞的人生），有時甚至還能讓人恢復身體健康；有人病了很多年，醫藥罔效的，經由這樣的祈禱後都好了。

繼續挖寶之前，我們應該停下來，檢視這些所走過的靈修之路。耶穌說：「天國像隱藏在田裏的珠寶。」我們就是田地。

在發現白日夢的後果時，聖依納爵稍微瞅見了他內在的珠寶。珠寶在我們內，在我們的思想、感受與記憶中。無論是個人或團體，人的內在生活或團體的內在生活会限定我們怎麼看與回應這世界。

宗教生活有三個重要的階段，而每一個階段都是必須的，忽略任何一個，都會為我們帶來傷害。如果在宗教裏過於重視制度，會阻擋我們關心內在的生活。果真如此，那麼，最能矇住天主的面貌的就是宗教。

由馬爾谷福音耶穌治癒附魔革辣撒人的過程中，我們看到自己內在複雜、混亂和矛盾的欲望。為了化解矛盾，就說：「去祈禱吧！」是不實際的事，因為我們內在的混亂，已經影響我們怎麼看待天主，因此祈禱會加深這混亂。為解決內在混亂應先注

視我們的欲望。我們前面提到一些能讓我們發現內在假天主的簡易祈禱方法，現在我們要問「我們該如何避免按照自己的肖像，製造一個假天主？」

之前，在第五章中，我們提到聖依納爵「基本原則」的首句話：「我們被創造是爲了讚美、光榮與事奉天主」，是我們生活的基本方向，而「基本原則」其他的話則充分地說明了我們必要的態度：「不偏不倚的態度與割捨。」我們知道我們必須與天主有密切的情感，才能做到不偏不倚的態度與割捨。天主一直在吸引我們，所以耶穌最重要的喜訊是：悔改與信從福音。「悔改就是轉過身來，認識我對你的愛。」

爲了在我們罪惡內發現天主的仁慈，這一章我們討論了一些方法。我會在本章結束時提供一些聖經章節，以便幫助讀者。

不要以爲我們照我所提供的做了幾個想像力的默想，問題就不見了，也不要以爲我們會重新展開多采多姿的新生活。我們開始了解爲何以以色列人在通往天主的旅途上，在沙漠中抱怨連連，懷念、渴望過去在埃及時豐富的食物。在我們轉向天主的時候，我們會意識到以前沒有發現過、在生活中吸引我們的偶像，過去沒有發現是因爲它們早已是我們自己的一部分。我們會和以色列人一樣，渴望無憂無慮的生活方式，那時候，我們是盲目的，天主在我們生活舞台上的角色是模糊的，祂等我們邀請祂，

祂才來。

然而悔改之後的現在，祂領導著我們的生活，因此我們感覺抓不到從前那些讓我們覺得生活有趣的東西。在後悔、抱怨、不悅天主臨在的感覺打擾我們之餘，我們會不想回應祂，因為我們認為找祂是浪費時間。或許是我們內在的缺點，阻擋我們找到祂。在祈禱轉向天主時，我們會體會到以前都沒有經歷過的情緒與感受上的變化，這是正常的記號，表示我們正碰觸到生活的、驚奇的天主。真實的人際關係難免都有矛盾，何況我們以人的身分碰觸天主，矛盾自不在話下。下一章我們要更仔細地看這些多樣的情緒，我們該如何回應它們或者不回應它們。



## 功課

### 做想像力默禱的幾個聖經章節

#### ■一般

- 創三：用想像默想亞當與厄娃的故事，我們會發現仍適用於現代，它描寫罪惡的性質與後果一分離自己與自己、與別人、與天主。
- 路十五：迷羊、失錢與蕩子的比喻。
- 若八 34-41：罪惡奴隸我們，也遮蓋真理。

- 羅七 14-25：保祿承認自己的無力。
- 伯後二 1-22：罪惡的歷史與性質。
- 雅各伯書一 13-18：欲望中罪惡的根源。
- 雅各伯書三 2-四 17：暴力與不融合的來源。
- 撒慕爾後十一 1-十二 15：達味領悟到自己的罪。
- 默三 14-22：勞帶刻亞教會的盲目自滿。
- 瑪廿三 13-36：福音記載基督責斥法利塞人，是因為初期教會意識到自己掉入法利塞主義的危險當中。
- 路十八 9-14：法利塞人與稅吏的祈禱。
- 厄則克爾十六：以色列不忠實與天主的忠實的諷喻故事。
- 聖詠（懺悔的） 6、32、38、51、102、130、143。

### ■與社會性的罪有關的

- 瑪二十五 31-46：耶穌描寫公審判。
- 依一 11-19：奉行信仰的規則，但如果不是出於同情心、與為窮人爭取的正義感，那就是無用的。
- 亞毛斯五、六：以激烈的手段攻擊操縱剝削弱者的富人。
- 路十六 19-31：富翁與乞討的拉匝祿。
- 路十二 16-21：富人為自己收藏物產的比喻。

### ■天主的仁慈與寬恕

- 路七 36-50： 罪人在法利塞人西滿的家為耶穌洗腳。
- 若八 3-11： 被石頭打死的淫婦。
- 若十三 36 一十四 1： 基督預言伯鐸的否認，之後說：「你們的心不要煩亂，要依靠天主、依靠我。」
- 依五十四 4-10： 回來…高山可移動，丘陵能挪去，但是我對你的仁慈決不移去。
- 依五十五 1-9： 天主富於寬恕。

### ■治癒的奇蹟

- 谷一 40-45： 治好癩病人。
- 谷二 1-12： 治療一位被朋友從屋頂吊到耶穌暫停的房子裏的殘障者。
- 谷三 1-6： 治療乾枯手的人。
- 谷五 1-20： 革辣撒的附魔者。
- 谷五 21-41： 治好患血漏的婦人，復活雅依洛的女兒。
- 谷八 22-26： 治好瞎子。
- 谷九 14-29： 治療癲癩症的兒童。
- 若五 1-18： 治療水池旁的人。
- 若九： 安息日治好瞎子。
- 若十一 1-44： 拉匝祿的復活。

# 第 8 章

## 確認找到的寶藏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爲什麼捨棄了我！

（詠二十二 1）

有一些醫院研究患者的筆跡來探查病因。仔細研究筆跡，有時可以發現重大疾病的起因，比患者對病的知覺早好幾年，也比X光所能找到的更早。

我們的身體透過一些幾乎看不出來、細微的手的動作，顯示了一些訊號。我們以爲腦力只存在我們清楚的意識裏，其實整個身體是一個腦力網，我們的意識也只能抓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我們的思維更鮮少抓得到我們內在所發生的事。我們的身體、感受與情緒的反應，比我們理智的反應還更快、更敏感。在我們的自覺還沒發現原因之前，身體會提出警訊，讓我們注意到或提

醒我們一些以前本來為我們不重要的事情。

聖依納爵開始做白日夢時，他只顧著想像自己和聖方濟、聖道明、沙漠裏的聖人競賽，完全沒想到在他身上所發生的事，為將來的自己很重要，為別人的重要性更不在話下。他發現不同的白日夢有不同的結果，他夢想他將來光榮的戰役、他去追求有地位的女士的愛之後，覺得無聊、難過與空虛。但是在他夢想和聖人比賽之後，卻充滿生命力、喜樂、平安無比。比較二者之間的差異，就知道自己已經開始所謂的「分辨神類」（即精神生活的分辨）。或換句話說，就是分析情緒和感受，或學習怎麼讀身體的訊息。

聖依納爵在他的神操裏，清楚指出了兩套「分辨神類」的規則。第一套比較適合初學神操者，為了祈求認識罪與祈求悔改精神的祈禱。第二套規則比較適合默想基督生活的人。聖依納爵知道，每個人思路都很複雜，也有它的特質，所以他的規則不是絕對的，也不包括所有的案例。可是他的規則多少都會幫助我們開始讀自己的情緒，而且指導我們對情緒的反應。這一章我要簡短地說明第一套「分辨神類」的規則。

1. 在往天主的旅途中，我們整個的身、心、靈對所選擇的方向開始有了反應。天主在每個經驗中，一直不斷地吸引我們。

「上主，你鑒察了我，也認清了我：  
我或坐或立，你全然認清了我，  
你由遠處已明徹我的思考。  
我或行走或躺臥，你已先知，  
我的一切行動，你完全熟悉。  
你造成了我的五臟六腑，  
你在我母胎中締結了我。」 聖詠 139

聖奧斯定也在他心裏的每個行動中，認出天主的這種作工。他在《懺悔錄》中說：「祢爲了祢自己創造了我們，啊！上主，因此我們的心無法止息，直到安息於祢內。」天主是我們內在浮燥與空虛的答案。如果我們往天主的方向走，也就是如果我們生活的基本選擇，是向著天主，是讚美、恭敬、事奉祂，我們的感受與情緒也會配合這個行動。所以我們會感受到平安、平靜，而且相當喜樂。無論我們做什麼或決定什麼，如果都配合這基本方向，我們的行動或決定，會更肯定我們的平安、和諧與喜樂，或至少不會干擾這些感受。

但是如果我們的行動或決定，與原來的基本方向相反，就會在我們的感受裏留下矛盾的記錄，讓我們常感到無聊、懼怕、緊張或難過。

記不記得第五章，我們把靈魂比喻成羊群和牧羊犬？牧羊

犬代表我們內在的最深處、靈魂的中心，羊群代表我們不同的希望、興趣和欲望。好的牧羊犬代表一位「基本生活的選擇是讚美、恭敬、事奉天主」的人，可是他可能有很多渴望、情緒、感受沒有與基本方向融合，所以在他內它們會像迷失的亡羊一樣地行動。然而如果那個人的行動或決定配合著基本方向，他就需要趕那些反對基本方向的分子。羊與犬綜合的感受是浮躁、疲倦、難過與無聊，不過在歷經整個狀況，尤其是等羊安全過門以後，綜合的感受就會改變，雖然還會有些不舒服，但整體的感受是平安的。

相反的，如果牧羊犬不聽主人的話，而選擇往離開天主的方向跑去，那麼牧羊犬與羊，可能在跑往懸崖方向時，會快快樂樂的，只有那些想往反方向跑的羊，才會被犬追咬。換一句話說：如果我們基本的自我轉往離開天主的方向，我們將滿足自己的自私一段時間，我們的滿足偶爾才會被良心或後悔的刺激干擾。簡單地說，解釋心情與內在感受的規則如下：

■規則一：假如我們基本的方向是嚮往天主，我們建設性的心情、感受、作為、決定都會帶給我們平安、喜樂與平靜，但是破壞性的事，無論從我們內心或外在產生的，都會帶來浮躁、難過與內在的矛盾。如果我們基本的方向是離開天主，我們破壞性的心情、感受、作為、決定會安慰我們，讓我們安心，但是從我們內心或外在產生的建設性的事，會以良心的刺激與後悔來干

擾我們。

2. 以上的第一條規則，雖然很有用，但為某些人可能因為懷疑基本自我有沒有嚮往天主，而造成他們煩亂、痛苦與害怕的感受。假如你擔心，就表示你的基本自我是嚮往天主，否則你不會這麼擔心。要注意，沒有正式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會非常嚮往天主，可是有正式信仰、守宗教規矩的人，卻可能不嚮往天主的方向。在瑪竇福音廿五章中，耶穌訴說了最後審判的情況，祂直指我們在與別人的來往中，表現出我們與天主的來往方式。「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裏，你們來探望了我。」（瑪廿五 35~36）如果愛真理、愛正義、同情別人是一個人的推動力，雖然他不知道天主的名字，他還是與天主相遇了。

這第一條規則，敘述了反省自覺的重要性（請看126頁），在一天結束之後，我們回想那天所體會到的心情與感受，而求天主光照在這些心情之下的態度。

我們也可能會誤解這第一條規則，以為好的感受都是來自天主，而不好的感受是因著邪惡。我們解釋平安與喜樂的感受是從天主而來，痛苦悲傷的感受是從邪惡來，我們以為走向天主的人，會一直處在巔峰，而遠離天主的人，會常常陷於低潮。然

而，好的與不好的感受都可能來自天主。聖瑪竇描寫基督的受難：「他開始憂悶恐怖起來」，而祂自己說：「我的心靈憂悶的要死」（瑪廿六37～38）。耶穌痛哭耶路撒冷，痛哭拉匝祿的死亡，對祂的門徒不耐煩：「你們有耳卻不聽，有眼睛不看，你們都忘記了嗎？」耶穌說法利塞人是「假善人、瞎眼的嚮導、石灰刷白的墳墓、蛇類！」在這些情境中，祂根本沒有什麼好的感受，祂充滿怒氣，祂用鞭子驅趕在聖殿裏換錢的人。耶穌難過、生氣、不耐煩的心情，是祂愛天父與愛人的反應，因為祂的愛是那麼強烈，所以祂的怒氣也會那麼強烈，更因為天父的名受到了污辱，或人利用了宗教的名義。這些負面的情緒不是破壞性的，並不會因此而減少信、望、愛；相反的，就是因為祂充滿信、望、愛，祂看到別人的無信與冷漠，才会有那麼強烈的反應。

這點很重要，因為在西方社會，特別在宗教團體，那些生氣、急躁、不耐煩、難過、悲傷的感受，被視為不禮貌的反應，最理想的是臉上一輩子掛著像彌勒佛般的微笑，或掛著專制教育下的面無表情，不會也不能被觸動。可是生氣、不耐煩、不耐、難過等是正常人的反應，情緒本身並沒有錯。拒絕表達，反而會破壞我們的內在。長期壓抑的情緒可能會醞釀成攻擊別人或者自我殘害的暴力，而使我們更加沮喪。情緒本身沒有好壞，它的好壞在於引起情緒的基本態度。例如：耶穌對在聖殿裏做生意謀利的人生氣，是表達祂對天父家的愛，所以祂氣那些營利的人以天父的家去利用祂所愛與疼惜的窮人。我們對在聖殿裏賺錢的

人也會有怒氣，但角度可能完全不同，我們吃味是因為他們找到了很容易賺錢的方法，而沒我們的份。耶穌痛哭耶路撒冷，表達了祂對民族的大愛，而那時候如果我們哭了，可能是因為我們失去做生意的機會。以上帶我們進入第二條規則：

■**規則二**：建設性的情緒，或是破壞性的情緒，必須由結果來分辨。假如情緒增加我們的信、望、愛，就是建設性的，如果減少信、望、愛，就是破壞性的。

3. 我們開始意識到心裏的情緒與感受時，就會知道它的複雜性，而且無法很清楚地分析出哪些是破壞性的？哪些是建設性的？只能透過一些實際的體驗來進行分辨。我們往往想盡快歸類自己的情緒，可是不應該馬上將它們歸類到好或壞的格式裏，而應讓它們教導我們。

前面提過痛苦的情緒、感受可能是破壞性的，可是也能是建設性的；相反的，很舒服的情緒與感受可能是建設性的，也可能是破壞性的。例如：我感到生氣、難過或懼怕，但是在我內在的深處，這些情緒可能讓我受到天主的吸引，使我更能同情、接納別人，更堅強自己的信德。

那些吸引我更愛天主和別人的情緒與感受，無論是平安、喜樂、興奮或氣憤、難過、懼怕、寂寞，在靈修的專有名詞中，

稱之為「神慰」。（譯者註：神慰不是指所有的安慰，因為我們會自我安慰，會尋求愉快的感受填補不滿足來矇騙自己，這裏所說的神慰是指：仁慈的天主讓我們感受在任何事情上的苦、樂，都有祂的愛與寬恕。）在另一種情況，我們也會感到氣憤、難過、懼怕、寂寞，可是我們封閉自己、感受到黑暗與自憐，還會反抗、不高興，與天主、自己和別人隔絕，這些感受在靈修專有名詞，叫做「神枯」（譯者註：枯寂、孤單…）。所以第三條規則如下：

■規則三：情緒與感受無論痛苦或舒服，如果吸引我往天主的，就稱為「神慰」，如果痛苦的情緒或感受，是推我們離開天主的，則稱為「神枯」。

「神慰」包括舒服和痛苦的心情，但是「神枯」只會有痛苦的心情。注意：只有生活嚮往讚美、恭敬、事奉天主的人，才會感受到「神枯」。人生活的基本方向如果是離開天主，他可能也會偶爾受到良心不安的刺激，可是與天主的隔離不會讓他有痛苦，這就像病人沒有胃口，不會有沒吃晚餐的痛苦。我們經驗到「神枯」，感到被遺棄，其實是好現象，所以「神枯」與「神慰」都是進步的現象，不是退步，而是成長的邀請。

4. 我們對神枯的反應在於第四條規則：

■規則四：神枯時絕對不可以改變神慰時所做的決定，因為神枯時所產生的思想與判斷，與神慰時正好相反。我們處在神枯時，要盡量抵抗它，如果神枯讓我們減少祈禱，我們就應該加強祈禱，如果讓我們封閉自己，我們就更應該接觸別人。當然也要反省神枯的來源。

神枯常隨在神慰之後而來，我們會稍微看到天主恩賜、仁慈與忠實，而意識到極大的平安與喜樂，但當這種興奮的感受減少時，我們的思想會開始懷疑：「是不是自己的幻想…，我沒辦法一直保持這樣的信仰生活…，我的朋友會怎麼想？」最普遍而害人的神枯，是一直有著沒有被釋放的罪惡感（請看第七章134頁）。發現神枯最快的方法是問自己：「我注意的重心在哪裏？是自己或是天主？」。

神枯時，我們主觀的感受沒有好或壞，例如：感受到自己的軟弱時，感受到我們跟天主、別人或自己隔離時，或覺得自己不可愛或沒有愛時，雖然覺得很不舒服，但這些都沒什麼不好。對或錯不在於心情的狀況，而是在於我們對它們的反應。如果所做的判斷與決定是克服情緒的，就是建設性的行為；如果是順著情緒的，就是破壞性的行為。與天主和別人隔離的感受，會讓我們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而把天主與別人區隔於外，因此會有黑暗、絕望與沒有生機的想法。神慰時，當意識到信、望、愛增進時，我們的注意力會放在天主的恩典上，也會更清楚地顯露我

們的罪惡，但我們會知道，我們被天主無條件地接納，祂會賜給我們希望與自信。

第四條規則沒有提到神枯時不能做任何決定，但是說到：「不能推翻神慰時所做的決定。」神枯往往是下決定的關鍵時刻，好的決定會讓我們朝神枯相反的方向走。因此祈禱、繼續開放自己接觸別人，是很重要的。我認識很多人在體味到神枯後，做了最重要的決定，他們克服神枯，也用時間分析了神枯的原因。他們的決定不是從神枯本身來的，而是從克服神枯而來的。他們把握了神慰時所做的決定，同時克服神枯的方向，也分析其中的原因。

在省察神枯原因時，第一個要問的是：我們的情緒是否肇因於疲累？無論是身體或腦力的疲累？但天主是既溫馨又憐憫人的。如果在神枯中，不放棄祈禱，而讓天主看我們的情緒，祂就會教導我們如何分配休息與工作的時間、祈禱與散心的時間。如果神枯不是因為疲勞而引起的，休息或散心就沒有益處，那麼我們就要繼續尋找別的原因。

神枯與憂鬱有沒有關係（憂鬱也可以說是抑鬱或非常沮喪的情況）？這是個重要又困難的問題，超乎我的能力，但我提供一些我的發現，是很有限的答案，因為我有一些輔導有嚴重憂鬱者的經驗。

憂鬱者如果是基督信徒，會比外教人更痛苦，因為憂鬱的事會極度污染他們的思想與心靈，所以他們會更肯定的認為自己不只是與自己和別人隔離，也離開了天主。天主是所有希望的來源。然而如果他們能分析這極度的痛苦，痛苦本身就會釋放他們。暫時以藥物控制是必要的，不過要注意，長期服藥可能會隱藏他們內在的感受，切斷了病患的出路。

用想像力默想聖經中的治療奇蹟，會啓示給一些信友他們憂鬱的基本原因，啓示可能帶來痛苦，因為信友會發現自己多麼缺乏信德，也會意識到一些心中的假定，這些假定反將他們困在憂鬱裏，他們會認為自己的問題，不只比他人的嚴重，還超出天主的力量。只有在憂鬱者承認天主的力量總是比問題更大，而且任何黑暗或罪惡祂都能克服的時候，憂鬱的情況才會有所改善而停止捆绑他們。

我們前面分析過神慰與神枯，知道神慰會在痛苦與舒服的感受中運作，因此依據我的經驗，我肯定並相信神慰與神枯也會在憂鬱的情況內運作。我有過引我走向天主的憂鬱，也有過引我離開天主的憂鬱，兩種情況都不舒服，如何分別這兩種不同的情況？我們可以自問以下的這些問題：「我的情緒領導我往哪個方向？它是不是讓我在心靈深處認識到天主是我的靠山、我的依靠、我的力量？或是導致我將自己封閉在黑暗中？這種可怕的封閉是否將我隔離，把我關在信、望、愛無法穿透的牆壁中？」

5.神枯時另有規則如下：

■規則五：

(1) 應該知道神枯會過去。

(2) 雖然我們有時感受不到天主的臨在，但如果我們能夠把重心放在祂身上，祂就會藉著神枯教導我們。祂會挖出我們假的安全所在，並在我們的空虛內將自己啓示給我們，希望藉此充滿我們、擁有我們。

神枯是痛苦的，可是如果能夠保持鎮靜，不推翻神慰時所做的決定，即使神枯的結果具有破壞性，卻會變成新生命的泉源。我們想像自己在天主的手裏，有如陶土捏在陶工手裏（耶肋米亞跟依撒意亞所引用的例子），將神枯視為陶工手中揉搓著的土，將被塑成一個能保存新生命的盛水器皿。沒有被捏塑的土，是沒辦法存水的。

神枯掏空我們，所以我們可以接受更多，過程雖然痛苦，可是事後會發現感受與視覺方面的新視野。透過內在的痛苦，我們會更敏銳感受到別人的痛苦，也會更珍惜以前收過的禮物（恩典）。在痛苦內，我們也會發現以前未察覺的、更深的力量。我們會重新了解：耶穌基督的意義、祂是我們黑暗中的光、祂受難的意義，祂降臨到我們的痛苦、黑暗與死亡中而重新復活了。所以在我們任何體驗的深度中，都臨在著天主救贖的力量。

## 6. 第六條規則是如何對待神慰

■規則六：神慰時，要好好把握機會，把它當成一個禮物，一個無條件賜予我們的禮物，是爲了啓示我們一個事實：我們一直活在天主的仁慈與忠實的懷抱中。在神慰中我們已經稍微體驗到這點，讓這事實成爲我們神枯時希望的錨。

無論是在祈禱內或祈禱外，如果我們意識到平安、平靜、快樂與欣喜，要很感激地接受，因爲那不是因著自己的功勞，而是天主的賜予，是無條件的禮物，我們應大方地欣賞並享有。那些感受是在我們知覺內一道事實的小光芒，照射我們的每一部分：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天主的仁慈擁抱內。在以後的篇章中，我們會再討論、分析神慰。這個階段要先衷心感激並接受所有的神慰，要安心，因爲如果這些感受是出自破壞性的根源，天主一定會讓它顯露出來。最大的錯誤是繼續滯留在這懷疑中：我們所碰到的好事應該都是壞的或是幻想來的。這種不相信的情愫，真的會截斷天主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活在祂內就是要享受愛、快樂、平安、忍耐、堅強與依靠，而且會覺得這是稀鬆平常的事。

大部分的人會感受神慰與神枯的交替，因爲我們的精神有多層次的自覺，在某層中我可能自覺到自己充滿信心，相信天主擁有所有的力量，在祂以外，我無能爲力。之後，我的安全感又

可能受到威脅，我已進入更深一層的自覺，發現我的信仰沒進入這一層，而且在那裏不知不覺地過一段無神論的時期。某一時的際遇是信仰成長的邀請，我可能接受邀請，而在這更深的層次中安度幾年，另一時刻的際遇，會讓我發現自己正處在更深層的無神論中。我們往天主的旅程，就像飛行的小鳥，爬昇一段到高處後再滑降，而從低處又再爬昇，然而每次的調整，都是為了重新出發、飛的更遠。

電影有主題曲來描繪電影的內容大要，本書也有句像電影主題曲一般的話，就是「答案在痛苦裏」。我們怕所有引起痛苦的事，也想逃避，然而逃避的同時，我們也遠離了答案。

7. 所以爲了學習辨讀自己的情緒，有另外一條有助益的規則：

■規則七：要面對常浮現的恐懼

要面對我們所懼怕的事情，正如心理學家容格所說的：「要面對你的影子。」懼怕如同罪惡感，是人對危險正常、有益的反應，可是如果拒絕面對懼怕，就無法發現威脅我們的危險。如果我們拒絕面對懼怕，懼怕可能會變成霸道至極的霸王，瀟灑並毒害我們生活的每個層面；如果面對，就會發現懼怕常只是個幻想，這是事實，而且有例爲證。

我帶神操時，有位名叫湯姆（Tom）的信友與我分享他的夢，他說那起初是個惡夢，他手無武器、單獨一人在黑暗的森林中，他在樹叢的影子中看見好似有形有體的什麼、威脅地望著他。在夢中他知道那地方叫做：Recife，但是他根本不知道Recife在哪裏。因為他不能自我保護，所以決定想辦法與那些威脅他的形體為友，結果有些形體消失了，有些則表現出與他本來就是好朋友，而且在他的旅途中，繼續保護他。他後來反省夢境時發現了Recife這個字的雙關語：「Receive」，意思就是「你要接受生活上所害怕的事，與他們為友。」於是，他細察後發現自己生活內幾種恐懼的事，都消失了，還有些竟然原本就是他力量的泉源。

聖經裡最常出現的一句話是「不要害怕」，天主在基督內戰勝了所有邪惡勢力與破壞力。天主是驚奇的天主，祂會讓我們所做的和別人對我們所做的壞事，變成我們救贖的工具。復活節教會有一首美麗的詩歌，歌的首字是拉丁文「Exsultet」，意思是「歡喜吧！」還有句「O felix culpa」，意思是「幸運的罪過啊！」詩中還敘述了原由：「亞當的罪過，確有其必要性！因那竟為人類賺得了如此偉大的救主。」

面對自己懼怕的好方法，是把這些所怕的事與一位可靠的、值得信任的、願意聆聽而無條件接受我們的人分享。我們如果說得出自己的恐懼，並給它起個名字，就可以撫平它，也可以

不再受制於它。這在「生命線」個案中是歷歷可見的，生命線竭力歡迎悲痛或有自殺意念的人來電交談。

我知道第八章實在不容易懂，必須要謹慎，讓神慰與神枯順其自然、不要一直看著自己的情緒，忙於應付自憐。神慰與神枯的特色都是突然而來的，因為是內心的反應，所以也超過我們自覺即時掌控的能力。當然我們常常無法很快發覺內心的變化，往往事後才意識到神慰或神枯所帶來的感受。路加福音中有個很好的例子，在第二十四章，聖路加提到了厄瑪烏的二個門徒，因為太專注於自己的失落感，所以並不覺得和陌生人同路，有什麼特別。後來擘餅時，他們認出耶穌，才彼此說：「祂與我們說話時，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嗎？」倘若能發現比較明顯的神慰或神枯的經驗，要心滿意足，但如果機會不多，也不要驚訝！只要多練習、多體會，我們就會很快發現自己情緒的品質。

基督願意與罪人一起用餐，祂接受我們，把我們當成祂自己的家，家從此與過往大不相同了。祂像個叨擾的客人，想在所有的事上為我們作主，祂介入我們個人的事，打斷我們原來的計劃，祂顛覆我們的人際關係，介紹我們認識我們不喜歡的人，祂混淆我們的想法，讓我們的財產、職業，連生命都遭遇險境。我們不好意思請祂離開，可是可以將祂推入家中的小角落裡並加上鎖，我們會說服自己的良心，好好地裝飾這個小角落，我們不吝於花費，每凡經過都恭敬地鞠躬或跪下，而且繼續過著我們習慣

的生活。我們雖然很高興將祂當作客人，可是卻要保證祂不來管事，讓祂變成可愛的、聽話的、安慰的、沒危險的小耶穌。

下一章我會將每個人都有的、類似這種想管理耶穌的傾向，好好地加以描述。



## 功課

如果你覺得很難了解這些分辨的規則，不要驚訝！以下的練習，可以幫助你在自己的經驗中，認出這些規則。

1. 在自我反省的經驗中，能認出稱得上神慰或神枯的情緒或感受嗎？
2. 在自己的經驗中找出第四、六、七條規則的例子。
3. 根據自己的經驗，想辦法記錄自己的分辨規則。



# 第 9 章

## 令人意外的天主

宗教竟能引發如此可怕的行爲

~Lucretius

在法德兩國的許多墓園中，埋葬著過去兩次世界大戰數以萬計陣亡的人。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雙方的墓園都標榜著他們是「爲了天主和國家」而殉亡。爲國捐軀的烈士確實令人尊敬，但問題是天主絕不會要我們相互殘殺。核能潛艇是爲了國防而建造，打著「保衛國家」的名號，卻具有足以摧毀整座城市、殘殺百萬人的強大火力，它在出航前領受隆重的祝福，向隨行的人及飛彈發射地宣稱凡此種種都是「爲了天主」、「爲了國家」。罪惡就是不讓天主作天主，這種「不讓」的態度深藏在我們心中。我們甚至會妄用天主之名來爲自己的自私、壓榨和迫害的行止辯解，深信自己的行爲是公義的。

前一章的一些基本原則幫助我們區分生活中天主的創造性行動，以及我們內惡劣的毀滅性行動的差別，在這章與下幾章中，我們會很詳細地談這個問題。基督死亡、已從死者中復活，如今是萬有之主。在祂內，我們才有真正的身分。聖保祿說「住在耶穌內的天主之神使祂從死者中復活起來，現在在我們心裡。」他為厄弗所人是這麼祈禱的：

「求他依照他豐富的光榮，藉著他的聖神，以大能堅固你們內在的人，並使基督因著你們的信德，住在你們心中，叫你們在愛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礎，為使你們能夠同眾聖徒領悟基督的愛是怎樣的廣、寬、高、深，並知道基督的愛是遠超人所能知的，為叫你們充滿天主的一切富裕。」（弗三16～19）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這麼做來彰顯天主的光榮」，但我們卻常常受誘惑想取代天主，「要如同天主」一樣，而且也會利用基督為自己的貪婪、膽怯和自以為是的正義作辯解。

假使基督今日以真形實體顯現，我們會怎麼接受祂？這一章，我嘗試以想像的方式來答覆這個問題。看過上一章沈重的內容後，本章看起來雖然比較輕鬆，但還是很嚴謹，目的是為了幫助我們看出我們所認知的的基本「常識」、尊重和宗教境遇，如何蒙蔽我們，使我們看不到基督的真理、認不出祂活在今日所有祂深愛的男男女女內。以下練習所提到的福音故事，筆法很特殊，

看時不需要太嚴謹，譬如在教堂內賣書報的問題，我就不認為教堂後院需要全面禁設書報攤。希望你們在讀了下面故事後，也能如法炮製運用這個方式寫下自己對福音中耶穌的看法，以及你們的教會今日可能怎麼看待祂。

我想像自己是北愛爾蘭的一位堂區神父，選擇北愛爾蘭，是因為該地能反映出基督時代，因宗教和政治激烈衝突而分裂的巴勒斯坦地區。堂區神父被堂口一位希望有朝一日能成為司鐸的人所激怒，他向英國各大修院和修會團體申請入會，而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斯的主教及神長們，紛紛寫信給這位本堂神父詢問申請者的背景。操勞過度的本堂神父曾予以簡短的回覆，說明這人絕不適合擔任神職。然而在本堂神父回覆後，還是又接到不少希望獲得更進一步資訊的洽詢信件，所以這位本堂神父在不堪其擾的情況下，寄發了這封通告：

寫於暴雨港天主堂神父宿舍

致諸位英格蘭、威爾斯和蘇格蘭的主教及神長們

敬愛的基督內弟兄們：

恕我冒昧寄這封通告給您們，希望閣下大人在花幾分鐘閱讀後，能省下貴修院及初學院的寶貴時間及金錢，也希望因此能避免可能的瓦解。

馬奴爾先生這位年輕人，三十三歲，是本堂的信友，他已向您們當中幾位申請入會，未來也可能會向其他的修會團體申請。您們中有人請我提供參考資料，我因著愛德並限於煩重的工作，僅能簡短答覆我認爲他不適合司鐸之職的看法。您們中有幾位仍請我提供更詳細的說明。我十分佩服閣下們的意願，也瞭解您們希望這個年輕人能被公允對待，特別在聖召青黃不接的時期，盡量培育可能的聖召（雖然我並不看好這位青年）。然而，我卻沒有興致提筆寫有關無業青年馬奴爾先生的事，實因敝人除了沈重的本堂職務外，還受命於主教接管柯谷宏蒙席在教區婚姻法庭的工作，柯蒙席在兩年前與馬奴爾先生見過面後，就因心肌梗塞而一病不起，同時我也失去了一位管家，這點容我之後再詳細說明。

我對馬奴爾先生的認識僅限於幾次的會面。三年前我剛來本堂時，馬奴爾先生已經離家，只偶爾回來看看，爲此我感謝天主。我曾和幾位與他熟識的人交談過，特別是本堂新來的會計，他是位聰明而有衝勁的青年，曾和馬奴爾先生合夥過。

馬奴爾的父母（其父親幾年前已過世）在25年前來到我們本堂，聽說他們之前四處流浪，他們的兒子後來也是如此，他的母親是位沈默寡言的女士，這個性在已不再流浪的吉普賽人中並非罕見。和這戶人家熟識的人告訴我，其實馬老先生並不是馬奴爾先生的親生父親。我是位思想老派的人，認爲基於這點，應該

慎重考慮他入會的可行性。

馬奴爾先生在青少年時期，曾在與父母度假出遊時出走三天。閣下應明瞭早年有逃家紀錄的人，心智上通常多少有些不平衡，這點大家都清楚。當他被找著時，這孩子居然還說他是去辦他父親的事。這孩子當然知道自己出自非婚生，也可能已經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他的幾個親戚對此一說大不以為然，他們認為他被附魔了。

馬奴爾先生沒受過什麼正規教育，少年時承繼父業成為木匠，青年階段到處流浪，多數時間出奇地安靜，但卻有著流利的口才和迷人風采，容易使不機警的人受騙，而這種容易受騙的人在本國還真不少。三年前他放棄本業又再度流浪，偶爾才返鄉一次，有時單獨回來，但大部分時候是和一夥狐群狗黨一同回來。其中除了頭腦簡單的人外，還有一些知名的暴力分子、詐欺犯和娼妓。俗話說得好，從一個人所交往的朋友就可以看出他是什麼樣的人。目前有件莊主控告馬奴爾先生和當地一名瘋子的待審案件，據說他們聯合搗毀了一大群豬，他們好像把這群豬趕到山崖邊，所以才掉入海中。

馬奴爾雖然沒有受過什麼神學或一般學科教育，卻自稱為傳道員。連美國西部海岸都對他自己和天主所作的神學論述，引發爭論。

近二十年來，教會某些組織感染了一股愚蠢的自由風潮，例如天主教母親之友會和聖高隆騎士會等，他們看見馬奴爾先生對團體的某些領域頗具影響力，就聯袂邀請他去演講。不過，他的演講反而給了這類自由派有益的警告，因為他在演說中肯定罪犯和娼妓將比他們更早進入天國。甚至對他相當容忍的堂區傳協會，也請他來演講，然而他在演講中表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信徒與天主更為親近，這種煽動性的論調，引起群眾憤慨和騷動，好險他最後幸運脫逃而能保全性命。我將評斷留給各位，這個人所懷有的到底是怎樣的精神，足以讓他為熱心教友們演說時，激起如此的憤慨和騷動。

我剛接本堂時，就聽說有關馬奴爾先生的傳奇，但是我決定自己來評量他。於是我沒有請他的伙伴們，只請他單獨前來和當地幾位神父共進晚餐，其中包括本地首席倫理學家，同時也是教區婚姻法庭主席柯谷宏蒙席。與會的神父們剛開始有禮地款待馬奴爾先生，但開飯後不久，城裡一位相當知名的女人不請自來地進到晚餐廳，並以不妥的方式當眾表達她對馬奴爾先生多情和歇斯底里的情感。我想閣下大概可以想像當天來賓們是如何驚訝地呆坐在椅子上。馬奴爾之後用那女人的濫情眼淚為題，相較於先前我們對他所做的正式款待，無理地訓了我一頓。之後他更魯莽地向那女人保證因著她的信心，她的罪得到赦免。這點使柯谷宏蒙席離席後不久就心臟衰竭。由於對馬奴爾表示友善，我不僅必須接管柯谷宏蒙席的重責大任，也折損了我的管家，因為她對

這個意外感到相當憤慨，不肯相信我根本就沒私下請那位女士來用餐，而她盡心服務二十年卻未曾被邀請過。

馬奴爾在戶外向群眾施教時，有時也提供餐點。他雖然失業，卻似乎訂得到無限的食物，還在一次場合中提供飲料。他慷慨地發放食物，所以他的聚會比較像聚餐而不像宗教聚會。有一回他還斗膽將吃剩的食物拿給長老們吃。我很難相信這批食物不是贓物，在諮詢過教區的倫理學家後，我將食物送給「救世軍」作為宗教交流的一點心意。

在教誨中，他流利的口才和風采使每一句說過的話，都對單純的信徒造成了無可言喻的傷害，不但破壞他們的宗教和道德生活，更失去對神職當局的尊敬。雖然馬奴爾先生宣稱他未曾教唆人違抗教會當局，但他也不鼓勵那批單純的信友恭敬地遵守他稱之為「一窩毒蛇」和「漂白的墳墓」的人。他稱全能的天主為「爸爸」，這位爸爸好似將時間都花在馬奴爾的朋友、罪犯及娼妓們所喜愛的事物上。他曾說守主日的規定是為了人的好處，而非為了滿全律法的要求，因而使全國守主日的人口大幅減少。

從政治面來說，他對我們生活中的暴力、複雜性和微妙情況的看法，可以說是極其天真。如果我們想要在這充滿紛亂和麻煩的土地上保持團結的力量，就必須仰賴天主教團體的凝聚力，但他對這點似乎一無所知。他所謂的教導忽略了使國內基督教派

分裂的真正差異點，反而將人們的焦點從倫理神學及宗座訓導的難題，轉移到彷彿愛著所有人的「爸爸」身上，但他卻很可能並不愛我們這批負責傳教、教導和聖化教會的人。

他宣稱自己和政治無關，並斥責任何暴力，不論是英國部隊、愛爾蘭革命軍或是U.D.A.都一樣，然而他對「爸爸」的闡述根本無法帶來和平，反而強化了分裂，因為他的這種說法引起了內訌。儘管他本人抗議一些人對他充滿政治企圖的指控，但大家都知道他私下與各派具有影響力的人會面。一旦這事曝光，他和其他人的性命就處於旦夕之中。在微妙政治情況中，魯莽和未經思慮的話會像顆炸彈一樣具有殺傷力，而馬奴爾先生則像是座遊走的軍火庫。

馬奴爾先生有如許多自稱為和平效力的人一樣，也有著火爆的脾氣。不久前他才因搗毀儲藏室和書報攤的桌子，在主教座堂外引起轟動。雖然這事已經報警，他也被通緝，但他卻因此消聲匿跡。然而最擾人的說法是認為他被附魔了，尤其是他的一些親戚，更毫不猶豫地如此肯定。他的確是和附魔的男男女女來往，其中有些還成為他的忠實信徒。他似乎也有些超能力，與附魔的人沒什麼兩樣。

他可能很快就會被逮捕入獄，還有好幾個案子都跟他有關，大概好一陣子不會聽到他的消息了，不過他狡猾如蛇，很可

能會順利逃到國外繼續作亂。

請求閣下原諒我寫這封冗長的信，因為你們當中有些人可能因當今聖召普遍短缺而浪費不少時間和金錢來鼓勵這個人，他乍看之下似乎是位可考慮的人選，但如果不慎接受了他，很可能會對貴修院或修會帶來負面影響。

請求閣下為敝人祈禱，在下也為貴教區、修會以及團體的優良聖召祈禱。

暴雨港天主堂本堂神父、神學博士  
西滿 敬上

當我在寫這封信並意識到西滿神父的幾個盲點時，也開始看到自己有某些相似點，我們應該為自我矇蔽負責。我們經常利用天主和基督來為自己的狹隘思想和行徑辯解和撐腰，我們需要教會的制度性和批評性來檢視我們的自我矇蔽，唯有基督才是我們的老師。基督是個奧秘，我們無法真正把握住基督的真理，我們能做的只是請求被祂佔有，被祂那超越所有知識的真理和愛佔有。以想像的方式默觀福音景象，是認出基督今天如何活在我們心中很棒的方法。當祂將居所置於我們內時，不只是我們讓耶穌進入我們的生活，也是我們將自己的家讓給祂，因為祂是萬有的主，祂愛祂所造的一切。

以下兩章提供我們反省基督的生活、死亡與復活，主要的目的是為鼓勵讀者，用想像力默禱福音中的基督，這會讓你以自己的方式來碰觸到祂，這是為你最好而且是唯一的方式！



## 功課

請專注地讀一部福音，之後寫一封信或一篇文章或小故事，來描寫基督在現世生活中，如何被歡迎？是哪些人會歡迎祂？還有祂如何被拒絕？又是哪些人會拒絕祂？

# 第 10 章

## 認識基督

「我將一切都看作損失，因為我只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為了他，我自願損失一切，拿一切當廢物，為賺得基督，為結合於他。」（斐三 8~9）

我們開始以想像力看福音的場景時，常對當下所遇到的基督，感到驚訝！有些人認為基督比他們想像中的還平凡，有些人則很驚訝、很震驚。曾有個人在默觀中看到基督扮小丑，還翻筋斗，驚訝表示我們可能接觸到的生活的基督，驚奇的天主的肖像。聖若望寫道：「他來到自己的領域，自己的人卻沒有接受他。」（若一 11）因為祂不符合他們所渴望的、光榮有權力的默西亞。這問題至今依然存在，因為我們在基督信仰的教導中，過於注重基督的天主性，結果卻模糊了祂的人性，造成我們認不出自己身上或別人身上的基督。其實教會一直教導我們：基督既是

完全的人，也有完整的天主性，而且祂的天主性根本不減少祂的人性，反而完整化了祂的人性。

所以觀看或默想福音的第一個指南，是將基督看成是完全的人，看祂的限度與被約束。祂也需要學習、認識天主是誰，祂也花一輩子的時間讓自己的信仰成長並體會人的情緒、愛、喜樂、害怕與惶恐，以及喜歡與不喜歡的事物；祂曾餓過、渴過、累過，也受過誘惑。我們是透過基督的人性，透過自己的經驗與他人的經驗，才開始知道祂天主性的意義，祂不是在人性外，而是在我們的人性內接觸我們。祂在我們的空虛內很親密地啓示祂自己的臨在，祂是我們寂寞中的伙伴。我們的人性很寶貴，因為天主取得肉身而成爲人。

第二個指南是：我們在福音內看到基督時，無論何時或何種面貌，我們也都看到了自我的畫像，因為我們的使命是「成爲另一個基督」。早期教會的神學家說：「天主成爲人，爲了使人成爲天主。」基督不只是一個讓我們仿效德行的好榜樣（這不是祂的重點），更是我們生命的來源與意義。我們存在的意義，就是成爲另一個基督。「讓耶穌復活的聖神也活在你們內。」（羅馬書八11）在福音的場景中注視祂，我們就會稍微瞥見，天主在造世之前要我們變成的樣子：就是另一位基督。

第三個指南（本章的全文皆與此相關）是尋找開啓基督人

格的鑰匙。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藏寶藏的田地是我們個人的生活，而這寶藏是我們的內在，是我們獨特性格內的基督。教會先藉著聖經、藉著教會對聖經的研究，指出通往基督的方向，但教會的角色更有如一個告訴我們該在田地的哪一處開挖的人，爾後讓我們看到安放寶藏的寶盒。既然寶藏在我們自己的內在，自然只有我們自己能接近它，沒有人，甚至教會，能替我們開啓寶藏；那情況正如銀行的刷卡密碼，我們都有自己的密碼，而且只有基督能將這密碼啓示給我們。因此祈禱不是熱心教友的自由選擇，而是基督信徒生活的基礎。假如不在教會內祈禱、不注重奧祕性的靈修，我們就會像個守財奴，很吝嗇地保護著自己的寶盒，雖然很高興擁有它，卻不懂得欣賞它。寶盒中或許滿是骨頭和蟲蟲，然而我們會以正義或不正義的方式，呵護它、珍惜它、隔絕它，不是珍惜它的內容，而是以為保護這寶盒是我們生存的目標，所以會在所不惜地加以維護，然而卻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我們自己也不覺得需要去檢測其內容。

這種態度不但是教會內紛爭，也是與不同教派之間紛爭的基本根源。我們把基督當成了招牌，把祂掛在我們生活中無意義的雜物上、掛在我們的貪婪與權位上、掛在我們所朝拜的舒適與自大上。當有人挑釁或批評我們時，我們就會向反對我們的人揮動那塊基督的招牌，以控訴他們是不正派的、異端的，而且威脅了我們的永生；但其實是我們威脅了他們。爲了保護自己與天主，如果有必要，我們會索性毀滅他們。現在教會內真正的分

裂，不是在基督徒的教派中，而是在兩種不同態度的人之間：一是開過寶盒的基督信徒，並以寶盒的生命力生活的人，另一是還坐在被鎖的寶盒上的基督信徒，後者既緊張又惶惶不安，還不時批判那些有基督新生命的人。

第三個指南雖然不會為我們開啓寶盒，但是可以避免我們朝拜自己所創造的偶像、避免在創造的偶像上掛上基督的招牌。這個指南就是基督與天父的關係，而這層關係與互動，讓基督的生活整合，讓基督的教導整合，也會讓我們的生活因此而整合。

只有路加福音記載了一句耶穌三十歲之前所說的話：耶穌的父母有三天之久找不到祂，後來他們找到祂時，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知道我必須在我父親那裡嗎？」（路二 49）和祂的最後幾句話：「父啊！你如果願意，請給我免去這杯罷！但不要隨我的意願，惟照你的意願成就罷！」（路二十二 42）以及在十字架上斷氣之前祂說：「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中。」（路廿三 46）馬爾谷提到耶穌最早期的話是：「天國臨近了！」而天國就是祂父親的國。

基督與天父的關係滲透了祂所看到的世界，包括祂的行動、反應，以及祂的教導。祂對天父的認識浸透祂整個人，正如酵母影響麵糰、鹽巴給食物調味，也如萬丈光芒投入了黑暗。祂所看到的無論是麻雀、田地的百合花、被撒的種子、收割的麥

子、被牧放的羊、樹上的水果、風景、雲朵的花樣與顏色、人臉上的表情與妝扮、風俗民情、經濟與政治世界等等，祂都以祂與天父的關係來看待。

耶穌如何看待祂的父親？要注意祂所用的比喻，因為我們會在比喻內發現祂對事物的看法與評估。

耶穌講論天國的比喻、天父扮君王的角色時，最喜歡用喜宴、婚宴來描寫天國。

原先被邀請的客人拒絕參加時，君王分派僕人走遍大街小巷，以邀請所有的人：好人與壞人，來參加餐宴。路加福音很清楚地敘述了僕人們帶回來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癱腿的人。但君王還是不滿意地要求：「你們出去到大道上以及籬笆邊，勉強人進來，好坐滿我的屋子。」耶穌描寫了天父的仁慈滿溢。天父只希望能將祂所有的一切分享給愈多的人愈好。在比喻中，只有拒絕接受天父仁慈的人，或擋住別人去接受祂的仁慈的人，才會讓天父震怒。

在兩個兒子的比喻中，我們看見所描述的是對浪子非常大方的父親，甚至大方的比浪子還揮霍。小兒子丟了他家的臉，其實只要父親接受他回家，就已經表示出他的大方。然而父親一看到他走近，就狂奔出去迎接他、擁抱他，給他鞋與外套穿，更為

他帶上戒指，後來還宰殺肥牛，大大地宴請賓客，依常理說，這番行徑是有點過了分。而我們這些小心翼翼、循規蹈矩、受過亞力士多德「中庸之道」教育的人，則與那位很節制與勤奮工作的哥哥感同身受。不過父親在面對大兒子的抱怨時，還是一樣大方地說：「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留下九十九隻羊去尋找一隻迷失的羊，也表示父親的揮霍無度。在教會內我們常常修正這種揮霍，因為我們把注意力與精神都集中在棧內一隻安全的小羊，而留下九十九隻迷失在外的羊。

天父被描寫為不謹慎理財的人，祂寬免了欠祂一萬個塔冷通的債戶，以現在的價值來估算，那可是好幾百萬美金，然而祂的震怒是因為祂所寬免的債戶，卻對他的朋友索回積欠他的小債務。天父的怒氣是針對卑鄙小氣的人，如那位讓乞丐拉匝祿餓死在門口、自己卻天天奢華宴樂的富翁。看到天父對錢財的很不在意，讓我真想控訴祂縱容欺詐的人。又如：在不義管家的比喻中，管家知道當問題揭發時會被趕走，所以為了討好一些朋友，他偽造主人的帳目，主人卻稱讚這個不義的管家辦事精明。主人給勞苦整天的雇工與只工作一小時的雇工同樣的薪水，讓我們誤以為天父似乎反對人用錢謹慎。謹慎的僕人小心地保留他唯一的金幣，當主人回家如數奉還時，卻受到責怪，其他兩位冒著失去一切的危險而賺更多錢的僕人，反而受到讚美。

以人的標準而言，在諸多比喻中，父親被描寫得很大方、揮霍無度、有點瘋狂；天父的價值觀在現今世界似乎不管用！耶穌：天主的聖言，以人的語言的表達，顯露出與天父一模一樣的大方。加納婚宴中，祂大可不必在宴席即將結束時，賜予大量的、180加侖的、高品質的酒。祂讓五千個人吃飽後，卻還剩了十二籃滿滿的碎塊。祂對錢的不謹慎是「有罪」的，尤其是祂在聖殿掀翻了換錢者的桌子，並把他們趕了出去，據說就是因此而導致祂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耶穌基督與天父是合一的，所以不看人的面子，不需要地位為後盾。祂形容自己如「人子」，依釋經學者的注解，「人子」在阿拉美語土話中的意思是「平凡小子」。祂藉祂的人性反射了天主的本性，所以雖然祂是為天父而存在，卻也是為了我們而存在（雅威的原意）。基督的這個基本特色，在最後晚餐中被表達得最為淋漓盡致。

「耶穌因知道父把一切已交在他手中，也知道自己是從天主來的，又要往天主那裏去，就從席間起來，脫下外衣，拿起一條手巾束在腰間，然後把水倒在盆裏，開始洗門徒的腳，用束著的手巾擦乾。」（若十三 3~5）

在這些行徑中，我們看到了天主的作工轉換成了人的語言與行動：洗腳的天主！基督這樣的行為，不只為我們表彰了服務

的榜樣，也傳承了天主的生命。祂對抗議的伯多祿說：「假如我不洗你，你就與我沒有分。」天主把祂的生命恩賜我們就如同賜予基督的一樣，而且是為所有的人，所以耶穌告訴祂的朋友：「如果我，你們的主，老師給你們洗了腳，你們也要彼此洗腳。」（若十三 14~15）

其他福音所提到的最後晚餐，基督拿餅並祝福擘開說：「你們拿去吃，這是我自己，將為你們而犧牲，你們要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天父把自己的生命透過耶穌的人性給了我們——「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們的」，「你們要紀念我而這麼做」，目的不是要我們舉行一個禮節，而是要求我們讓基督分享的生活，也就是天父的生活成為我們的生活。

倘若基督的生活掌握了我們，我們的生活必然會有所改變，從自我保護、自我關心、尊重自己的生活轉變為施予的生活，因為天主——憐憫人的天主——會充滿我們整個人。在最後審判時，耶穌很清楚地表達出能得救的，是那些活出天主的憐憫的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參瑪廿五）而不能得救的是那些沒有憐憫之心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如同你們忽略了對我最小兄弟做的，你們就是忽略了為我做的。」

天主的怒氣是留給那些拒絕憐憫人的人，無論他們是多麼

熱忱奉教、循規蹈矩、恪守教規。

「我痛恨厭惡你們的慶節；你們的盛會，我也不喜悅；即使你們給我奉獻全燔祭和素祭，我仍不悅納…。讓你們喧嚷的歌聲遠離我；你們的琴聲，我也不願再聽；只願公道如水常流，正義像川流不息的江河！」（亞毛斯先知書五 21～24）

聖保祿很嚴厲地批評了那些爲了自己的得救，一直倚靠宗教教規的人：

「既然你們與基督已同死於世俗的原理，爲什麼還如生活在世俗中一樣，受人指點：『不可拿，不可嚐，不可摸』，拘泥於人的規定和教訓呢？—其實這一切，一經使用，便敗壞了。這些教規既基於隨從私意的敬禮、謙卑和苦身克己，徒有智慧之名，並沒有什麼價值，只爲滿足肉慾而已。」（聖保祿提的肉慾包括精神的驕傲、自欺、自滿…）（哥羅森人書二 20～23）

聖保祿書信中所提的肉身，表示我們內所有拒絕天主的地方。悔改之前聖保祿過著謹言慎行、恪守法律的生活，因此嚴禁享受，他後來形容自己就是這樣活過肉身的生活。福音中的耶穌是最溫和的人，極具包容性，又非常慈悲爲懷，可是也是最不妥協的，祂說過「不能同時事奉天主與錢財（魔鬼）」（路十六 13）、「誰不跟隨我就是反對我」（瑪十二 30）。在基督信徒的傳

統中，我們的生活被看成善與惡、天主與魔鬼的爭鬥。無論喜歡與否，我們都無法置身事外、都有份於這場戰爭。天主的生活是給予的生活，是為別人的生活；而魔鬼的生活則相反，是為保護自己、任意犧牲別人的生活。在基督信徒傳統的認知中，魔鬼（假的神）的精神被化身為撒殫，也稱之為「路濟弗爾」（Lucifer），意思是「帶光者」，因為牠把自己解釋為光的現象，牠是似是而非的、彷彿可信的，但聖若望叫牠「欺騙之父」。

聖依納爵在他的神操內、在開始默想基督公開生活之前，提出「兩旗默想」：撒殫的旗幟與基督的旗幟的默想。他覺得這個主題很重要，所以要求做神操的人，要花一整天默想這主題，先默想一個小時，之後再默想三次，每次一個鐘頭。這個默想不是為了選擇兩旗之一，因為聖依納爵認為凡來避靜的人，已經選擇了基督之旗，只是他要我們更意識到「路濟弗爾」（惡魔）在善的表面下，所用的狡猾方法，以導致世界性的毀滅。聖依納爵也說惡魔是人性的敵人。讀者可能不喜歡惡魔、撒殫、路濟弗爾等名稱，若是如此，可以不提牠，然而我們不能不提有股可怕的、具毀滅性的、會感染與控制人精神的勢力。這股勢力會是十分禮貌、頗有格調、很有信仰但似是而非地駐紮在我們的心中，悄然地、若無其事地發酵，最後卻在激烈的毀滅下爆發。

幾年前一個五月的晴天，我在蘇格蘭的 Holy Loch 散步，那是我們軍方潛艇的營區。水面很平靜，反映出山與天的倒影，水

面上只有因核子潛艇的潛望鏡靜靜在水下滑過所帶來的些微波動，這個景像反射了我們每個人生活內在與外在的實景。我們表面上所顯示出來的，都很漂亮、很規律，但內地裡卻隱藏著毀滅性的勢力，會在某次的火球內吞噬其他的人群，或是燒死，或遭酷刑，即便是剩下的，也必殘缺不全，不僅如此而已，這勢力還會在尚未出生的下一代運作。

聖依納爵在他兩旗默想中為我們勾勒出所謂的邪惡，畫出邪魔在巴比倫的平地中坐在冒煙的寶座上，身邊圍著許多小魔鬼，牠派遣牠們到世界各地，「不容許忽略任何省、市、城鄉中與任何生活階層的人」。

小魔鬼要分三步驟來擄去所有的人，先教人們嫌貧愛富貴，因而使人們愛世上的財富與榮譽，爾後等著他們掉進自己驕傲的圈套中。

富貴本身並不是不好，榮譽、地位也不是壞事，都是好的，也可用來讚美、恭敬、事奉天主。但富貴是為了解，而不是為了貯藏；榮譽與權力是為了解更能服務別人，不是為發揮個人自大的虛假感受。富貴與榮譽都可能變成我們的偶像、我們的邪魔（Mammon），而讓我們的生活無論是有餘或負債，都端賴銀行的存摺，或者生活品質的好、壞，也全繫於是否受到尊敬。

世人、教會與國家都需要反省這種撒殲的旗幟的意義，也該反省牠為什麼是人性的敵人。世上的財產是天主的祝福，但是如果成了我們的偶像，毀滅就會乘虛而入，導致我們以財富評估自己與別人，不顧他人內在的卓越，只重視其市場價值。我們都值得被光榮，而且值得蒙受的榮耀比我們所想像的還多。富貴與榮譽沒有什麼不對，問題出在我們使用的方式。我們無法彼此尊敬，因為我們不重視彼此，也不珍惜我們內在固有的價值：天主的肖像。我們對他人的敬仰，全在於他們所擁有的財富或權勢。結果那些沒有財產或名譽的人被貶抑、被當作無用之人，除非他們內在很堅強，否則也會視自己為無用之人。在英國（歐洲、西方國家…）失業者的自殺率很高；有錢人以他們的財產為傲，有權力者喜好地位，而這些卻貶抑了他們本身的價值。在這種價值觀下，不論是個人或國家，都會愛上自己的財產與榮譽，我們會仰賴它們像仰賴生命一樣，為了保全它們我們在所不惜地殺害許多人，甚至冒險毀滅自己，也無所畏懼。惡勢力的精神確實該稱之為「欺騙之父」與「人性的敵人」。

邪魔與財產不只是關乎錢與財富，更代表生活上的任何偶像，任何能成為我們讚美、崇敬與事奉的受造物。邪魔可能是一種思想，只要我們讓任何「主義」掌握我們，它就是邪魔。它也可能是愛國主義，無論國家的錯或對，只為愛國而愛國。它也可能是我們活出信仰的方式：在奉行基督的喜訊之餘，有時也會變為奉行它的外在的規則或文字。我們會對它的系統與熟悉的公

式善加保護，讓我們以為這些很重要，然而唯一重要的是朝拜與事奉天主，祂是奧妙與大愛的天主。在祂面前任何人為的組織都應該是暫時的，耶穌對法利塞人說：「安息日是為了人，而不是人為了安息日。」

聖依納爵在「兩旗默想」中所描繪坐在冒煙寶座上的撒殫的對面、是站在耶路撒冷的地上的耶穌基督，祂展現出祂的美善與魅力，門徒圍著祂。唯有我們能感受到基督與祂教導的吸引力，並將祂視為我們內心最深處所渴望的答案，我們才會全心跟隨祂，只有在愛慕祂的力量之內，才會不偏不倚地割捨財產與名譽。

有撒殫派小魔鬼到全世界，聖依納爵也描寫基督派遣祂的朋友親近所有的人，無論他們地位的高低或生活環境的好壞。這席話讓我們想到婚宴的比喻：君王派他的僕人到每個角落與大街小巷去邀請任何找得到、不分好壞的人。為了幫助人，他們得先吸引人們過最徹底的神貧生活，而此神貧如果因著天主的要求，甚至可能是實際的貧窮，並且接踵而來的必須是不害怕（有時甚且希望）世界的羞辱、嘲弄與排斥，因為這一切都會引導他們進入名實相符的謙虛，而謙虛也是所有道德的泉源。

基督神貧的計劃包括：被辱罵、被拒絕，而因此謙虛似乎不怎麼受我們的歡迎。神貧是一種思想與心態：完全地依靠天

主，視天主為磐石、避難所與力量，以致於沒有任何受造物能使我们偏離天主。神貧一詞描寫著基督對天父的關係，也就是祂在天父的生活內紮根，停船下錨，因此沒有任何事能掌握祂，包括饑饉的渴望（「讓這些石頭變成餅吧！」）、名聲的渴望（「從聖殿的高頂跳下吧！」）、權威的渴望（「佔領世界的國家吧！」）。

聖保祿對斐理伯人這樣表示他自己的神貧：

「我也知道受窮，也知道享受；在各樣事上和各種境遇中，或飽饑、或饑餓、或富裕、或貧乏，我都得了祕訣。我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斐四12~13）

神貧不是膽怯、害羞、看不起自己或虛偽的服從，而是在基督內擁有一切，而不被一切擁有；神貧是享受與欣賞天主的創造，而不被這些創造束縛！神貧是發現真實的自我，藉著基督、隨同基督在天父的生活內生活。神貧是靈性的自由。「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五 3）這是真福八端的第一條，也是耶穌山中聖訓的中心與總結。

實際的貧窮如果讓人無法逃脫物質上的缺乏，必不是好事，而是邪惡，因此我們要反抗它，並戰勝它。世界上的財物是為了全人類的好處，然而全世界一半的人卻活在物質缺乏中：不是因為食物與能源的不足，而是因為分配不均。不尋求神貧的基督信徒已經不再是基督信徒了。反抗物質的缺乏是神貧的本性，

因著這種態度我們讓天主的仁慈、慷慨與憐憫在我們內運作。因反抗物質的缺乏而反對所有引發此狀況的所有因素：無論是個人的、團體的、或國家的自私、欲望或政治、經濟結構內所顯示出的自私與欲望。

有些人被召叫放棄對財產的所有權，來表達他們完全依靠天主。大部分修會的成員會發實際貧窮的終身願，所以成員都沒有個人財產的所有權，修會的一切皆共有，然而問題是共有往往使各修會成員中擁有連富裕者都無法享受到的物質安全！其實那些發實際貧窮終身願者，應該是解決物質缺乏最有用的人，倘若他們無法發揮最有效的功能，就表示他們所生活的實際貧窮，不再表達神貧，也就是不再活出天主的仁慈、慷慨與憐憫。

不少基督信徒受天主的召叫去體驗實際的貧窮和物質的缺乏，並不是因為貧乏本身是好的，而是因為他們要和窮人一起與基督結合。如果人們自願接受實際的貧窮，貧窮就會吸引他們更深入基督的生活：選擇當窮人。在這種貧窮中，我們在自己與他人身上發現新的價值與新的喜樂，那是沒有人奪得去的，因為我們本身變成一個分享，為此我們更活在天主的生活內。在今日可怕的不正義跟壓迫窮人的情況下，每個基督信徒都被邀請在這種貧窮的態度（節約、環保、簡樸）中成長。基於此，不少的基督信徒的教會承諾自己在他們的事業與服務內，優先關心窮人，而不是有權力的人。

割捨物質的財產或許容易些，困難的是聖依納爵所提到的「榮譽」上的神貧。「榮譽」包括所有能給我們自尊自大的虛無感：我們的聲望、社會地位、身體健康、強韌、美麗、聰明、優點、成就、思想，也包括對天主的想法跟靈修。當別人攻擊我們的榮譽時會感受到痛苦，我們可以用這痛苦的程度來評估我們對「榮譽」的依賴有多強。別人忽視或不尊敬我們時，我們感受到被壓碎，因為我們在最深處的安全感被侵略了，因此我們本能地自我保護。爲了保護我們自以爲是、最深處的自我，會匯集所有力量以抵抗這種對榮譽的攻擊。其實我們所保護的不是自己，而是我們對自己價值與意義的虛假概念。

假如愛惜物質上的財產或渴望擁有，可以比喻成一道我們爲自己築起的墳墓牆垣，那麼愛惜自己的重要性則可比喻成由皮膚長出來的魚鱗，如盔甲般把我們緊緊地鎖住。打掉墳墓的牆垣不是極痛苦的事，但是把魚鱗從身上拔下，就像剝皮一樣，痛苦不堪。爲了知道自己有沒有被魚鱗所纏綁，我們要自問：「生活裏有那些事情讓我最不安？」如果能指出痛苦，我們就能發現癥結所在。

假如我是神貧的，我就能留心並有興趣聽別人對我個人的批評。我可能要承認自己對職業的不適任、易怒，與他人相較，我不夠聰明、不敏感、不強韌、不夠貌美，我對自己的判斷與評估是透過與他人的比較。可是如果天主是我的磐石、依靠與力

量，我就不需要自衛，因為我知道祂無條件地接納我，我在祂眼中十分寶貴，我的軟弱突顯出祂的力量，藉著我的軟弱，我認識自我與自己的價值。祂在世界創造之前，就召叫了我，要我與祂合一，因為在祂內，所有一切都早已存在。熱那亞的聖加大麗娜（St Catherine of Genoa）說：「我們會不斷體驗到天主的愛是我們的安息、喜樂、生命，而假的自愛只是一種繼續不斷的干擾、痛苦、行屍走肉般的生活。」以上所提到的讓我們想起聖母的謝主曲：「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卑微。」（路一 47~48）

神貧引導謙虛（拉丁文「humus」意思是土），謙虛是承認自己是被創造的「土」、是「我有限度」的概念，謙虛讓我們知道自己的價值在於我是「天主的所在」。謙虛是自由的、是沒有任何內在困境的、是能一笑置之的、是能欣賞天主的創造而同時感受祂的痛苦；謙虛不是假裝服從、不是看輕自己、不是怨恨自己、不是盲目聽命。

這是為了讀與默想福音裡的基督的第三個指南：我們的祈禱要常常包含為得到基督的神貧而祈求，因為當祂賜予我們神貧時，我們就能打開我們內的寶藏。

「天國好像一粒芥子，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裏。」（瑪十三 31）天國在我們心裏的成長很慢。重要的不是芥菜種在我們內的

大小，而是我們是否要讓它發芽。換言之，要繼續不斷地祈求得到神貧，不要因自己進度緩慢或僅得些許的長進而洩氣。過於擔心靈性的進度是不健康的，表示我們有虛偽的自我，我們要能接受自己可能會有實際的或是想像的失敗，因為它們都是讓我們更明白「天主，唯有天主是我們的磐石、避難所與力量」的大好機會。聖保祿描寫過這喜樂，他說：「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權者，是現存的或將來的事物，是有權能者，是崇高或深遠的勢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的愛相隔絕，即是與我們的主基督耶穌之內的愛相隔絕。」（羅八 38~39）

在這一章裏我們反省了認識基督的三個指南：第一、我們要默想基督的人性，因為只有經過他的人性，我們才會稍微瞥見祂的天主性。第二、我們看福音內的基督，要祈求在祂內認出我們的自我畫像，因為我們是被召叫成爲「另一個基督」。這一章大部分著重在第三個指南。我們反省了基督人格的特性：祂與天父的關係。而這關係是如何彰顯的？是透過祂與別人的關係、祂的分享生活，以及祂爲別人而活的生活中。我們被召要在我們與天主的關係內，也在我們與別人的關係內，度與此相同的生活。我們在明白這件事後，就更體悟我們內在的矛盾：一方面是我們在分享的生活內、在憐憫他人的生活內所表達的與天主的關係；另一方面是我們與財產、榮譽的勢力的關係。我們在聖依納爵的「兩旗默想」中研究了這個矛盾，這矛盾引導我們進入第三個指

南：每次向基督祈禱時，我們要祈求分享祂的神貧，也只有在分享祂的神貧時，我們才能開始發現內在的寶藏，就是「祂」的臨在。

下一章我們要透過耶穌的苦難與復活，看祂在我們內的臨在。



## 功課

適合想像的默想福音章節：

### ■基督的童年

路一 26-38：瑪利亞要懷孕生子。基督現在還在我們內出生。

路一 46-55：瑪利亞對貧窮甘之如飴，「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

路二 1-20：基督誕生。

路二 22-35：耶穌被獻於聖殿，西默盎預言。預言現在還在我們內成就。

路二 41-52：耶穌在聖殿被尋回，「我要做我父親的事」，這是祂和我們生活的主題，即使是在最好的家庭內，也會引起一些爭議。

## ■耶穌的公開生活

- 瑪三 13-17：耶穌離家去約旦河受洗，你跟祂走，接受和祂一樣的生命，天父也對你說：「你是我喜愛的」。
- 瑪四 1-11：耶穌在曠野受試探，祂的誘惑也是我們的。
- 若二 1-12：加納婚宴。
- 路四 16-30：耶穌在納匝肋先受歡迎，後來被拒絕。
- 若一 35-51：門徒的召叫。
- 路五 1-11：伯鐸的召叫。
- 路十一 1-13：耶穌祈禱。
- 路六 17-49：耶穌宣講。
- 路十 38-42：耶穌和朋友——瑪爾大和瑪利亞。
- 若四 1-42：耶穌和外方人——水井旁的婦女。
- 瑪十四 13-21：耶穌餵飽五千人。
- 瑪十四 22-33：耶穌步行水面（水象徵混亂與毀滅的勢力），耶穌說：「是我，不要怕」，祂還對我們說：「來吧」。

# 第 11 章

## 祂在我們生活內的 苦難與復活

「讓祂在我內復活，在我昏暗中當日出的曙光。」

(G. M. Hopkins, 《The Wreck of the Deutschland》)

**雖**然很多人可以用想像力默想基督的生活，但卻很難默想祂的苦難。他們在默想耶穌的苦難時，腦中不是一片空白，就是突然有罪惡感，或是難過，甚至絕望。他們的難過可能是基於兩個不同原因：一是對苦難的不正確概念；一是他們可能已在比以前更深的內在分享了基督的苦難。

默想耶穌的苦難，有如默想聖經其他章節，讓自己親臨現場，一切就像你第一次親眼所見，因此你會看到納匝肋木匠的兒子—耶穌基督。

正如天主像嚴肅的喬治叔公的假像一樣，我們對苦難也會有類似扭曲的想法。一些關於耶穌基督的苦難與死亡的道理及教導，會讓我們腦中浮現一副很可惡的天主的肖像：天父有人們稱之為「天主之正義」的貪婪復仇慾望，而且只在祂兒子被釘十字架的苦難所流下的最後一滴血後，才會感到滿足。那些受了這種教導的人，所承受的害處是他們以為如果要被天主接受，就必須用他們的痛苦來安撫天主，他們受苦越多，就越能悅樂天主。有一些描寫歷史聖人的書籍，肯定了這種被破壞了的天主肖像，書中描寫男、女聖人，甚至小孩子，都獻身於劇烈的痛苦中，除了承受生活上的痛苦外，還會加上一些自以為是的自虐性的鞭打、在荊棘裏打滾、站在冰水中祈禱唸經、減少睡眠或只睡在地上、只吃麵包和水。這種假象讓我們覺得我們越受苦就能越像基督，因此就更能讓天主滿意。

如此我們生命旅途的方向就可以被簡要地描寫為：「讓自己的生活盡量困難與痛苦——在所有的事上越否定自己，就越能找到天主。」這種對天主與基督的描寫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佛瑞德（Fred）的默想一樣。他默想耶穌在加納婚宴時，耶穌很端正地坐在直背的椅子上，身穿白衣，頭戴茨冠，拿著權杖，瞪著不認同的眼神。這種天主與基督的肖像不是福音，而是惡夢，不但不能堅強我們、安慰我們，反而軟弱我們，讓我們心生懼怕，更不會在內心深處喚起我們對天主的愛，倒是在我們腦中植入信仰的精神分裂。

痛苦本來是不好而且要避免，但這種對受難不正確的概念會神化痛苦，讓人誤以為受苦能得救贖，其實痛苦是不能救贖我們的，其結果通常是毀滅。如果被動和不加選擇地接受所有的痛苦，表面上像是跟隨基督，事實上可能是否認基督。假如他人，無論是非宗教或是宗教的權威人士，用不正義、壓迫、欺騙來傷害我們時，我們不僅被動接受，還鼓勵別人照樣做，並說是「爲了愛耶穌」，那就是與邪惡配合而不是反抗它。基督信徒應該全力抵抗邪惡，然而亦應想辦法愛犯罪的人，儘管困難，對他們千萬不得使用暴力。

在默想耶穌基督苦難時，我們必須求祂教導我們，並藉祂人性的痛苦告訴我們天主是誰。天主，在基督內，藉著基督的痛苦表達祂的本性。因此讓「讓我現在存在」的天主，進入我的痛苦，也進入世界的痛苦。祂爲了愛我們，把自己的天主性放在一邊而變成了奴僕（參斐二 6~7）。

耶穌在世時把天主對整個宇宙的愛生活了出來，祂表達了天主的仁慈、憐憫、對最小受造物的愛，也表達了祂對任何不正義與壓迫的憤怒。耶穌是天父仁慈的肖像，祂反抗那些爲了保障自己而壓迫、奴役別人的人。耶穌親見窮人與奴隸受到不正義的對待，祂也看到宗教的領導人以天主的名義將一些不當的規矩、法則加在窮人身上，他們將天主的面目矇了起來，使得那些受害者看不到天主的真面目。耶穌並沒有被動地接受這種虐待：祂挑

戰並指責那些人。

那些不讓天主當天主的人慢慢地擴大了對耶穌的反抗，那是邪惡的反抗。天主在基督內是有能力除掉所有反抗的，耶穌說：「你想我不能要求我父，即刻給我調動十二軍以上的天使嗎？」（瑪廿六 53）天主在基督內，祂不會毀滅祂的敵人，祂抗議他們的不正義、他們偽善的精神，祂揭穿他們的欺騙，但是祂不會與他們隔離。天主在基督內，把他們罪惡所引發的痛苦攬在自己身上。好像全人類的惡勢力、憎恨、慾望、惡念等，同心協力地跳到耶穌基督、天主的身上，聖保祿說：「他為我們變成了罪惡。」

基督是天主，在祂內，全人類所有的罪惡與天主的仁慈有了接觸。基督邊承受痛苦，邊在心中祈禱：「天父，求祢寬恕他們！」當人的罪達到了極點時，天主在基督內的回應是讓被刺的肋旁流出血和水。天主的愛比人的憎恨要大的多，祂終於獲得了永久的勝利：就是十字架的勝利與喜樂。邪惡被抵制了，因著耶穌基督的人性，祂允許邪惡對天主做出罪大惡極的事，然而天主卻在基督內、藉著大愛讓這邪惡變成了基督的勝利。

在默想耶穌基督苦難時，我們不只是紀念歷史所記載的事實，而是去接觸活著、來到我們黑暗、軟弱與罪惡內、來到我們憎恨與失望內的天主；我們的天主、祂能改變它們。我們默想耶

耶穌死亡時遭破壞的形體，能使我們體悟「讓我現在存在」的天主的本性，天主在黑暗及毀滅中趕上我們，並且躍入其中分享那黑暗與毀滅，使我們的生命從死亡中活了起來。所以我們可以忍受自己的苦難，不論是身體的疾病、內心的傷慟、自我的傷害或別人對我們傷害的痛苦，或是因為我們讓天主的憐憫、仁慈和愛在我們內運作所體驗到的痛苦。當我們在自身的痛苦中接觸到苦難的基督時，祂的臨在與治療的力量會使我們從失望中破繭而出，並懷抱希望。

在默想耶穌基督苦難的痛苦時，我們自身的痛苦相對於祂的偉大與寬廣就顯得微不足道，然而這也可能讓我們覺得自己不可能分享祂的苦難。我們可能會痛苦萬分並且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大部分的痛苦並不是由於竭力奉獻發展基督的天國，而是忙於建立自己的財富、榮譽、權力國度而來的挫折感。這挫折不論是因發覺自己的不適任、自卑感、身體的軟弱、不夠聰明，或是因個性上的障礙、寂寞、無法愛人與被愛，在在讓我們覺得在其中沒有光榮、沒有勇氣，只有悲慘的冷淡。然而不論我們多麼普通、多麼冷淡，在基督內的天主，都會在我們的痛苦內接觸我們。如果我們祈禱時能很謙虛地把痛苦奉獻給祂，我們的軟弱與冷淡會變成我們喜樂的原因，因為在我們的軟弱內，會找到祂的力量。聖保祿說：「因為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格後十二 10b）

基督在祂的苦難中啓示了天主對我們及整個宇宙的愛，我們都被召叫來回應這種愛，不是被動的受苦，而是讓天主的愛與憐憫和祂對正義的渴望、在我們的生活內彰顯出來。假如我們進入了基督的苦難，我們會開始像基督一樣感受到這個世界的痛苦，而祂的聖神會在我們內運作，我們會如同祂一樣接受這種痛苦，且用寬恕和愛來回應它。

我們比較喜歡另類的天主，會把痛苦拋回給那些引起痛苦的人身上的另類天主，而且爲他們再多加些痛苦，以免他們又重蹈覆轍，不過聖保祿說過：「因爲天主的愚妄總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總比人堅強。」（格前一 25）

不少人在默想苦難時，即使對苦難的意義沒有任何成見及歪曲的概念，即使他們祈求陪伴苦難中的基督，往往還是會覺得乏味、枯燥、神枯、心裡沮喪等，彷彿與天主隔離了或懷疑信仰。這種感受表示他們正在陪伴祂、忍受祂的「黑暗時刻」、分享祂的難過和祂的「爲我們變成罪惡」，也分享讓祂喊出「天主，我的天主，祢爲什麼捨棄了我」的體驗。他們所體會到的痛苦與空虛，是因爲他們得到的是相反於他們對天主的渴望。他們如果沒有那麼親近祂，就不會如此敏銳地感受到祂不臨在的痛苦。他們的五官知覺無法感受到祂的臨在，但祂臨在的事實卻實質地表現在他們生活品質的改變上，以及內在更深、更寬廣的愛、喜樂、平安、忍耐、接納和仁慈。

希望我沒有誤導你們，除了以想像力默想基督的苦難、死亡與復活外，沒有其他的方法能分享祂的苦難。其實每次舉行感恩祭（彌撒）是慶祝基督的生活、苦難、死亡與復活，而全宇宙都參與其內、有份於內。

「他是元始，是死者中的首生者，為使他在萬有之上獨佔首位，因為天主樂意叫整個的圓滿居在他內，並藉著他使萬有，無論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與自己重歸於好，因著他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哥一18b~20）

天主以「一次而永遠」的方式，在歷史中的耶穌身上為我們顯露與表達了祂自己，祂現在依然藉著愛，經過餅、酒的標記與象徵、將自己給了我們。天主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天主「一次而永遠」地在加爾瓦略山所做的事，是一種在整個宇宙內連續不斷的行動。舉行感恩聖事，就是慶祝我們認識了這個偉大的事實。

我們的罪惡會使我們對天主既有的肖像，以及基督苦難、死亡與復活的了解受到感染與變質，也會扭曲我們對感恩聖事的了解，而使我們在慶祝中不再充滿喜樂與驚奇，不再放寬我們的思想，不再與別人、整個宇宙合而為一。倘若如此，這樣的感恩聖事就變得很冷漠，只著重外在的禮節、制式化的表達、遵守規矩及積極募款，而不把注意力放在天主及彼此的身上。很多人參

與感恩祭是因為唯恐不參加就會下地獄。其實，可能造成基督信徒團體分裂成敵對派別的因素，往往是為了聖歌的選擇、聖體龕的位置、送或領聖體的方式、誰可以或不可以領聖體、要不要在彌撒中大家互祝平安…等的意見不合！我並不是說這些問題不重要，也不是建議廢止所有的禮儀、規矩和法則，我要表達的是：很多吸引我們注意力的問題，都是非常次要的。它們不但盤據我們的心思意念，讓我們在天主教內搞分裂，也讓基督信徒的教會彼此分裂，因為我們對感恩聖事的了解與概念極為有限。我們讓天主對整個宇宙愛的象徵變成一個神化的東西，所以即使在這最簡單和奧妙的標記上，我們也不讓天主好好當天主。

基督為了真實臨在於祂子民的生活內，給了我們感恩聖事，讓祂的臨在活在我們的生活態度與價值觀、思想、言談和選擇的生活方式當中。我們對感恩聖事中的基督要展現最大的恭敬，可是更重要的是要確實接受祂臨在於我們的生活中，所以祂恩賜了我們感恩聖事，祂說：「叫你們也照我給你們所做的去做。」（若十三 15b）

我們都是同一株葡萄樹（基督）的枝子、同一個身體（基督）的細胞。我們無論以何種形式表達，祂的臨在應該呈現在我們彼此的關懷與照顧內。教會團體，不論團體成員多麼熱心，但成員彼此之間有時卻形同陌路，甚或相互為敵，倘若真是如此，如何能宣稱基督確實臨在？如果教會內的團體只把力量與注意力

放在自己的小團體上，而不對鄰里的需要表達關懷與憐憫，也不表達團體是爲了服務別人的需要而存在，那麼基督也不會真真實實地臨在於這教會團體的。相對的，如果基督確實臨在於教會團體，此團體必然會向所有的人展現開放的態度，所有的人意指有信仰或沒信仰的、各種族、各國家與社會的各個階級的人，而且會特別關心那些被社會忽略與看不起的邊緣人。如此一來，這個教會團體就真的活在基督的臨在內，活在祂苦難、死亡與復活的力量內。

如同發生在基督生活中的每件事一樣，復活也是一個奧祕，所以我們無法很完整地了解復活的奧祕。很多基督信徒說：「我不再相信復活。」其實他們要表達的是：「雖然我以前很容易就接受復活這種幼稚的觀念，但現在我不再接受了。」他們可能害怕喪失信仰，然而這常是一種讓信仰成長的邀請。因爲復活是一個奧祕，所以只有天主能教導我們它的意義，只有天主能引領我們進入這個真理。在這個真理內，我們生活、行動和存在。

有如苦難的敘述，我們在閱讀、默想福音中復活的記載時，應盡可能避免摻入對復活既有的神學成見，而要簡單地把自己放在福音的情節中，並祈求能意識到基督復活的喜樂。

復活的信仰內容不只是納匝肋的耶穌被釘十字架、從死者中復活、以具體的形體顯現給祂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基督是全

宇宙的主宰」。這個事實不能從一些顯現中得到或推論，無論多戲劇化，只能從信仰中得知。根據若望福音記載：伯多祿和若望在復活節的主日早上去墳地，若望先到，他看到已經空的墳墓和放著的殮布，但沒有進去，伯多祿來時，他跟著伯多祿進去，他「一看見就相信了」。在耶穌的任何顯現之前，若望就已經相信了。後來若望在他著述的福音裏描寫多默的懷疑時（參若廿 28～29），基督顯現對多默說：「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裏來，看看我的手罷！並伸過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膀，不要作無信的人，但要作個有信德的人。」多默回答：「我主！我天主！」這是信仰的表彰，而不是五官知覺的結果。

耶穌基督是宇宙的主宰，這不能用理智來證明，只能從信仰中得知。基督—宇宙的主宰—復活了，雖是二千年前的事，現今依然真實，如剛發生的事一樣。藉由福音記載的媒介及感恩祭的慶祝，我們就能被提升到與全宇宙息息相關的這個奧祕中。

福音對復活的記載有些部分並不一致，而且相互矛盾。聖經作者異常辛苦地以人的語言來表達這個超越人的思考邏輯與想像力、超越空間與時間的事實。雖然復活後顯現的細節有些不相符之處，但有三個共有的特徵，卻是一樣的，這三個特徵能讓現今的我們體悟復活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這點很重要。

第一個共同的特徵是那些看到基督顯現的人，都是被描繪

爲當時懷有消極的心情：馬爾谷福音的婦女們嚇得要命；往厄瑪烏的門徒很難過、很失望；瑪利亞瑪達肋納很煩憂；在屋裏的門徒因爲害怕而把門鎖上；多默懷疑。這些提醒我們一個事實：當我們體會到死亡、對自己或別人的失望、喪失、隔離、懼怕、絕望或無意義時，如果不試著以抵抗這些感受來麻木自己，才可能會有機會認識復活的基督；歷來的基督信徒也由經驗中應證了這點。答案就在痛苦裏，痛苦會啓示我們的軟弱和對天主的需要。如果我們承認並且沒有從自己的軟弱中脫逃，基督才會向我們光榮的顯現。

第二個共有的特徵是福音記載復活時，所描繪看到基督顯現的人都是反應遲緩，慢吞吞才認出祂是復活的基督；在厄瑪烏與祂走了好幾里路後才認出祂的兩個門徒；瑪利亞瑪達肋納誤把復活的基督當成園丁。我們對祂復活的信仰往往也有這樣的特徵：總是慢慢才看出祂活生生的臨在於我們生活中的每個細節。復活在我們的認知中，常先呈現那是一件兩千年前發生的、身外之事；慢慢地，信仰成長了，我們才會開始意識到復活是在我們內發生的事。復活的基督不斷地穿過我們以思想與想像力所關上的門，正如同祂也穿過那道因門徒害怕猶太人而聚集在屋內所關上的門。祂進入我們鎖上的自覺，上鎖是因爲怕自己，也怕別人，祂也跟我們說：「祝你們平安！」耶穌復活的力量在我們無望時，給了我們希望；在我們想逃避該面對的責任時，給了我們勇氣；在我們只注意自我的防衛和安全時，給了我們能力和力量

去開放自己、不再怕受傷。

記載復活的最後一個共有的特徵，是那些看到基督顯現的人被派遣去向其他的人報告。「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若廿1）「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瑪廿八19）宗徒大事錄所記載的復活，是記載復活基督的精神在初期基督信徒教會中的運作：寬恕與和睦的精神，喜樂與和平的精神（即便是在衝突中、被迫害中），這精神也打破了猶太人與外方人之間的隔離、奴隸與自由之間的隔離、男女之間的隔離，這精神在初期教會的描寫是：

「眾信徒都是一心一意，凡各人所有的，沒有人說是自己的，都歸公用。宗徒們以大德能，作證主耶穌的復活，在眾人前大受愛戴。在他們中，沒有一個貧乏的人，因為凡有田地和房屋的，賣了以後，都把賣得的價錢帶來，放在宗徒們腳前，照每人所需要的分配。」（宗四 32~35）

假如你找不到時間、地方或平靜的心情來進行以想像力默想基督的生活，不要失望。只要在一天結束、反省當天所發生的事時，邀請基督進入你的房間，聽祂跟你說：「祝你平安！」祂讓你看祂手腳上受苦與死亡的記號，因為祂在痛苦與死亡中戰勝了惡勢力與毀滅力，所以你會體會到祂在你生活中的任何挑戰內，無論這挑戰是因自己或別人引起的，祂都跟你在一起，並且

引領你更深入認識祂復活的力量與光榮。

但是，當我們聽到基督說：「祝你平安！」時，我們怎麼知道那不是自我欺騙，讓一個照我們自己肖像想像出來的基督在我們不平安的心中大聲說：「平安！平安！」一個幻想的基督難道不會更加肯定我們的成見、強化我們的固執嗎？下一章我們會討論一些答覆這問題的規則，最後也會藉聖依納爵的神操，讓我們了解一些簡單的決策辦法。



## 功課

除了聖經中受難與復活的記載外，我提出一些相關的章節以幫助默想基督的苦難、死亡與復活：

- 最後晚餐：** 聖詠113-118（逾越節聚餐時所唸的）。
- 山園祈禱：** 希伯來書四14~五10。
- 耶穌被捕與審判：** 聖詠35，38；40，55，57，64，69，70，102，142，143；依五4-7，五十二13~五十三12。
- 苦路：** 聖詠55，72；哥一15-20。
-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 聖詠22，31，88；斐二6-8；格後五7-18
- 耶穌從十字架上被卸下及埋葬：** 聖詠42，74，130；依四十二1-9；格前

—17-31；希伯來書九11-28；智三1-9，四7-15。

復活：

聖詠2，8，19，24，62，116，118；依卅18-26，卅五1-10，四十三8-13；厄弗所書—15-23；格後—3-7

# 第 12 章

## 每一個決定中的抉擇 ——天主或錢財

天主在每件事內運作，因此也在我們生活的每個經驗中：喜樂與難過、平安與焦慮、享樂與勞苦。這說法雖然很正確，而且能在我們陷於黑暗時肯定我們，但卻沒告訴我們該如何去回應這些內在的經驗。不僅在戰時，我們平時也會做出一些害人害己的事，當時內心可能很反感，但爲了我們認定的、那至高無上的、稱之爲「責任」或「天主的旨意」的命令，對這種反感，我們也許會置之不理，也許已經麻木。我們如何知道那是天主的旨意而不是一種毀滅性的「應該」在我們內運作？在此我們碰到了第一條規則。

1. 天主的特徵是祂賜予我們實在的快樂和靈性的喜樂，並除掉難過與焦慮。毀滅性精神的特徵是用假的和巧妙的論辯來引導我們去懷疑這種快樂與喜樂。

這是很重要的原則，天主作工的特徵是快樂和靈性的喜樂，因此基督信徒的生活如果是趨向讚美、恭敬、事奉天主，也應該有如此的特徵。而毀滅性的精神卻帶來難過與不安，因著給我們巧妙和狡猾的理由，導致我們一直處在如此難過與不安之中。

實質的快樂和靈性的喜樂的意思，並不是意味我們會一直處在高潮，但可以將其比擬為船的壓艙物。有壓艙物的船雖然在暴風雨中會左右搖擺，就如有實質的快樂和靈性的喜樂的人，也會有遇到挑戰時的痛苦，但暴風雨並不會讓船翻覆，船因壓艙物的功能會很快回復平衡，就算大浪來襲也一樣。同樣的，實質的快樂和靈性的喜樂的意思並不是我們能一直活在高潮中，且不受悲傷、難過、失落或來自別人的痛苦影響，而是在我們遇到打擊時，不讓我們沉入絕望的深淵，在暴風雨過後，我們會恢復平安與寧靜。

因此，某個特殊的行動或決定如果讓我們極為反感，而會毀滅心裏的平安與喜樂，那麼這決定或行動就不可能是從天主來的，這時我們必須省察，並為這個「應該」或在我們內運作的「天主的旨意」的概念祈禱。無論我們的健康、工作、婚姻或修會生活的形式如何，倘若我們一直有難過與懼怕感，我們就不應神化這種生活狀況，將其稱為「天主的旨意」並很被動地接受它，而應祈求天主讓我們知道是什麼事情把祂要恩賜我們的平安

與喜樂摒除在外。祂可能會要我們改變生活形式，或改變生活的態度。

我所說的可能會讓一些常常活在難過或沮喪中的人不悅。但是不要忘記天主在黑暗中與你在一起，而我要表達的是肯定祂與你同在。我深信這一點，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想法，而是整個教會的信仰。然而我所謂「祂與你同在」的意思不是要你停留其中，祂是實際安慰人的天主，因此天主要你從難過與沮喪的情況中出來。

爲那些悲觀已極的人來說，做若望福音第十一章—耶穌讓拉匝祿復活—的想像力默想的祈禱，是很有幫助的。要好好觀看在墳墓內的拉匝祿，他已經死了，被關在黑暗裏，身體正在腐爛。然後請你聽墳墓外的聲音說：「我是復活，如果有人相信我，即使他已經死了仍然會活，活著而相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不要勉強自己，讓自己難過與沮喪的感受從自覺中浮出來，屆時你會看到你被鎖在自己難過的墳墓中。然後聽聽墳墓外的大石頭被移走，也聽耶穌叫著你的名字「×××，起來，出來。」有時候，有些人在這祈禱中發現自己不願意從墳墓裏出來，那不是失敗，反而是很重要的發現，可以讓他們看到自己在難過的墳墓中，不是因爲天主要他們在那裏，而是他們爲了某些原因自己選擇留在裡面。假如這事發生在你身上，不要緊張，但要承認自己對墳墓的依戀，並繼續求耶穌基督讓你自由。

雖然毀滅性精神一般的特徵是引起難過和懼怕，但它有時會更狡猾地顯示假的安慰、平安、喜樂或興奮；因此我們要來探討第二條規則。

2. 真神慰與假神慰可以由它的結果來分辨。如果是假神慰，從它而來的想法會傾向惡的或不是最理想的事，最後導致不滿足、難過等等。而如果是真神慰，由它而來的想法會傾向好的事情。

真神慰或假神慰在當時也許很難分辨，差別在後來才會顯現出來。舉個例子，有兩個人對天主正義的感動很強烈，假設其中一人的神慰來自天主，另一人的神慰來自毀滅性精神，在他們個人對天主正義感動的主觀感受中所體會到的神慰，並沒有明顯的差別，他們接受並肯定確信那是對的、是由天主而來的，但是他們應該省察由神慰而來的想法的方向。

真、假神慰的差別只會顯現在他們以後的想法和行動上。由毀滅性精神而來的神慰，會慢慢顯示後來所導致的想法與決定也具毀滅性。有假想法的人，剛開始可能很熱心工作，但當他為伸張正義的世界而努力時，會開始看不起別人，而且毀滅性地影響那些與他持有不同世界觀的倒霉人！教會史中鮮活的實例，顯示確有假的神慰，也顯示如果假神慰沒有被發現，就會引發毀滅性的後果。Monsignor Ronald Knox在他所著的《Enthusiasm》

中，很仔細地研究了這個問題。

我們在126頁中所提到的每天的自我省察是一個避免假神慰的好方法。在真神慰裏，我們的愛、喜樂、平安、忍耐、仁慈、良善、可靠與自制，會一點一點地增加，我們也會有歡笑、快樂及輕鬆的感受，因為天主臨在；然而，過於隆重、嚴肅、嚴格與急忙的態度則沒有天主運作的記號。擔心與憂慮自己的行動是否來自真神慰或假神慰，是毀滅性的態度，因此我們要遠離這種憂慮，並且完全依靠天主的仁慈。如果我們真的走錯了路，天主會很清楚讓我們了解。

這一章的其他部分是這些規則的運用，也包括第八章提到的規則，運用這些規則是為了幫助我們做生活上的決定，因為透過這些決定我們設定生活的方向。

這些決定包括生活形式的重大決定：工作、職業、是否結婚或跟誰結婚、是否進修會、當神父修女，但也包括生活形式內所有的小決定，例如：如何在我的婚姻內生活、如何在我修會的聖召內生活、如何從事目前的工作或職業，或時下社會很多人所面臨的：如何在失業、退休、獨居的情況下生活？

如果我們要做的決定如同前面提到的、按照天主的旨意，那就是內心深處自我實實在在要的決定，那麼我們生活的方向應

該是朝向讚美、恭敬、事奉天主，因此如果有需要，我們就能以這渴望的力量，放下對任何受造物的依戀。換句話說，我們只有以「割捨與不偏不倚」的態度面對眼前的選擇，才能按照天主的旨意做決定。以「割捨與不偏不倚」的態度面對當下的選擇，是基督徒所有決定的中心。唯有不偏不倚的態度，我們的決定才能是天主的意思，而且沒有任何技巧能代替它。

舉例來說，當你有個薪水較多的新工作機會時，一般的答案必然是：趕快接受。面對接受與否的抉擇，我們感受到自己對高薪的依戀，也知道這會影響我們的選擇，因此我們必須想辦法讓自己的心態與行為都認同我們不需要這筆錢，而且對原有的收入已經感到心滿意足，更要為不要這些錢而祈求。聽起來很嚴格，但這麼做的目的不是為了提早設定那個決定，而是為了肯定我們的決定是自由的、是為天主而做的，不是光為高薪。當然分辨後最後最好的決定，可能還是接受這份新工作！

有時無論大、小事情，我們毫無疑問地會很清楚知道我們要做的決定，彷彿這決定已在我們內做過似的。這種經驗為那些體驗到信仰皈依、當神父或修道生活召叫的人來說，是很普通的。他們在做了重大的決定並實行後，還是有很多其他的決定必須要做（有些可能是他們以前根本沒有想到的事），才會很實在地依照他們所選擇的皈依或聖召去生活。

在面對一些決定時，常常並不會馬上清楚知道該怎麼做。無論我們曾下多少功夫祈禱過，但在面對抉擇時還是要作功課，不過即使儘量做好了功課，還是必須在祈禱中做最後的決定，請求天主讓我們無論選擇什麼，都是為更能讚美、恭敬、事奉祂。我們所做的一些暫時的決定會影響我們的祈禱與情緒，如果記錄一段時間的情緒及其影響，我們可能會發現正確的選擇。如果我對暫時的選擇予以前後一貫的祈禱，並且發現不論祈禱中或祈禱外對所選擇的感到神枯（如接受一份特別的工作），可是在相反的決定內卻感受到神慰，那麼我應該選擇讓我感到神慰的決定。

如果我們無論選擇何者都感到平安，就顯示所用的方法無效，應試試我現在要談的方法，這方法可以肯定透過「神慰與神枯」經驗所做的決定。我祈求天主恩賜我割捨的精神，為了讓我的決定不是為自我的好處，而是為了「天主的旨意」。這方法是在一張紙上畫出左右兩欄，在左欄上寫「接受X」，無論「X」是什麼事情，右欄上則寫「不接受X」。再於左右兩欄內各分二小欄，在「接受X」欄的第一小欄中寫上「優點與好處」，在第二小欄中寫上「缺點與危險」；同樣地，也在「不接受X」欄下分出這二小欄，所以現在紙上有四行欄位。在填完這些欄位後，應思考兩者中哪個較有道理就照樣決定，也在祈禱中把決定奉獻給天主，祈求祂如果我的決定是為了祂的榮光——就肯定我的決定。

另外還有類似的二個方法，一是想像如果有朋友來請教我關於同樣的問題，我要給他什麼樣的建議；另一是想像在自己臨終時，我會希望自己曾經做過哪個決定。

常有些人對這些方法連試都不願意試，因為他們認定自己永遠不會有爲了做決定所需要的割捨能力。可是重點不是我們能否做到完全的割捨，而是希望得到這種態度並努力踐行。還有一些人以這些方法做了決定後，以爲那是「錯誤」的決定，就再也不敢嘗試。這是因爲他們誤會了這些方法的目標，我們運用這些方法不是爲了得到「完美無缺」的決定，而是爲了讓我們成長而更加開放自己、更能回應天主在我們生活內的啓發。

現在將以上所說關於個人的決定，引申到團體的決定上。

爲什麼在教會內或社會中，常有一些目標崇高、慷慨的運動與組織興起，而且吸引眾多具有聰明才智及盡心盡力的人士紛紛加入，卻在興盛一時後，又因內部組織問題忘了當初成立的原始目的，最後面臨煙消雲散的命運？教會本身也被問這問題。從一小群聚在屋中驚魂未定的人開始，他們的運動忽然爆發開來，進入羅馬世界，最後成爲帝國的正式宗教，之後又經常因內部組織、機制、領導階層的問題而遭受攻擊，問題經年累月持續累積，直到二十世紀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中一位主教宣告：教會因「凱旋主義、神職主義、法律主義」已不良於行多年。

教會必須有組織、架構、訓導權與法律，但絕不可因過分強調教會組織性的因素（如同在第二章所提的），而貶抑教會的批判性與奧祕性傷害教會，使教會為忙於自身維繫的問題，忽略在世界中的使命及成員的靈修，而隱藏了教會真正的財富。

影響今日教會的危機在於人數的降低，以及成員間的不滿與分裂，可是，如果我們以信德來面對問題，這反而會成爲一種祝福。教會被召喚對自身混亂、捉摸不定的私欲、偏情加以淨化，不要被虛偽的安全感、財富、榮耀、奢華、權勢、聲望所惑，重新發現教會標誌的真正意義，這個標誌是有效的，展現復活基督的力量，基督的力量來自軟弱無力，祂對窮人與受壓迫者有一種特殊的愛，現實世界的痛苦使祂接受傷害，但祂嚥下這一切，而報以寬恕。有許多標誌可讓人看出，教會在自己的成員中、在不同的世界中，答覆天主的召喚。

我們微妙敏感的私欲偏情，在我們做個人或團體抉擇時發揮到極致，而且微妙到我們可能根本就無法察覺。我用諷刺的描述來解釋，私欲偏情如何在個人表現或他人行爲的細膩誇大解讀下，悄悄卻有效地影響我們每個人所做的決定。以一個堂區諮議會（或傳協會）爲例，潛在的力量和所表達出的意見對每個團體決策的影響力，其實力道相同，不論是在梵二大公會議或政府內閣會議，或農村聯誼會中。這裡，我們從堂區諮議會（或傳協會）的會議記錄及每個成員的意見出發，然後從整體架構中看各人話

中的言下之意。如果我在（……）內的說法有些刺耳，那是因為要突顯每個團體在議程後面都有隱匿不說的實情存在。而在我選的這個特定小組中，可能會有比一般情況更多的毀滅性的實情存在。

### 聖猶達堂的堂區諮議會（傳協會）紀錄

時間：1985年10月10日下午6:00

出席：西滿神父（本堂神父）

歐先生（私立聖猶達全人學校校長）

葛小姐（私立聖猶達小學退休校長）

麥小姐（私立聖猶達小學資深教師）

司先生（青年牧靈工作服務員）

費先生（議員，宣傳召集人）

郭先生（銀行經理）

十月十日的會議宣讀及確認會議紀錄後，開始討論議程中第一個提案：「我們的計畫獲准，地點已選了，銀行貸款也已確定，是不是可以開始進行建築堂區青年活動中心的事了？」

**西滿神父**——歡迎這項提議，可是他擔心這個計畫會使堂區財政及能源負荷不了，所以建議計畫暫緩。堂區青年及教會合一運動是教會使命的優先工作，而青年活動中心對他們是不是最佳

服務？

（西滿神父覺得已過中年，自己仍有晉升主教職的期許，擔心任何異動，都有可能讓他陷入財物危機或面臨更多的工作。他已不能再和時下的年輕人互動。）

**葛小姐**——同意神父的意見。她發現今日的年輕人被縱容慣了，她想，在城裡籌劃義務工作，對他們比較有益，又能省下錢做些更值得的事。

（葛小姐的大房子及寬闊的花園需要整理、鬆土，又正好靠近青年活動中心選定的地點。這自然威脅到她居家的寧靜。）

**歐先生**——同意前面二位的說法。他也認為城裡已提供不錯的青年活動中心，而且學校也有非常好的設備。給年輕人清楚的教義指導，比撞球台、桌球台更重要。

（歐先生是企圖心很強的人，他的生活注重優等成績。任何可能讓學生學習分心的事，他一定反對。）

**麥小姐**——認為非常需要青年活動中心。她提出許多例子說明自己的觀點，並建議教導年輕人自己設法蓋活動中心，而且活動中心應開放給所有的宗教，蓋活動中心的用意在於聯合青年人，讓他們對自己能推行教會合一運動感到驕傲，並欣賞合一的工作價值。

（麥小姐過去這二十年來一直與葛小姐不和，因為葛小姐被

任命而取代了她的職位，所以只要是葛小姐反對的事，她一定投贊成票。)

**司先生**——同意麥小姐需要蓋青年活動中心的意見。他以自己身為青年工作的專業經驗加以肯定。同時他強烈建議，為青年活動中心聘請一位合格適任敘薪的專職青年工作者，建議時，他也說明自己對這個職務並無意願。

(司先生剛訂婚不久，他擔心大家期待他利用工作餘暇，義務管理這個中心)

**費先生**——非常贊成這個計劃。他對這個計畫非常熱心，而且在會議中保證，一個天主教活動中心一定會受到議員們的歡迎，這未嘗不是合一的象徵。他樂觀的認為活動中心可以透過人力仲介公司來建築，既可節省成本，又可提供工作的機會。

(費先生對於能使他更上一層樓的事情有很大的企圖心，他的抱負很高，想晉升為國會官員。對於任何有助他政治前途的事絕對贊成)

**郭先生**——贊成蓋青年活動中心。

(郭先生義務負責堂區帳務。他害怕會涉入更多的工作，但他估計青年活動中心符合需要，雖然不希望自己在勉強之餘還要加上額外的工作，但是他還是投了贊成票。)

堂區諮議會成員的爭議不論贊成或反對，都沒有不好的意見，表面看來每個提議都是好的、正面的，但除了郭先生之外，所有成員都在為自己的未來王國做盤算。西滿神父想的是超性的益處，所有的事情都不重要，一切以個人安定及升遷機會為主；葛小姐奉獻一生後希望有寧靜的退休生活；歐先生考量的是學業成績至上；麥小姐只想報復；司先生害怕被強加工作；費先生的理想在於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至於青年活動中心該如何決定對他們並不重要。如果他們不改變態度，我認為堂區的青年或其他團體一定會被犧牲，因為其他人的利益只不過是個人利益的附屬品而已。他們外在的行動及言詞好像是為了團體的益處，實際上卻是利用團體，將團體當成讚美、恭敬、事奉自己的工具，也就是說，他們根本就是從事剝削的服務。他們朝拜的是錢財與私欲。

我們都跟堂區諮議會成員有一樣的缺失。為發現與避免在我們做小組或團體決策時所有巧妙隱藏的計畫，接下來我提出幾個原則。不過，這裡所提的方法比較適合團體或組織做正式決策時使用，而非用在一般行政作業的細節訂定上。無論多少的祈禱、善意、忠於所提出的方法，那些決策者也必須有系統、清楚地說明，而且在達到決策階段前，得事先做好功課。

聖依納爵在皈依後，前往巴黎大學讀書，在那裡結合了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這個小團體並且決定一起到聖地去朝聖。在巴黎時，四人中起初只有一人是神父（Pierre Favre），但在等候

前往耶路撒冷的那段期間，其他三人也晉鐸成為神父。由於和土耳其交戰的緣故，他們的朝聖遲遲無法成行，於是他們決定轉往羅馬，向教宗表達效忠之誠，因為他們願意服務教會，願意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而教宗應該是最清楚狀況的人。他們的團體很傑出，所以處處都需要他們的服務，他們受邀在義大利各地甚至境外工作，因而團體似乎逐漸開始分散，這時他們必須有所決定。

首先他們將決定歸納為兩個問題：

「我們是否要維持一個團體的形式？」

「要不要向我們當中的一位發服從願？」

也就是說：「我們要不要在教會內成立修會團體？」在每天工作結束後，他們固定聚在一起思考這些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否要維持一個團體的形式？」毫無困難就達成共識，可是開始思考第二個問題時，經過三天的時間仍沒有共同的答案，於是他們暫停數日，祈禱、守齋，然後開會，這時他們想出了一個新方法。每個人輪流說出自己反對發服從願的原因，其他人安靜地聆聽，因此不會有任何爭論。等每個人都說完為什麼反對後，大家出去祈禱。然後以同樣的方式思考所提出贊成的原因並為此祈禱。最後，大家聚在一起做出決定，這時他們一致同意向其中一位同伴誓發服從願。

我們把這方法做一個簡單的綜合，即：共同做決定的人最基本的抉擇，在於願意讚美、恭敬、事奉天主，如同第五章所說

的。有了這個基本的抉擇才能說出：「願祢的國來臨，而不是我的國來臨；願祢的旨意奉行，而非我的旨意奉行」，因此面對這個決定時，我們能放下一切有違天主之國的依戀。沒有這種基本抉擇，不可能真實地分辨天主的旨意。

如果我覺得，不論自己或團體中的其他人，大概都不具備這種基本抉擇的能力，怎麼辦？這個考驗會讓人想放棄分辨天主旨意的努力。實際上，沒有一個人，更沒有團體能完全做到公正無私或割捨的精神。重要的是，為達成這項決議，我們要渴望祈求得到那份精神。在公正無私、割捨上的成長，也和其他事情的成長一樣，都是很緩慢的。以旅途為喻，下特殊決定時割捨，就像走在天主的道路上；而整個旅程是靠每一個步伐完成的。在盧森堡每年都有個遊行，遊行的方式是每向前走三步就向後退兩步，用此來形容我們走向天主的進度，是一個很不錯的圖像。

明確陳述提案後，讓每個人說出反對的意見，其他人安靜聆聽，當每個人提出個人觀點時，先不進行討論，除非需要請提議者做進一步說明。每個人都說完後，最好能靜默一段時間，讓大家反省剛才所說的。

將反對的理由放在每個人的祈禱中，祈禱後，注意自己內心神慰或神枯的感受。原因在於，如果反對提案是按照天主的旨意，默想反對的理由時，會自內在感受上發出迴響，讓人有平安

與寧靜感。如果反對的理由不是天主的旨意，那麼在感受上就會不安、浮躁或焦慮。

接下來，把同意的理由照做一遍，也加以祈禱。最後，請所有的代表說出自己的決定。

這個方法看起來雖然很簡單，可是實際操作時卻複雜得多，並不簡單，但我們也不應該就此而放棄嘗試。

這方法所以困難及複雜，是因為人本身就是複雜而麻煩的受造物，有層層的意識。所以耶肋米亞先知說：「沒有什麼比人心更曲折、更偏離正道，誰能看透它的隱密？」在會議中，我們某些內心的隱密豈僅他人不知，恐怕連我們自己也有所不知。我們與割捨、不偏不倚的拉距是終生要面對的問題。我們面臨的考驗是，總想放棄進行團體分辨的努力，因為團體確實很難達到分辨所要求的割捨。

在答覆這個考驗時一定要牢記兩點，第一點：雖然我們還沒有辦法對所有受造物做到割捨的程度，但在做特殊決定時一定能對特定事物達到割捨的程度。像上述例子中的郭先生，也許他不是完全割捨，可是在決定蓋青年活動中心這件事上，他能發現並克服自己接受額外工作時的心不甘情不願。第二點：做分辨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讓我們達到「正確的決定」（一個永遠不會取消

的決定)，而是要對在我們生活中工作的天主，努力加強自己的敏感度與回應。如果我們願盡力嘗試，而不是設法略過這個方法，我們就更能按天主的旨意來做抉擇。

以上所反省的概念，我會在最後一章中應用到今日每個人所面臨的：全人類將因核武戰爭而毀滅（或流竄到每個角落的恐怖主義）的危險。



# 第 13 章

## 山谷在說話 ——天主與核武威脅

「你和我同心同體。」～聖週六的古老證道詞

天主不只在祂所創造宇宙中的每一個細胞內運作，也在我們所有人的經驗中運作，並且也居住在我們內。祂是我們的寶藏，隱藏在我們自己的經驗內。祂參與我們所有的懼怕、黑暗、絕望與痛苦。祂不斷向我們伸手，不是因為我們多麼善良、品德高尚、可敬可佩和勤奮不懈，而是因為祂愛祂所有的受造物，祂生活的聖神居住在所有受造物內。即使在我們對核武戰爭的恐懼中，也會接觸到祂，如果我們能面對懼怕，會發現祂比我們的自我還更接近我們，然而倘若我們拒絕反省這個問題，就是否認天主透過宇宙裏的事實跟我們說話的聲音。如果某種靈修隔離與麻醉我們面對世界的痛苦與恐怖，那便是一種崇拜偶像的靈修，因為我們所朝拜的天主是憐憫人的天主，祂在基督內將我們的悲傷

攬在祂自己的身上。

我將以想像的對話，透過塔裏房內的窗戶看到核武的問題，那是我在 St Beuno's 北威爾斯住了八年的一個耶穌會的靈修中心，詩人 Gerard Manley Hopkins 曾在那住過並且撰寫《The Wreck of the Deutschland》一書：

在那可愛西邊遙遠的地方，  
在威爾斯靠海的牧場上，  
我在這屋內平靜地休憩，  
而他們在外面，當狂風的獵物…

我房間的窗戶面向西方，對著美麗的 Clwyd 山谷，「森林、河水、草原、峽谷、山谷…」，而在遙遠的地方，橫躺著雪山，山的稜線猶如睡著的武士。

對話是想像的，可是所表達的事實，是從我四十年來、被繭封閉、一層層慢慢剝開的思想冒出來的。這個對話引導我深思反省而有了一些結論，這些結論既不是大部分基督教會與天主教會信徒的結論，也不是我所有耶穌會弟兄們的結論。我們大家不但都以自己的立場來看事情，還被過去各自獨特的每個事件所影響，沒有人擁有真理的專利，這也是我們都需要別人的原因。我不是要讀者同意我的結論，只是要簡單表達我的看法。我知道某

些詭譎的自我欺騙、自我光榮或隱藏著的攻擊性會影響我的結論，但這份憂慮不可以阻擋我或別人，在教會內為我的看法與我所感受到的勇敢作證。我相信這麼做是對的，但是如果我錯了，天主自然會讓我看到我的自我欺騙。

在 St. Beuno's 時，我喜歡一有空閒就站在塔裏房內的窗邊往外看 Clwyd 山谷。有一天我發現自己竟自言自語地和它說起話來！之後，每當我因某些事生氣或浮躁不安、懼怕或擔心等心情不好時，就會習慣性地跟山谷說：「拿去吧！」然後把煩惱之事往窗外拋去，山谷並未因此而爆炸，仍如往昔安詳地對我微笑。山谷好像能分享並吸收我的痛苦，成為我和痛苦之間的連結，讓我恢復平靜，直到我能抱以微笑，並且回看自己情緒的狹隘。高興、感激某人、某事等心情好時，山谷也會回響我的喜樂。山谷對我來說成了天主的一個象徵、祂的聖事與記號，而且是祂臨在的有效記號；不但如此，山谷更象徵祂與我們每個人一起走的路，因為祂分享與吸收我們的痛苦，也回應我們祂的平安，祂是我們所有渴望的喜樂。山谷也變成祂的偉大、美麗、創造力及表達祂光榮的象徵，祂的臨在從整個創造的宇宙中顯露了出來。

然而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山谷：它不過是一片燒焦的曠野、單調的沙漠，除了發白的灰塵慢慢落在那燒焦的土上外，它是靜止且無生命的。而我對山谷的看法不只侷限在 Clwyd

山谷，對其他世界各地的山谷和群山、鄉鎮和城市的看法亦然，這惡夢可能隨時會成真，這是事實，並非誇張。雖然我們不能供給第三世界幾百萬人足夠的食物和飲水，卻能為全世界每個人備足了兩噸炸藥。

在如此觀看山谷之後，我在一個很舒適的教堂內祈禱，並以平靜、適切的聲調說：「親愛的天主，請賜給我們平安。」這樣的說法很空洞無用，應該嘶吼出來才對，可是該向誰嘶吼？會讓這麼恐怖事情發生的到底是哪一種天主？如果天主讓所有的人生、努力、希望、夢想及祂所有美麗、精緻、繁複的受造物，將以這麼可惡的方式來結束，我們所說的天主的仁慈又有多真實？我們所有的祈禱與靈修是不是自我欺騙？因為反省這些事太可怕了。我們提到愛的天主是不是假的？我們自己所謂的愛祂、愛別人，實際上只是被壓抑的呼喊、一個為救自己性命無用的嘗試！

上一段的概述是很多年來在我自覺內的懷疑與黑暗，我平常都壓抑得很好，但在情緒低落時會冒出來。我有時感到生氣與挫折，是因為看到教會一些公告顯得非常強硬與自滿，以及無數不切實際、忽視甚至辯護與協助強國邪惡活動的講道與教導，例如：有些教會人士會一方面為核武潛艇降福，一方面卻又責難避孕的人；還有一些神父與會士因奮力想了解這個時代的邪惡而被責怪為扭曲了福音的精神；並在講道時為那些對西方民族主義經濟與社會結構有疑問的人，貼上馬克斯主義的標籤。好幾次我望

著窗外，心中淌著淚水問：「啊！基督，祢在哪裡？」

那時候，山谷如同天主一樣，不發一語。但內心響起：「你和我同心同體。」這話原是一位默默無聞的基督信徒想像基督死亡後，到陰間跟亞當所說的話。當我聽到「你和我同心同體」後，再注視山谷時的感受就截然不同：「你和我」、「你在我內，我在你內」、「把我當做你的住所，如同我把你當做我的住所」，剎那間，興奮擊潰了我的無信。但當我的理性穩定我自己時，我會忽視山谷而對自己說：「聰明一點，你讓自己因模糊的大自然神秘主義而失去理智了，大概是因為太累了。」我以我內嚴肅的道德觀肯定我常識的判斷：「你知道你是易變的，沒有用的，愚蠢的，一個不可救藥的相信與不信的混合體，你像秋天隨風飄動的葉子般地不穩固。不要理會你疲累時想像力的歎息，別再浪費時間做夢，坐下做些實際的事。」幸虧我常常驚覺而聽見「誰比較大？你或我？你的罪惡或我的仁慈？你的不穩定或我的忠實？你的愚昧或我的智慧？」

當這些話鑽進我心裏時，我同時意識到自己的偏激，並了解到我的常識與良心也是假的，它們拖我離開了山谷而只顧自己，在理智、剛直如監獄般的圍牆內尋求安全而遠離天主。此時，我知道那透過山谷叫喚我的天主是所有受造物的天主，祂住在所有的受造物內，祂把祂的天主性放在一邊，為我與整個宇宙變成了奴隸，祂把全世界的痛苦一肩扛在自己身上。實際上我並

非要以理智與正直的良心行動，而是我不敢面對天主的憐憫、不敢面對祂分享世界的痛苦，所以我逃避祂。假如我的教育背景不同於原有的，我可能會嘗試以別的方法來逃避，如：酗酒、吸毒、或在財富與地位上尋找安全感，可是我選擇了當熱心教徒來逃避。「沒有什麼比人心更曲折、更偏離正道，誰能看透它的隱密？」私欲崇拜還是基本的罪惡，我可以稍微意識到自己迷信於私欲，努力地保護自己而遠離天主。雖然我呼叫祂的名，我用祂的名當盾牌以隔絕祂的臨在。「沒有任何事比宗教更能遮掩天主的真面目。」

我開始更了解我的低落情緒、怒氣與挫折感，是因聽到一些教會的講道和教導、看到一些教會人士封閉的自滿、看到爲了祈求解決世界的問題所舉行的舒適的教會禮儀，卻不知世界的問題也許是由我們所引起的。我開始發現我對自己也有怒氣，因爲一方面我渴望天主，一方面我卻又阻止這渴望，以尋求自我創造的安全而將它稱爲天主。天主現今還是在對我們說話，如同祂以前透過先知們對以色列講話一樣，「你們伸手時，我必掩目不看；你們行大祈禱時，我決不俯聽…，尋求正義，責斥壓迫人的人。」（依一 15、17）

我發現真正的奮戰不是的努力改變教會與社會的結構，而是在奮力改變自己的心態。這聽起來似乎很利己主義、很自私，但是我們只能改變自己，而且唯有天主能爲我們帶來創造性改變

的力量。我們不能控制天主，無論我們的目標多麼高尚，我們不能告訴祂該做什麼：我們只能讓祂的光榮進到自己內，讓天主在我們的生活內當天主。

我再次注視那被燒焦、沒有生命的山谷，且我將其視為我自己及每個遠離天主的人的象徵。我們全力抵抗這一直纏繞著我們、對「自己無意義、無價值」的懼怕，我們試著躲避它，為了遠離它，我們為自己建造了一個安全的保障。而且當我們的安全保障受到威脅時，我們會竭盡所能地加以保衛。懼怕會讓我們彼此做出可怕的事情，「在恐慌中的老鼠比人還體貼！」但是假如我們願意面對這懼怕，它反而會成為我們的得救之鑰！

遠離了天主，我們就成了被燒焦的山谷。我自己創造的安全保障讓我遠離了憐憫人的天主，也成為自我毀滅的工具。可是耶穌說：「喪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瑪十 39b）。除非在天主內，否則沒有安全，因為祂是愛，祂愛一切祂所創造的。我們的得救在於愛與珍惜祂的創造，也在於讓我們的生活方式充實他人的生活。除了這個方式，地球沒有另外的得救之道：只有那被燒焦的山谷。如我們之前所探討、聖依納爵表達這個事實用了那句話：「人被創造是為了讚美、恭敬、事奉天主，而因此救他的靈魂」。大部分的人可能不認識或不承認天主的名字，可是他們如果給饑餓的人吃的、給口渴的人喝的、收留無家可歸的人、安慰遭受痛苦的人、憐憫別人、過著正義與正直的生活，

他們就會在自己的心裡碰觸到祂；天主在他們內哭泣與愛。當他們展現憐憫時，他們便與天主同在；但當他們對別人的痛苦抱以冷漠，為自己的安全與幸福，不顧或壓迫幾百萬人的性命，便是拒絕天主。

「我們建立的國家安全是自我毀滅的工具。」無論西方或東方，大部分國家的國防政策都是恐怖的實例。我們把自己被毀滅的懼怕投射到敵人身上，現在的敵人可能是我們很久以前光榮的聯盟國。我們積聚核子武器，把核武對準某個敵人，在盲目中，我們自以為在保衛自己，卻沒有意識到其實真正的敵人在我們內，我們以自己的防禦工具成功地毀滅了自己！假如核武的威脅能很成功地除掉某個敵人（如：恐怖主義團體），那麼我們不必等很久就會找到下一個敵人！我們會開始另一場冷戰，重新搜集武器並以相同的伎倆來替自己的行為辯解。除非我們面對實際的敵人（內心的），世界大戰遲早會降臨。

事實上，我們難道不該為保衛自己及國家的生命而反抗虐政嗎？當然應該，可是我們首先要確保我們所面對的是真正的暴政者，而且永遠不可以使用核武來保衛自己，因為它會毀滅全世界。有個基督信徒的哲學家說：「在做這種肯定之前，應該先證明核武本身是不好的。」於是，我將他的論點及其他為擁有核武嚇阻力辯護的爭論拿到山谷去，但當我看到白色灰塵落下時，哲學家的論點不能令我信服，那被核武破壞了的山谷對哲學家提出

了問題：「你所提的核武的安全標準在哪裡？它的限制在哪裡？」

後來我再問山谷關於贊成嚇阻力的論調，這論調說：「我們要面對我們活在一個罪惡世界的事實，在這個世界有邪惡的人，也有邪惡的政府，他們將人生視為廉價品，不在乎毀滅所有不接受他們的主義的人。」山谷沒有話說：它看過一代代的人來來去去，非常了解這個論調的真理。

論調繼續道：「今日，不論東方或西方，我們面對著想統治全世界的敵人，這敵人讓我們基督信徒的遺產、民主的生活、甚至說話及宗教的自由都受到威脅。難道我們要靜靜讓自己與下一代向無神主義或恐怖主義投降嗎？我們懼怕核武的嚇阻力，但我們是自由的，我們應該如同我們的祖先一樣，爲了擁有自由而不惜犧牲性命。活在充滿罪惡的世界上，我們被迫必須在恐怖主義的邪惡與擁有核武的嚇阻力的邪惡中作抉擇，雖然我們希望永遠不用核武，但仍然感謝天主，因爲六十年來並沒有大量使用核武。那些贊成解除核子武裝的基督信徒，也包括不少外教者，都不是高風亮節的基督信徒，他們不在意基督文化的遺產，卻接受了一種模糊的人本主義。因爲他們不珍惜他們的信仰及傳統，所以根本沒有爲信仰奮鬥的準備，他們這群患者很可能會影響武力的不平衡，而引發核子戰爭。」

山谷依然無聲，不能再回應，可是我在反省它的可怕，我也聽到別的聲音：

「的確，你愛一切所有，不恨你所造的；如果你憎恨什麼，你必不會造它。如果你不願意，甚麼東西能夠存在？如果你不吩咐，甚麼東西能夠保全？愛護眾靈的主宰！只有你愛惜萬物，因為都是你的。」（智十一 25～27）

又有聲音說：「因我的名，你毀滅了上百萬的人，他們在我眼中都是很寶貴的，我尊敬他們，我為他們而死。你一生逃離了我，因你受不了我對全宇宙的大愛。現在就離開我：我不認識你，因你愛你的安全更甚於我的光榮。」

我們真正的敵人在哪裡？真正的敵人在我們每一個人心裡，是我們對那位全宇宙的、憐憫人的、分享這世界痛苦的天主的畏懼。我們為了國家拒絕這位天主，而選擇自己認為安全的「天主」。我們選舉最能確保我們安全與幸福的政府，政治家對這種心態瞭若指掌，因此利用經濟問題成為我們民主選舉的中心思想。我們對自身財產的來源不存疑，也不在意我們是不是藉著壓迫別人、讓別人痛苦而得到幸福。我們財產的來源一部分是因著出口武器給第三世界國家而來的。高品質武器的毀滅力，會實實在在隱沒窮人的哀號聲。我們讓經濟在國內領導一切，卻覺得那沒什麼。

比我們的欲望更深、更有毀滅性的是我們國家「自以為是」的虛假感受。我們無法顧慮國內的病人、老人或國外瀕臨餓死的人，卻可以爲了保護國家主權的獨立自主而迅速地籌措一筆爲數龐大的款項，也犧牲大量的人命。我們讓一些壓迫小國的國家把他們的武器借放在我們後院，而讓他們不必經我們的同意將其發射，我們稱這種傲慢的政策爲「保衛自由」。

我注視山谷時，我意識到我們核武的嚇阻政策是一種褻瀆、無神論的表達。所針對的敵人不是某一個國家或某一群人，而是自己的欲望與自以為是。基督徒不應該光說「我相信天主！」也應該說：「我拒絕所有傷害別人性命的自衛。」

假如你相信核武的嚇阻力，就要做以下的這個功課：騰出些時間去注視天主創造的美妙，去看那山谷與山巒、看大城與小鎮、看孩子們的眼睛，之後向十字架上的耶穌說，你是因祂的名，爲了祂的光榮，感受到自己爲了保衛我們西方的價值文化，被逼冒險毀滅所有的人、所有的東西。你每天這麼做，並且聽你的老師：基督，透過這個功課，在你的感受與情緒內跟你說什麼。

核武的威脅是事實，而這些事實都是仁慈的：天主在它們內。所以我們要注意與反省所有的事實，並求天主教導我們：這可怕核武毀滅的威脅要告訴我們什麼。核武是我們心態與思想的

表達，也是懼怕、欲望、欺騙的表達。天主叫我們不只除掉核武，更要我們除掉萌生核武的態度。我們被召叫做個心態與思想的基本革命，因此我們會開始發現，我們的國家安全在於分享而不在於積聚，我們的幸福在於合作的精神不在於競爭、在於珍惜大自然不在於挖空它、在於了解而不在於判斷、在於承認人的價值而不在於以名利地位來衡量他人的價值。

我們面對核武、恐怖主義與暴力問題時，這問題的龐大性、複雜性與無解性會淹沒我們，彷彿我們將徒手阻擋一個迎面而來的巨人。我們的誘惑可能是大家一起跳到巨人的背上跟著他，繼續走向毀滅自己與別人的路；或者，否認問題而把頭埋進沙堆裡；或者，爲了肯定我們在善與惡的決戰時被基督很安全、很舒服的包圍，我們重新編造一種自我保衛的靈修，至於其他的人，則被燒掉與毀滅。

天主召叫我們做基本的悔改，要我們深深地依靠祂，好讓祂的力量在我們的軟弱中使力，祂的智慧啓示我們的盲目，祂的真理突破我們的挫折。如同原子要被分解才能釋放出它的核力，同理，我們在社會中與教會內如被繭封閉的思想與消極的態度，也要被剝開才能讓天主的力量與創造力發揮作用。到那時，我們才能如聖保祿一樣說：

「我甘心情願誇耀我的軟弱，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

爲此，我爲基督的緣故，喜歡在軟弱中，在凌辱中，在艱難中，在迫害中，在困苦中，因爲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格後十二 9～10）



## 後記

**這**本書大部分是我從 1984 年三月到七月住在Skye島的Portree天主教堂後面的一個房間時寫的。寫作常是件很辛苦的事，尤其是在工作一天之後，只剩下一堆被擦過的紙張，和我的腦筋好像是一條被擠扁的牙膏。在這些時刻，想到安吉，對我的幫助很大。他是一個四歲大的小男孩，常常跟著媽媽來參與彌撒，彌撒剛開始時，安吉已經在他媽媽的懷裡打呼，等到彌撒結束才醒來。他醒來後會幫忙收拾祭台，把水、酒瓶拿到更衣所，在那兒常有些糖果。他的心沒有驕傲的企圖，也不冀望太多，他不擔心大問題或超過他能力的奧妙事，能讓他的靈魂安靜地在媽媽的懷裡睡覺，對他來說就足夠了，而且他很滿足一件事就是醒來時有東西吃！

在想起安吉時，我會記起聖詠 131 篇，也會讓我再回到我們的重點，就是所有事情的真理：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

天主的仁愛內，而我們的寶藏在於我們真真實實地自覺到這個事實。

看這本書時，你可能會想：「爲什麼要說得這麼複雜？爲什麼不簡單一點？」答案是：我們是複雜的受造物，但如果要在我們有自覺和無自覺的自我迷宮內尋找出路，我們心態應該是單純的。當你感到混亂、複雜、挫折、害怕時，要像小孩子般地依靠天主，祂在你的混亂內臨在並向你招手。用心來依靠祂，就像你把手放在祂手裡而讓祂來引導你。

「吾主縱然給你們困苦的食物和酸辛的水，但你的教師不再躲藏，你的眼睛必能常見到你的教師。當你偏左或偏右時，你必會親耳聽到你後面有聲音說：『這是正路，你們要在這上面行！』」（依卅 20~21）

天主在任何事情內，所以宇宙內大大小小的事內都有祂，而祂也在你每個經驗中與你同在。因此倘若某種靈修讓我們好像被包在繭內，不讓我們接觸到世界的痛苦，或聲稱教會不可以涉及政治與社會正義的問題，那就是一種假的靈修，也是迷信。當然，教會不能把自己與某一政黨聯合在一起，但若說教會不能干涉政治，等於說我們與別人的來往都是宗教不能管的事。政治是關心我們與別人來往的制度，而宗教關心我們任何與別人的關係，因爲我們在這些來往中與天主來往。耶穌基督在最後審判的

比喻裡所說的，其實也是現在對我們說的，祂對那些忽略饑餓的、口渴的、赤身露體的、坐牢的，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沒有給這些最小中的一個做的，便是沒有給我做。」（瑪廿五 45）

在談到我們與天主、與基督的關係時，我們需要用一些類似的話來表達，但是沒有任何類似的話能表達得完整。我們說：「基督住在我心中」、「將我們的內在當成祂的住所」，這些話有其效用，但比較恰當的說法是：「我們要活在天主的心裡，我們要把住所放在基督內。」祂的心永遠比我們想像的大得多，祂的家包括整個宇宙，那也是為什麼熱那亞的聖加大利納（St Catherine of Genoa）會說出這句特殊的話：「我認出在我內只有天主，天主就是我的一切。」。

我提到的最後一種祈禱，會幫助我們把住所放在基督內，而不把祂關在我們自己內心窄窄的角落裡。我每次說這祈禱時，會記得看過這本書的人，我也求你們記得我。這祈禱是聖依納爵神操的結語：

「吾主天主，請收納我自由，取我意志、理智、並我記憶。我身我靈，所有皆主恩惠，飲水思源，今將所有奉回。一切所有，由爾管理支配；唯命是從，聖意永不違背；唯望吾主，恩賜聖寵聖愛，吾心已足，此外別無貪圖。阿們。」

驚奇的天主 / Gerard W. Hughes 著；侯發德譯。  
—初版。—台北市：見證月刊 2006（民95）  
面；公分。--（見證叢書：37）  
譯自：God of Surprises  
ISBN 978-957-9198-31-8（平裝）

1. 天主教-靈修

244.9

95020944

見證叢書037

## 驚奇的天主 (God of Surprises)

作者 / Gerard W. Hughes S. J.  
譯者 / 侯發德 M. Goffart C. I. C. M. 等  
准印者 / 天主教台北總教區 鄭再發總主教  
發行人 / 天主教台北總教區 鄭再發總主教  
出版者 / 見證月刊雜誌社·聞道出版社  
地址 / 台北市 (100) 中山北路一段 2 號 8 樓 830 室  
電話 / (02) 2381-5105/6  
傳真 / (02) 2331-0702  
E-mail / witservice@seed.net.tw  
網址 / www.catholic.org.tw/witness/  
劃撥帳號 / 1803185-1 趙榮珠  
聞道地址 / 台南市 (700) 開山路 197 號  
電話 / (06) 214-4037  
傳真 / (06) 214-1148  
E-mail / windowp@ms76.hinet.net  
電匯帳號 / 日盛銀行台南分行 007-01-041111-1-11  
劃撥帳號 / 0031875-1 聞道出版社  
印刷廠 / 榮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 / (02) 2303-5231  
出版 / 2006年10月初版  
2007年8月初版一刷  
定價 / 320元

ISBN-13:978-957-9198-31-8

ISBN-10:957-9198-31-4

※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

-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鄭玉英主任：

什麼叫做深度？心理學的深度指的是未曾察覺的潛意識；靈修的深度指的是與主結合的奧秘。這本書上兩者都有。

- Gerald Priestland：

這是一本偉大的神修輔導書。

- John Gunstone：

本書很徹底地依聖經與真理引導基督徒的靈修生活。

- 譯者：

作者Gerard W. Hughes神父是耶穌會士，曾著有《God, Where Are You?》；《In Search of a Way》；《God of Compassion》；《Walk to Jerusalem》等，最近新作為《God in all Things》(2003)。他住在英國伯明罕，從事靈修輔導的工作與研究。

本書榮獲

1987

"COLLINS"

神修書獎

見證出版社/聞道出版社 聯合出版

定價320元

封面設計：章顯忍

ISBN 957-9198-31-4



9 789579 198318